無情劍

上册

金童著



無情劍

上冊

金童著



金童著 無情劍 上冊 萬盛書店總經銷

小說專輯之一

無情劍

上冊

金童著

第一章　神秘約會

秋山斜陽，丹楓如火，矗立在天柱山南麓的「金龍堡」，有如金裝的天神，氣派莊嚴，威芒四射。

這是個晴朗的仲秋午後，晴空萬里無雲，金風輕拂，掠過高聳入雲的天柱山，也掠過巍然屹立的金龍堡。

堡內，後花園中，此刻正瀰漫着一團森森劍氣，在落霞晚照中，彷彿千百條金蛇，在盤旋滾騰，時疾時緩，變幻不定。

另外，在園內的「逸情軒」中，這時正有二人相對而坐，面對着一方棋枰，隔案凝神對奕，右首是一個濃眉炯目，面如古銅的七旬老者，體軀偉岸，身穿一襲齊膝皀袍，神情於沉穩中透着無比的威嚴——他正是本堡主人，享譽武林的「金龍老人」。

左首是一位眉鬚霜白的老夫子，一襲月白儒衫，寬大地覆蓋着全身，他乃是金龍堡的西席，陸陵老先生。

當下只見陸陵老夫子以右手食中二指拈起一顆白子，猶豫良久，始在左上角的星座之上放下，緩緩的直起腰來，深深的舒了一口氣，如釋重負。

金龍老人略一遲疑，跟着拈起一顆黑子在白子上面一罩，繼而濃眉舒展，哈哈大笑說道：「老夫子，承讓了！」

陸陵老夫子輕輕一啊，搖頭喃喃道：「沒想到還有這一着……」

金龍老人爽朗的笑道：「這還不是老夫子的薰陶？否則以老夫這種『臭棋』，又如何是夫子之敵？」

金龍老人說着，長身離座而起，陸老夫子也跟着站了起來，主賓二人緩步走至廊下，跲足而覷，望着院中那一團滾滾劍氣，陸老夫子不禁讚嘆道：「宇文奇這孩子，眞是天縱之資，在堡主悉心調敎之下，簡直一日千里，劍藝愈來愈精純了。」

金龍老人轉過臉來道：「老夫子好像對這孩子也很關心呢。」

陸陵老夫子輕嘆道：「良材美質，可遇而不可求，堡主對他的寵愛，不也一樣破格逾常麼？」

金龍老人喟然道：「老夫只是贖罪補過而已！」

陸老夫子不禁惑然，轉身問道：「此話怎講？」

「唉！說來話長，那是將近二十年的事情了……」

金龍老人凝神思索，正準備將埋藏心底的秘密說出來，突見園中劍氣一斂，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青衣少年輕捷地走來，老遠就叫道：「師父，你看徒兒的劍法，是否又有些進步了？」

金龍老人話到嘴邊，只好又嚥了回去，當下面含微笑，默默頷首，意頗嘉許。

這時，花園門口，忽然響起一陣匆促的步履聲，旋見人影一閃，進來一個短小精幹的黑衣勁裝青年，風塵僕僕，滿面勞頓之色，近前單膝跪地道：「稟堡主！」

金龍老人濃眉微皺，問道：「何事？」

那青年站起身來，緊上一步，來到金龍老人面前，先向陸老夫子問過安，然後緊張地低聲道

：「屬下從『桃花居』歸來途中，一路上有一白衣少年緊盯不捨，形跡可疑，請堡主定奪。」

金龍老人精目一閃，詫異道：「啊！有這種事？」

老人說着，扭頭向一旁的愛徒宇文奇道：「奇兒，你隨董平出去看看，記着，在未弄清眞象之前，千萬不可魯莽！」

宇文奇與那個叫董平的青年領命匆匆而去，陸老夫子乘機問道：「堡主，又派董平去看承訓和桃紅了？」

金龍老人點頭道：「是的，那兩個孩子你是知道的，雖然業已成家另立門戶，要是沒人管束，眞不知會鬧成什麼樣子。」

陸老夫子肅然起敬道：「堡主可說是仁盡義至了，其實那兩個孩子，本質還算善良，只是定力不夠，經不起引誘罷了。」

金龍老人喟然接道：「老夫也知道這一點，所以才經常派人去看看。」

談話之間，只見宇文奇匆匆轉回，手中持着一封書信，金龍老人和陸陵老夫子二人的視線，不由得一齊投了過去。

宇文奇走到二老面前，將書信交給師父金龍老人，退到一側說道：「是一名下書使者。」

金龍老人問道：「人呢？」

宇文奇道：「弟子還未趕到大門口，來人就走了。」

金龍老人沒有再說什麼，撕開封套，抽出一張信箋，只見龍飛鳳舞的幾行草書，筆力蒼勁，力透紙背，箋上寫的是：

金龍老人台鑒：

時間匆匆，會期將屆，然以事實所迫，聚晤之期只得提前，用箋特邀，務請於中秋之夜三更時分，駕臨原處，共商大計。專此敬頌

秋安

武當紫虛眞人
峨嵋鐵拂神尼
崑崙逍遙先生楊三白
天山矮叟黃天鵠　仝上
衡山覺慧禪師
崆峒三手魔劍包天翼
四川九首毒梟唐文魁

「會」？什麼會？這是他們幾派之間的秘密，只有金龍老人心裡明白。

何事驚動了七大門派，而使會期提前？金龍堡在武林中威望之隆，駕乎各派之上，勢力之大，遍佈江湖，怎麼毫無所聞？

金龍老人神色凝重的把書信重新摺好，塞入懷內，陸陵老夫子雖然心中存疑，却未便追問。

這時，金龍老人又道：「老夫子，老夫明天一早要攜奇兒去赴一個約會，請你催促他明天早點準備。」

陸陵老夫子問道：「堡主何時回堡？」

金龍老人沉吟着道：「現在還無法決定。」

說罷，道別而去，陸陵老夫子和宇文奇送至花園門口方始轉身。

□　□　□

中秋之夜，月明如鏡，黃山始信峯頂，風聲徐徐，松濤如吟，二更剛至，望月台上卽已集聚了十餘名江湖奇士，他們不是在此賞月，而是參與一個神秘的約會。

「望月台」，位於始信峯腰近頂處，方圓十丈，平坦異常，三面懸崖，深不見底，一面靠山，其陡如削，這眞是個約會的絕佳之處，不虞有被歹徒窺伺的顧慮。

望月台中央，有九座兩尺見方的石墩，平整光滑，作扇形擺開。

在前面一列擺成弧形的八座石墩上，第一個坐的是道貌岸然的武當掌門紫虛眞人，身後立着一個面目清秀，手捧寶劍的小道士。

第二個坐的是面如滿月，神色中充滿慈祥的峨嵋掌門鐵拂神尼，只見她手持佛珠，口唸經文，低低的呢喃不休，她的身後站着一個美中帶俏的紫衣少女，手執拂塵，肩揹長劍，雙眸靈活，不停的在每一個與會者的臉上打轉。

第三個坐的是崑崙派的高手，逍遙先生楊三白，頭戴方巾，身着敝舊儒衫，十足一付落魄文士的打扮，他的身傍站着一個十三四歲的小男孩，皮膚白皙，聰明伶俐中帶着一臉狡黠。

第四個坐的是其貌不揚，身高僅有三尺的天山矮叟黃天鵠，但見他抬頭挺胸，故作莊嚴之態，只逗得鐵拂神尼身後的那個紫衣少女手掩朱唇時而咭咭低笑不已，矮叟的身後也站着一個少年，生得相貌忠厚，一臉和氣，不過那粗壯的身材，却比他師父矮叟高出甚多。

第五個坐的是寶相莊嚴的衡山掌門覺慧禪師，雙手合十，閉目養神，其身後站着一個手托木魚的小沙彌。

第六個坐的是崆峒第一高手，三手魔劍包天翼，他傲然地昂着頭，神色冷淡，身後站着一個

面貌陰冷，身佩長劍的白衣少年。

第七個坐的是以用毒馳名的四川唐家老大，九首毒梟唐文魁，其身後站立的却是一名嬌柔美麗的紅衣少女。

第八個坐的是金龍老人古浩，濃眉炯目，不怒而威，身後正是面貌清秀，猿臂蜂腰的宇文奇。

而位於中央的第九座石墩上，却是空空的不見一個人影。

此刻，二更將盡，月上中天，天山矮叟黃天鵠首先不耐，他乾咳了兩聲，目光迅速的掃過每個與會者的臉上，然後說道：「三更將屆，諸位似乎可以把中央這座石墩子，是爲何人所設加以解釋了？」

聲音冷峻，頗有責備之意；衆人聞言，齊皆詫然，錯愕不止。

金龍老人濃眉微皺，說道：「這全是你矮鬼和諸位一手安排，怎的反要別人解釋？」

衆人更爲詫然，未待出言分辯，天山矮叟黃天鵠已搶先說道：「金龍老兒，你休要含血噴人，說話可要負責任！」

金龍老人不怒反而大笑起來，反唇相譏道：「男子漢大丈夫，敢作敢當，爲什麼要藏頭露尾？」

天山矮叟聽出對方話中帶刺，譏其矮小，同時也悟出話中有因，是以忙卽問道：「可有證據？」

這正是衆人想提出的問題，是以齊皆懷疑的注目以待。

金龍老人冷哼一聲，面露不愉之色，自懷中掏出一封書信，輕輕一送，宛如生了雙翅一般，

筆直的緩緩飛出，飄然落入天山矮叟黃天鵠的手裡，同時說道：「這封信大概夠了吧？」

衆人對於金龍老人這一超凡入聖的功力，無不由衷的敬佩。

天山矮叟黃天鵠一臉迷惑，展開一看，信是寫給金龍老人的，信尾具名之人，赫然竟有他天山矮叟的大名在內，他忙自懷中取出一封書信，比較之下，又竟然是出於一個人的手筆。

什麼人竟敢冒他矮叟之名，邀約金龍老人？而又冒金龍老人之名邀他？

五年一次的聚晤，是他們幾派之間的秘密，外人是無法知道的，而知道這項秘密的只有武當的紫虛眞人、峨嵋的鐵拂神尼、崑崙的逍遙先生、衡山的覺慧禪師、崆峒的三手魔劍、四川的九首毒梟唐文魁等人，當然以他們這幾個人的嫌疑最重，是以臉色鐵靑的左右看了一眼，說道：「諸位應該有個適當的解釋才好！」

說罷，隨手把兩封書信一齊交給右邊靠近的崑崙逍遙先生，這位崑崙高手，展開一看，也不禁愕然，劍眉緊蹙，良久不語，心中暗忖道：「自己並不會具名邀誰，怎的這兩封書信之中，都有自己的名字？」旋卽也自懷中掏出一封書信，比較之下，竟然一字不差，僅僅首尾略有更動而已。

逍遙先生楊三白，向以睿智多謀著稱，此刻面對着這種怪事，也不由迷惑起來，天山矮叟黃天鵠毫不放鬆的問道：「窮酸你可有什麼看法？」

逍遙先生冷然說道：「半截翁，此刻不是你出人頭地的時候，暫請稍待如何？」

天山矮叟就是怕人道他之「短」，心中雖然怒氣難遏，但偏又不好發作，衆人不知他們所言何事？不便插言，齊皆注目以待。

崑崙逍遙先生畢竟機智過人，略一思索，立有所悟，不顧天山矮叟的憤怒，轉向衆人問道：

「諸位是否都曾接到一份邀約的書信？」

衆人齊皆頷首，逍遙先生又道：「可否將書信借與小弟一閱？」

四川九首毒梟唐文魁不解其意，問道：「要信何用？」

「小弟想查證一件事情。」

接着峨嵋鐵拂神尼、武當紫虛眞人、衡山覺慧禪師、崆峒三手魔劍、四川九首毒梟唐文魁等人，紛紛皆將自己所接到的一封書信交給逍遙先生。

金龍老人與天山矮叟冷眼傍觀，想看這位崑崙高手究竟在玩什麼把戲。

逍遙先生一件一件的看畢，不禁仰天大笑起來，九首毒梟不解其意，忙道：「窮酸因何大笑？」

「你們看吧！」

逍遙先生遂將一疊八張信箋，交給九首毒梟唐文魁，逐次傳閱下去，衆人看畢不由面面相覷，驚疑不止，逍遙先生又道：「我們誰都沒有約誰，約我們的，另有其人！」

天山矮叟黃天鵠，怒氣全消，說道：「那麼說，中央這座石墩子，就是今夜眞正主人的寶座了？」

金龍老人接口道：「這個故弄玄虛之人究竟是誰？他怎會知道我們之間的秘密？目的何在？」

這正是衆人想知道，而又無法獲得解答的問題，衡山覺慧禪師忽然立掌當胸，唸了一聲「阿彌陀佛」然後說道：「各位施主可曾記得下書之人的面貌？」

金龍老人首先說道：「到金龍堡下書的是一白衣少年。」

峨嵋鐵拂神尼，宣了一聲佛號，說道：「到峨嵋下書的也是一個白衣少年。」

天山矮叟不禁奇怪的說道：「這就奇了，到天山下書的也是一個白衣少年，難道到其他各派下書的也是一個白衣少年嗎？」

紫虛眞人、覺慧禪師、逍遙先生、九首毒梟、三手魔劍齊皆點頭，現在終於證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至各派下書的同是一個白衣少年所爲。

此刻，衆人的目光一齊投向三手魔劍的身後，他立卽醒悟過來，哈哈的笑道：「諸位看小徒柯光明，像下書之人嗎？」

一語揭穿衆人心中之事，俱皆啞然無語。

三手魔劍包天翼繼續又問道：「不知諸位是何時接到邀請函的？」

天山矮叟黃天鵠首先說道：「黃某是在一個月之前接到的。」

「逍遙先生呢？」

「也在一個月之前。」

………………

結果都是在一個月左右收到的，只有金龍老人收到最遲，但也是七天之前的事了。

三手魔劍包天翼說道：「天南地北，山川阻隔，諸位以爲小徒有在最短期間，分別把信送到各位手中的能力嗎？」

衆人齊都搖頭否認，證明了對三手魔劍之徒柯光明的懷疑是出於敏感，只是爲了柯姓少年也是身着白衣而已。

金龍老人道：「假如此事是一人所爲，那麼這人的功力之高，眞是匪夷所思了。」

九首毒梟唐文魁道：「此人行動詭譎，意圖不明，唐某以爲我們還是暫時離開這裡爲妙。」

三手魔劍包天翼立卽反對道：「我們一登上黃山，恐怕卽已落入對方的掌握之中，此刻要走也未必能夠躲得了。」

「包大俠以爲應該如何？」

「既來之則安之，包某倒想會一會此人。」

九首毒梟唐文魁轉向金龍老人和紫虛眞人，問道：「二位以爲應該如何？」

金龍老人和紫虛眞人功力最高，門下勢力最大，說話擧足輕重，他希望能徵得兩人的支持。不料這兩個名動一方的人物，都是寧折不屈的個性，紫虛眞人乃修道之人，態度持重，不願輕易表示自己的意見，金龍老人個性耿介，不願隱諱，於是愼重的說道：「老夫也覺得一動不如一靜！」

九首毒梟微感失望，天山矮叟黃天鵠却乘機說道：「對！黃某要以『游龍三式』，會一會這故弄玄虛的傢伙！」

金龍老人接着頗爲憂慮的說道：「敵暗我明，處境不利，尤其對方武功高深，敵友未分，假如對方心存歹念，那麼我們的處境就危險了。」

天山矮叟黃天鵠立卽附和道：「是的，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假如對方眞的乘機暗算，那我們眞不知如何應付才好！」

「黃天鵠，你人矮怎的也把別人看成和你一樣高？」

衆人猛然一驚，循聲望去，齊皆愕然，原來中央那座石位上，不知於什麼時候已經悄然卓立

着一個面目冷峻的白衣少年。

這白衣少年是怎樣現身的？誰也沒有看淸楚，就連功力最高的武當掌門紫虛眞人，和金龍老人古浩也未能覺察。單憑這一手出神入化的輕功業已先聲奪人，使刻下這八名當代高手都感自愧不如，油然自心底滋生一縷寒意。

天山矮叟黃天鵠，雖然明知這白衣少年一身武功高深莫測，但却不甘平白遭人奚落，略一定神，隨卽色厲內荏的喝問道：「你是誰？」

白衣少年目光冷峻，毫無表情的掃過所有與會之人，最後落在天山矮叟的身上，神情略爲和緩，說道：「天山高人也未免太健忘了，還認識這些東西嗎？」

一語雙關，逗得天山矮叟暴跳如雷，然而白衣少年毫不理會，隨自腰間取出一個舊得發黃的布袋，解開袋口，倒轉頭來，輕輕一抖，嘩啦啦一陣金屬脆響，白衣少年面前的地下，業已散落了十幾枚不同的暗器，衆人一見，齊皆錯愕不止。

這一堆暗器中，他們認得出，有武當派的鐵蓮子，峨嵋派的佛珠，崑崙派的圍棋子，天山派的雪羽箭，衡山派的五芒珠，崆峒派的雙翼劍，金龍堡的金龍鏢，四川唐家的淬毒鐵蒺藜和斷魂砂。

這些是與會各派的獨門暗器，怎麼會一齊到了這白衣少年的手裡，他抖出這些暗器的用意何在？

誰都急於知道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可是誰也沒有出聲追問。

爲什麼？道理無他，爲了自身的尊嚴而已。

良久，依然無人能從這些暗器中，追尋出白衣少年的來歷，於是白衣少年自我解嘲的環望了

衆人一眼，說道：「時過境遷，難怪諸位記不起了，大概諸位還能記得這件兵刃吧？」

說着，隨手自腰間取出一把寶劍，劍鞘寬厚，黯淡無光，一按卡簧，嗆嗆一聲跳出鞘外，劍身隱泛黑光，衆人一見，頓時駭然變色，情不自禁的齊聲驚呼道：「啊！無情劍！」

是的，這正是二十年前威震武林，殺孽奇重的無情劍，他們門下弟子死在這柄劍下者，不知凡幾，當時他們幾派秘密集議，企圖報仇，然而無情劍路平技高功深，報仇者無不鎩羽而歸。最後，各派聯合起來，不擇手段，於「有情山莊」實施圍襲，無情劍路平寡不敵衆，在負傷之後又復中了無數暗器，倉惶逃遁，不知所終。

事隔二十年，不料無情劍竟又再度出世，而且出現在這個神秘的約會上，今天與會之人，除了各派門下弟子，老一輩的人物，都曾參與當日有情山莊羣襲無情劍的行動，他們此時的心裡，該作如何想法？

衆人第一個意念，就會想到對方要「報仇」，雖然在年齡上判斷，這白衣少年不可能是當年的無情劍路平，但其成就却較二十年前的無情劍路平似乎猶有過之。

從這白衣少年持有無情劍，和當年各派偷襲無情劍路平所用的這些暗器來看，毫無疑問的，這名白衣少年必與二十年前的無情劍路平有着密切的關係，而今，這人煞費周章地把當年參加偷襲者掃數約至，居心何在，蓋可想見。

衆人驚駭之餘，羣皆提高警惕之心，不過，白衣少年神情雖甚冷漠，但神色間却似乎甚少敵意。

天山矮叟黃天鵠忍耐不住，首先發問道：「無情劍路平是弟台何人？」

白衣少年啞然道：「依閣下之高見呢？」

天山矮叟就怕別人在這詞中夾雜「高」「矮」「長」「短」這類字眼，而白衣少年好像十分清楚他的忌諱，竟故意話中帶刺，只弄得這位天山高人怒不可遏，却又發作不起來。

白衣少年毫不在乎的接着冷笑道：「告訴你們，本人正是當年的無情劍路平！」

衆人猛然一凜，旋又搖頭不止，露出不相信的神色，站在峨嵋鐵拂神尼身後一直沒有說話的那個紫衣少女這時突然咭咭的笑了起來，鐵拂神尼表情凝重的立即喝阻道：「萍兒，不得胡來！」

許多視線射向紫衣少女，而她小嘴一嘟，翹起老高，嬌嗔的說道：「師父，徒兒並未胡來，只不過笑笑罷了。」

「有什麼好笑的？」

「我笑這位白衣大俠，竟然當着這麼多江湖前輩面前扯謊！」

所有與會之人，深恐紫衣少女出言無狀，激怒這自稱「無情劍」路平的白衣少年，是以同時倒抽一口冷氣，緊張的提高戒懼之心，靜以待變。

不料白衣少年非但不怒反而點頭道：「不錯，以本俠目前的裝束，如果要說就是二十年前的無情劍路平，當然，任誰都不會相信！」

說着，伸手在臉上一抹，那個狡黠的紫衣少女立時嚇得尖叫一聲，雙手捂住眼睛，在場老少羣俠的心情亦都隨之沉重下來，因爲白衣少年的那張冷峻的玉容，已經變成了一張疤痕累累的醜怪面孔。

這證明了白衣少年的來歷，他真的就是二十年前的無情劍路平，爲什麼？因爲當年在各派的偷襲羣毆之下，縱然不死，傷癒之後，留下累累的傷疤，却勢所難免，更何況那張疤痕滿佈的醜

臉輪廓，與無情劍路平又極相似呢？

目下羣俠對於這白衣少年就是無情劍路平之事已經深信不疑，接着大家心中又泛起了另一個問題，那就是無情劍此番重履江湖，是否要向曾經偷襲於他的各大幫派實施報復？

從各種跡象來看，這個問題的解答，應該是肯定的，可是他要報仇又爲什麼不分別的各個擊破？而要把所有的仇人邀齊再採取行動？如果他此舉眞的是爲報仇，那麼無情劍路平就未免太過張狂了。

天山矮叟性情最急，首先忿然說道：「無情劍，你這樣做是否覺得太過分了點？」

無情劍路平重新又把人皮面具戴上，冷冷的問道：「此話怎講？」

天山矮叟問道：「你把各派同道一齊騙來，用意何在？」

「這個你們心裡應該明白。」

「你不說我們也知道你要報仇，可是爲什麼要把各派同道一齊邀到呢？這豈不是太以目中無人嗎？」

無情劍路平道：「你要是不說話，本俠可眞要忽略有你這號高人在座呢！」

天山矮叟黃天鵠聞言氣得青筋暴漲，全身發抖，猛然自石墩上站起，說道：「二十年前你仗恃所學，誅戮無辜，終於激起公憤，在各派圍攻之下，算你命長，竟然死裡逃生，如今再度出世，必然又要掀起一片腥風血雨，爲武林蒼生計，黃某自不量力，現在願以『游龍三式』，馬上就向你這名絕世的凶人挑戰！」

無情劍路平不由仰天狂笑道：「路某承認二十年前殺人無數，本俠的劍雖無情，却不殺無罪之人，請問天山高人，路某劍下喪生者，那一個不是罪有應得？倒是這『絕世凶人』字，未免有

點過分。」

天山矮叟問道：「因何殺害犬子黃玉郎？」

無情劍路平臉色一寒，說道：「誰不知『大漠玉狼』是一淫徒專門姦殺未成年的少女？殺之只是懲其應得之罪，沒有質問你管教不嚴，已經算是客氣的了！」

天山矮叟厲聲道：「胡說！天山門下弟子應由天山派自己清理，用不到你多管閒事，今夜黃某倒要看看你憑什麼如此張狂！」

說罷，一縱而起，矯如游龍的疾向無情劍當頭撲下。

「滾回去！」無情劍長袖輕揮，驀地捲起一陣罡風逕向天山矮叟撞去，說也奇怪，他那迅如勁矢的身軀，竟然以更快的速度被撞回到原來的石墩上。

羣俠見狀俱不由心頭一沉，這時，紫虛眞人唸了一聲「無量壽佛」，說道：「路大俠神功蓋世，貧道算開眼界了，請問路大俠，敝師弟紫明眞人之事，應該如何解釋？」

無情劍路平當下一愣，迷惑的問道：「紫明眞人？紫明眞人如何？」

紫虛眞人接道：「你難道忘了敝師弟二十一年前的中秋之夜到終南採藥，在你劍下濺血之事嗎？」

無情劍路平雙眉猛然一縐，金龍老人立即插言道：「二十一年前的中秋，路大俠曾在金龍堡盤桓終日，紫明眞人之事，恐怕彼此是件誤會吧？」

紫虛眞人道：「敝師弟當時時本派第一高手，放眼江湖罕有其四，除了無情劍誰又能致其死命？」

金龍老人道：「僅憑臆測，未免有失明正。」

紫虛眞人臉色一沉，道：「金龍大俠何時與路大俠搭上線的？」

言下之意，充滿諷刺，金龍老人哂然冷笑，正待還擊，却爲無情劍路平阻住，然後笑道：「路某人生平殺人無數，何在乎再揹上一條人命？」

紫虛眞人聞言憤然，立卽長身而起，說道：「貧道只好向路大俠領教了。」

無情劍路平忙卽答道：「稍安勿躁，本俠今夜一定不使眞人失望就是，不過在沒有動手之前，路某尚有幾句話要交待，希望諸位三思。」

「請說！」

紫虛眞人又坐了下去，無情劍路平，目光掃過羣俠正容道：「二十年前各位仗着人多勢衆，毀了路某的有情山莊，刼奪了路某半部『無情眞解』，分開研習，五年聚會切磋一次，如今想必已有所成，路某所以未找諸位算賬者，一方面諸位素無大惡，同時路某也有過分之處，再者武林將有浩刼，想借重諸位的大力，共挽狂瀾，未嘗不是一樁好事，因此才不惜煞費週章地箋邀各位，籍此考驗一下各派對那半部『無情眞解』的火候，再者了斷彼此的恩怨，化私仇爲公憤，共同爲武林的蒼生而努力。」

語音鏗鏘，字字有力，無奈這些江湖高人對無情劍路平的成見已深，雖明知這道理昭然若揭，可是誰也不敢完全相信他的誠意，聞言只是半信半疑，互視無語。

無情劍路平略頓，又道：「基於以上原因，所以在未動手印證之先，本俠有幾點意見。」

他環視羣俠，見衆人齊皆凜然靜聽，於是又繼續說道：「第一、今夜印證，雙方應帶點彩頭。第二、不論公仇私怨，應在此一次解決，事後不得再事糾纏。第三雙方應以點到爲止，不可傷人。」

羣俠見無情劍如此心胸，不由在戒懼之中起了幾分慚愧，紫虛眞人立卽答道：「完全同意！」

「眞人能代表其他各派嗎？」

紫虛眞人臉上不禁微燒，啞然無語，旋卽轉向羣俠，徵詢意見，金龍老人接道：「老夫也贊成！」

其他各派也都相繼首肯，不料崆峒派的三手魔劍包天翼却表示異議，他說道：「一、二兩點本人十分讚成，這第三點，雙方交手，刀槍無眼，本人自問尚無這種把握，因此應該刪除。」

無情劍路平立卽說道：「本俠收回第三點。」

羣俠再無意見，他繼續又道：「在彩頭方面本俠如果戰敗，任憑諸位處置，如果各位不幸失敗，只須各位接受本俠一個條件卽可。」

金龍老人立卽揷言道：「這豈不有欠公平？」

「路某自願，請勿介意。」

紫虛眞人問道：「如何印證？」

無情劍路平解釋道：「單打獨鬥，本俠太佔便宜，爲示公允本俠棄劍不用，僅憑一雙肉掌向諸位領教，而諸位可不拘形式單打或者齊上，兵刄暗器，任憑使用，最好能將『無情眞解』上的武功使用出來。」

金龍老人道：「如此一來，路大俠豈不是更吃虧了嗎？」

「這是出於自願，卽使戰敗也是咎由自取。」

紫虛眞人道：「路大俠能把彩頭的條件說明白一點如何？」

無情劍路平，略一思索，說道：「條件很簡單，要是本俠僥倖獲勝，只要各位選出盟主一人，負起團結各派，共同爲消滅武林未來的浩刼而努力也就夠了。」

三手魔劍包天翼問道：「對未來的武林浩刼，路大俠能夠加以說明嗎？」

「日前恐尚言之過早！」

三手魔劍包天翼不由冷笑一聲，道：「那未免有危言聳聽之嫌吧！」

無情劍路平道：「信不信由你，好在現在勝負未決，誰也沒有必勝的把握。」

「好！包某首先向你挑戰！」

天山矮叟突然喊道：「且慢！」

無情劍路平，面色一寒，譏諷道：「天山高人，有何卓見？」

天山矮叟走下石墩，憤恨的向他瞪了一眼，沒有理會，却向三手魔劍包天翼說道：「包大俠！請將第一陣讓給黃某如何？」

三手魔劍包天翼道：「黃大俠爲子報仇心切，包某那有不通人情之理？」

三手魔劍說着退後數步，天山矮叟拱手致謝，然後走到無情劍面前丈許之處停住，冷然說道：「請！」

無情劍路平道：「本俠讓你三招！」

誰都知道天山矮叟以游龍三式著稱，與人過招，向不過三，而無情劍聲言先讓三招，這豈不是明顯的表示沒把他天山矮叟放在眼裡麼？

眞是孰可忍，孰不可忍？是以天山矮叟怒喝一聲，道：「好狂徒！」

聲音未落，人已如蛟龍一般，揉身而上，不論身法、招式，拿捏得既狠又準，恰到好處，旁

觀之人，無不爲之悚然動容。

這時，一直靜立在金龍老人身後的宇文奇低聲問道：「師父，天山矮叟的確名不虛傳，你看無情劍路平能夠支持得了嗎？」

金龍老人傳音反問道：「難道你忘記剛才的事了？」

一言提醒，使宇文奇憶起無情劍擧手之間，即把天山矮叟擊敗退回原處的事來，於是又問道：「那麼說天山矮叟一定要敗了？」

「當然！」

說話之間，天山矮叟三招攻畢，立卽收勢，隨手自背後拔出兩隻似爪非爪的奇形兵刃來，也不搭話，振腕一抖，縱身而起，月光之下幻成一片光雨，直向無情劍當頭罩下，勢疾力猛，密如劍光鐵雨，旁觀羣俠不由齊聲驚呼道：「天山武學的確不凡！」

金龍老人傳音道：「可惜天山矮叟心浮氣躁，不能發揮他的眞正威力！」

這時，一片緊密的光影把無情劍路平緊緊的裹住，旁觀者無不替他揑了一把冷汗，而他却如沒事一般，身軀柔若無骨似的，倏然在光影空隙之中略一損動，僅以毫釐之差，堪堪自保，待對方招勢勢盡，驀地喝道：「撤手！」

人影倏分，天山矮叟退立在八尺之外，而他的爪形兵刃，却不知怎地竟到了無情劍的手裡。

在衆人驚異聲中，無情劍路平將兵刃擲在地上，而天山矮叟却神情激動，雙唇顫動，望着月亮，喃喃自語道：「玉郎，爲父無能，不能替你報仇了！」

說罷，擧掌逕向自己天靈蓋擊去，羣俠見狀，齊皆大吃一驚，但是距離較遠，搶救不及，眼看這位天山高人就要自絕當場。

驟見無情劍路平，奇快無比的一把扣住天山矮叟的右腕，冷然問道：「你想背信嗎？」

天山矮叟茫然說道：「黃某並不曾答應你什麼。」

「你不要忘記交手之前，本俠提出的條件，你也曾點頭默認。」

天山矮叟立時啞口無語，一臉沮喪之色，其徒忙卽搶出，驚惶的扶着他默然走回原位，無情劍路平又向羣俠掃了一眼，問道：「現在那位出場賜教？」

羣俠互相看了一眼，四川九首毒梟唐文魁，站了起來，說道：「這一陣由唐某向路大俠領教暗器便了。」

人隨聲至，一個箭步，他已然閃身來至場中，向無情劍就是一揖。

無情劍見狀正待還禮之際，倏見一蓬針雨，迎着月華疾如流矢一般當面射到，他不禁一凜，旋卽揮袖兜去，同時哈哈笑道：「唐大俠這一揖，本俠可承受不起。」

笑聲甫落，又有數簇暗器分上中下三路射到，宇文奇不由嘆道：「這九首毒梟的暗器手法，的確高明。」

金龍老人傳音道：「厲害的還在後面呢！」

正說之間，突見九首毒梟身軀疾旋，踢腿甩臂之間，又有更多的暗器飛出，無情劍路平見狀，不禁豪興大發，哈哈狂笑聲中，身形疾轉，雙袖連揮，說也奇怪，那密如驟雨般的暗器，竟然全都無聲無息的到了他的手裡。

倏聞無情劍笑道：「來而不往非禮也！」

雙袖輕甩，那些暗器竟然以更快的速度原封奉還，暗器宛如一羣狂蜂，去勢如箭，縱然九首毒梟爲個中能手，也不由被弄得手忙脚亂，連連躱避，最後還是哎喲一聲坐倒在地，傷在自己的

暗器之下。

一聲驚駭的尖叫，月光下紅衣飄動，掠出一個少女，原來正是與九首毒梟同來的那個嬌柔美麗的紅衣少女，只見她驚惶的俯身抱住九首毒梟，關切的問道：「爹，傷在何處？」

「腿上。」

紅衣少女撕開褲子，但見九首毒梟兩個膝蓋夾縫中，分別中了兩顆淬毒的鐵蒺藜，不深不淺，剛好制住關節的活動。

那少女熟悉的起出暗器，敷以傷藥，然後又自囊中取出一隻玉瓶，倒出一粒丹藥塞入其父口內，忿然地慢慢起扶九首毒梟，走回原位。

這時，突聞一聲「無量壽佛」，武當紫虛眞人站了起來，向無情劍路平道：「貧道要向路大俠領教一下內功如何？」

武當以內家功夫馳譽江湖，紫虛眞人此番挑戰，正是他的聰明之處，是以羣俠齊皆油然露出興奮之色，很顯然的都希望紫虛眞人能夠獲勝。

無情劍路平，平靜已極地答道：「請！」

紫虛眞人不再說話，雙掌平舉當胸，緩緩推出，但見一股青濛濛的氣流，排山倒海似的向無情劍路平湧去。

無情劍路平神情凝重，謹愼的也雙掌一翻，推出一蓬黃騰騰的光團，迎了上去。

宇文奇十分興奮而緊張，看看這邊又看看那邊，雙方勢均力敵，難以看出何方必勝，於是低聲的向金龍老人問道：「師父，紫虛眞人會勝嗎？」

金龍老人傳音道：「未必！不過可能要支持久一點而已！」

誰知他們話聲未落，突見羣俠齊聲驚呼出聲，宇文齊慌忙循聲看去，但見武當掌門紫虛眞人竟然全身發抖，臉色烏紫，嘴角滲血，緩緩的倒了下去。

無情劍路平却怔立當場，並未乘勝進擊，他不明白這位名動江湖的高人，何以會敗得這麼快？據他原來的估計，雖然勝券在握，但也須經過一番艱苦的努力，絕未料到會勝得這麼容易。

如果紫虛眞人眞是故意讓他，但這又爲什麼？何況他還誤會自己曾殺害其師弟紫明眞人？從對方的神情上看，敗！是眞的，不是出於故意，而是突然眞力不繼。

爲什麼會突然眞力不繼？如果紫虛眞人本身沒有宿疾，那麼必然是遭到他人的暗算，在場的羣俠都是和他站在一條陣線與自己爲敵，誰會突然幫助他而去暗算紫虛眞人？再說紫虛眞人的成就，又有誰暗算他而不爲他所覺？

反復思索，無情劍路平得不到頭緒，這時紫虛眞人在其徒弟的扶持下，慢慢的坐了起來，用衣袖擦拭嘴角的血跡，神情悽厲的向無情劍路平道：「閣下好卑鄙的手段！」

無情劍路平不禁一楞，惑然的問道：「眞人此話何指？」

「閣下既能用毒，何以不敢承認呢？」

無情劍路平至此始恍然大悟，原來紫虛眞人是因中毒而敗落，但自己並不會用毒，用毒的究竟是誰？他雖然不在乎揹上一個用毒的臭名，但對紫虛眞人的叱責却不能不予分辯，於是反問道：「本俠行事雖然心狠手辣，但却光明正大，你可曾聽說過本俠在何處用過毒麼？」

紫虛眞人當下啞然，滿臉迷惘之色，顯然他對無情劍路平的話已有了幾分相信。

這時，三手魔劍包天翼冷笑一聲，向無情劍路平道：「今夜之會，是你所發起，場所是你佈置，要說在石墩上施毒之事你並不知曉，其誰能信？」

無情劍一凜，急道：「什麼？石墩上施毒？」

「不錯，每個石墩上都敷有一層劇毒，借着人體的溫度慢慢蒸發侵入體內，難道你還想抵賴嗎？」

羣俠紛紛離開石墩，只有九首毒梟靜坐不動，無情劍神色凝重的說道：「包大俠這麼一說，本俠的確難辭其咎，不過本俠現在體內亦感不適，想必所坐的那座石墩也曾敷有劇毒，這又該應作何解釋？」

三手魔劍包天翼話聲略頓，轉身向九首毒梟問道：「唐大俠對此能夠加以解釋嗎？」

在場羣俠，只有四川唐家是以用毒著名，而且此刻與會之人都離開了原位，只有他靜坐不動，是以十餘對目光一齊集中到九首毒梟唐文魁父女的身上。

唐文魁神情凝重，不答反問道：「包大俠是否以爲唐某人的嫌疑最大？」

「包某不敢，不過羣俠聞毒之後紛紛離座，何獨唐大俠安坐不懼？」

是呀！何以他一人不怕毒？

九首毒梟唐文魁答道：「唐某在默察究係何種劇毒！」

三手魔劍包天翼冷笑一聲，說道：「恐怕言不由衷吧？據包某人所知，任何玩毒的能手，在未了解毒性之前，也不敢以身相試，唐大俠以爲對嗎？」

這話的確有理，試問明知有毒，未明毒性，誰敢輕身相試？假如有，那簡直是老壽是吃砒霜，活得不耐煩了，這時九首毒梟唐文魁被逼得面色鐵青，反問道：「包大俠以爲應該如何？」

三手魔劍包天翼冷笑道：「包某以爲不是唐大俠的石墩上沒有敷毒，就是你預服了解藥。」

「可是包大俠忽略了一點，那就是唐某也是身中劇毒，正在運功壓制呢！」

「啊！」

三手魔劍包天翼十分驚愕的說道：「那是包某唐突了，但不知這用毒之人究竟是誰呢？」

這時，許久沒有說話的無情劍路平，却突然說道：「路某却知道是誰。」

羣俠的目光一齊循聲投了過去，三手魔劍包天翼問道：「究竟是誰呢？」

「你包大俠比誰都明白。」

「爲什麼？」

無情劍路平反問道：「假如你事先不知，如何知道每個石墩上都有劇毒？再者你爲什麼不曾中毒？」

三手魔劍包天翼，不曾防到有此一問，立時無言以對，旋即神情數變，陰晴不定，與會羣俠目光齊集，似在說：「你爲什麼知每個墩都有毒？你爲什麼不曾中毒？」

作賊心虛，三手魔劍包天翼在衆目睽睽之下，無法抵賴，當卽獰厲的笑道：「果然高人一等，可惜太遲了！」

「雖遲可並未絕望！」

無情劍路平說着，身形倏動，疾向三手魔劍撲去。

「找死！」三手魔劍包天翼暴喝一聲，右手倏抬，一道白練電射而出，迎着無情劍擊去。

只見無情劍路平厲叱一聲砰然跌落地上，而那道白練則又激射而回。

這只是一瞬間的事，誰也沒有想到名震江湖的無情劍，竟會經不起三手魔劍隨手一擊，但仔細一想，無情劍業已身中劇毒，當然功力難聚，敗！是理所當然的。

此刻，羣俠對無情劍路平的觀念立變，紛紛上前護住，三手魔劍包天翼面目猙獰的說道：「

各位自身難保，爲什麼還要多管閒事？」

這的確是實情，但衆人激於義憤一齊護住無情劍，誰也不肯輕移脚步，藉這個機會，九首毒梟唐文魁迅速的分別送給每人一粒藥丸服下，同時向三手魔劍道：「這套戲法的確高明，可惜你忘記了四川唐家是以用毒出名！」

三手魔劍包天翼神色一凜，驚疑的問道：「怎麼？難道你已經想出了解毒之法？」

「雖未有萬全之策，却可以暫時壓制毒性不發。」

「哈哈，那也難逃包某的手心！」

三手魔劍包天翼笑聲中和其徒柯光明同時撲進，其快無比，令人措手不及，羣俠紛紛穴道被制，功力全失，三手魔劍遂在羣俠懷中搜出殘缺不全的半部「無情眞解」，傲笑着塞入自己懷裡。

誰也沒想到三手魔劍的武功竟然這麼高，年紀較大的老一輩人物，因中毒已深，解藥一時尚未發生效力，被制尚且情有可說，而年輕的各派弟子，却也一招未交立卽被制，豈能令人置信？難道這些人也感染了毒性？

但事實擺在眼前，不信又有何用？羣俠穴道被制，不能行動，只是口尚能言，金龍老人沉聲問道：「包天翼，你這是什麼意思？」

三手魔劍包天翼仰天發出一陣得意的狂笑，答道：「很簡單，有兩條路任你們選擇！」

「那兩條路？」

「一條是生，一條是死！」

「生如何？死又如何？」

「要生！今後只須聽包某的指示卽可，否則就是死！」

聲音冰冷，斬金截鐵，金龍老人默然了，羣俠也不再有人出聲，爲什麼？道理很明顯，羣俠雖然被制，但究非貪生怕死之輩，誰願在此緊要關頭示怯？

事實的發展，已到了無法轉圜的地步，擺在眼前的兩條路，生死殊途，毫無第三條路可走，這時，三手魔劍包天翼望着待斃的羣俠，發出一陣得意的冷笑，說道：「願意和包某合作的，請到左邊來！」

話聲甫落，崑崙派的逍遙先生帶着其徒，低頭走到左邊去，羣俠俱投以鄙夷的目光，三手魔劍包天翼說道：「識時務者爲俊傑！」

沉默許久，再無人向左邊走去，三手魔劍又道：「那就讓你們考慮考慮吧！」旋卽發出一聲長嘯，聲播四野，隨着峯下亦響起陣陣嘯聲，此起彼落，越來越近，霎時，望月台上躍落十餘個黑衣蒙面人。

其中一人身材瘦長，黑色勁裝，黑色披風，面罩黃紗，在十餘個黑衣蒙面人簇擁之下，走到場中，聲音冷厲的問道：「包天翼！戰果如何？」

三手魔劍恭謹的答道：「稟總管，全部就擒。」

「無情劍路平呢？」

「也中毒倒地！」

「幹得好！本座要報請宮主重重賞你！」

言下之意，頗爲嘉許，三手魔劍包天翼忙躬身謝道：「謝謝總管的恩典。」

那人冷冷的嗯了一聲，說道：「奉宮主玉旨，無情劍路平罪不容赦當場格殺，攜首級晉見。」

「是！」

三手魔劍包天翼應了一聲，隨卽一個箭步，搶到場中，說道：「無情劍路平，你夠得上是個人物，包某也並不想殺你，可是上級旨意如此，我也無能爲力，你只有認命了！」

說罷，嗆嗆一聲自腰間拔出長劍，月光下閃閃生寒，遂卽一振腕，搶步向無情劍平頸子斬去。

說時遲，那時快，眼看一代奇俠就要喪命當場，驀地暴然傳來一聲長笑，狂飇陡起，劍光閃處，悽厲地響起一聲慘嗥，在一片驚愕聲中，一條黑影摔出三丈之外，正是詭計多端的三手魔劍包天翼，右手齊肩而斷，殷紅的血液，如泉似的湧出，他痛苦的捂住傷處，混身顫抖不已。場中，無情劍路平則手執長劍，傲然而立，白衣飄飄，自然而然地流露着一股凜然懾人的威力。

這變化使那一羣黑衣人呆住了，因爲一切動作太快，他們根本未看清無情劍路平是怎樣拔劍傷人的，就連那個被稱作總管之人，亦未看清。

三手魔劍之徒柯光明，忙卽搶出，爲其包紮傷口，無情劍路平正欲轉身爲羣俠解穴，倏聽那個爲首的黑衣蒙面人喝道：「哈哈，無情劍的確名不虛傳！」

聲尚未住，人已飛落當場，其餘黑衣蒙面人亦都相繼撲至，無情劍路平毫不答話，搶步猛撲，黑衣蒙面人暴然一聲大笑，揮掌迎出。

不料無情劍身軀一扭，輕輕避過，白影閃處，俯身抱起一個黑衣少年，一躍而起遽然後退。

黑衣蒙面人見狀，不禁狂怒，當下大喝一聲，全力推出一掌，掌勢勁疾，有如閃電奔雷，而

無情劍不閃不避，頭也不回，反手一揮，蓬的一聲接實，旋見一道白影疾彈而起，直向雲霧飄渺的懸崖之下墜去，一羣黑衣蒙面人追趕不及，眼睜睜地看着無情劍抱住一個黑衣青年，消失在迷濛的雲霧之中。

第二章　兄弟鬩牆

雲淡星稀，月影西斜，晨風料峭，露冷浸人，東方現出一片灰白，漸漸的明亮起來，旋即霞光閃耀，旭日湧金，整個大地上的一切，又在歡躍了。

黃山以奇峰、蒼松、雲海著稱，此刻，始信峰頂，突出在飄渺的雲層之上，蒼松林立，隨風低吟。

突然，自重重雲霧之中飛竄而上兩個青年一黑一白，異常分明，白衣青年則是無情劍路平，黑衣青年則是金龍門下第三徒宇文奇。

他們飛上峰頂，宇文奇不解的問道：「我們爲什麼要到此地？」

無情劍路平道：「那批魔崽子追迫太急，我不想與他們較量腳程，爲什麼不到這裡休息一下？」

宇文奇方始恍然大悟，不禁對這位名動江湖的前輩敬佩不已，此刻，他雖被救出險，但他却不能忘記師父金龍老人，於是急切的問道：「路老前輩，我師父和各派之人如何了？」

「不會有生命之危！」

「爲什麼？」

無情劍路平不答反問道：「因爲他們志在壯大自己，能隨便殺害這批江湖高手嗎？」

這話十分有理，宇文奇默然點頭，遂又問道：「這批人究竟是何路數？」

「我也不甚清楚。」

宇文奇問道：「老前輩與各派較技之前，不是曾透露武林將有浩刼嗎？」

無情劍路平道：「是的，那是受人之托，轉告各派。」

「那人是誰？」

「無情劍路平！」

「啊……無情劍路平？」

「是的。」

「那麼前輩不是無情劍路平了？」

「不錯。」

「你究竟是誰呢？」

「你看呢？」

假無情劍路平，用手在臉上一抹，立卽現出一個熟悉臉孔來，眉鬚皆白，滿面慈和，赫然竟是金龍堡的西席，陸陵老夫子。

宇文奇做夢也想不到陸老夫子竟是藏而不露的奇人，而又喬裝無情劍路平，邀約各派，在緊要關頭又救他出險，這一切變化太大，來得太突然，使他不敢相信，可是事實如此，不信也不行。

突然，陸老夫子白眉深蹙，臉色暗淡，好像在與痛苦搏鬥，宇文奇立卽明白，急卽的問道：「老夫子，你也中了毒？」

「是的，此刻全仗着功力壓制着，一旦控制不住，毒性攻心，生命危矣！」

宇文奇當下大急，問道：「那怎麼辦？」

陸老夫子臉色稍微好轉，平靜的道：「孩子你不要急，快隨老夫來！」

陸老夫子在前領路，宇文奇緊跟在後，轉過一棵千年巨松之後，面前立卽呈現一塊突出的巨石，陸老夫子在巨石之下一片生滿青苔之處，用脚尖輕點，吱一聲，現出一個三尺見方的穴洞來，黑越越的深不見底。

陸老夫子當先而入，宇文奇亦毫不猶豫的跟了進去，不料脚剛着地，洞口又復合上，而洞內却並不黑暗，只見清朗的光輝，仿如月華洩地，啊！原來狹長的洞頂，每隔數丈嵌着一顆明珠。

二人躬身前行，三個折轉，前面突現一個石室，室內約莫兩丈見方，石桌石榻，陳列簡單，陸老夫子說道：「這是老夫一生棲息之所，是故一般江湖朋友，叫老夫『黃山隱翁』，現在帶你來此，是要你承諾一件事情。」

宇文奇不解，疑惑的注視着黃山隱翁說道：「只要晚輩能力所及，絕不推辭。」

「好！」

黃山隱翁點頭讚許，隨自腰間解下無情劍和一個鹿皮革囊，說道：「老夫一生從不向人要求什麼，可是今天破例的請求你做無情劍未來的主人。」

這件事太意外了，使宇文奇在心理上感到震驚，因爲他了解自已年紀輕，功力淺薄，無能承受這份意外的殊榮，於是連忙道：「老夫子，晚輩不敢接受！」

「爲什麼？」

宇文奇囁嚅的解釋道：「晚輩功力淺薄，自覺無能作爲它的主人！」

「這不成理由！何況剛才解毒之際，給你服下一顆『萬應丹』毒性已解，而且功力亦將增進

不少。」

「那，那……」

宇文奇還想推辭，黃山隱翁却沉聲道：「現在你必須接受！」

聲音短截而堅定，宇文奇當下一顫，倒抽一口冷氣，問道：「爲什麼？」

「因爲你有這個責任，也有這個義務，更有這種潛在的能力。」

宇文奇不瞭解黃山隱翁話中含義，問道：「老夫子能把這項責任和義務加以解釋嗎？」

黃山隱翁簡潔的解釋道：「因爲你是無情劍路平的兒子，而且更具有超人的資質。」

什麼！我竟然是無情劍的後人，金龍老人曾經與各派聯手偷襲無情劍，二人之間仇怨甚深，何以無情劍的後人，竟作了金龍老人的弟子？這一切太不可思議，太玄妙了。

宇文奇將信將疑，驚疑不止，怔怔的站着，良久無語，黃山隱翁又道：「孩子，不要過分的驚疑，你只要仔細地回憶過去十年相處的情形，就不會感到意外了！」

是的，師父金龍老人門下共有四個弟子，首徒古承訓，乃師父的姪兒，其子古承諭是第二個徒弟，他，身分不明的宇文奇，排行第三，還有一個師妹李桃紅，是師父的外甥女，在他師兄妹之間，大師兄的聰明，二師兄的正直剛烈，小師妹的伶俐狡黠，只有他在外表上，既不顯得聰明，又不十分伶俐，在性情上也未見如何剛烈，而陸老夫子，對他却獨有偏愛，每每對他教授文課時，講解特別用心，不厭其煩的一遍又一遍，直到他完全了解爲止，現在回想起來，這一件並不突然，只是當時他沒想到其他的問題而已。

陸老夫子對他好，是因爲了解他的身世，金龍老人對他勝過自己的子姪，又是爲什麼？難道眞如老夫子所言，自己具有超人的秉賦嗎？

宇文奇正在想着許多問題，突然耳際又想起黃山隱翁的聲音，道：「孩子，你不要想得太多，其他的問題，日後自會明白，現在我必須即刻前往雪山求取解藥，不能在此久留，革囊內有老夫全部武功的抄本雖不及令尊的武功深奧博大，却也是不世絕學，以你的資質與根基，短期即有小成。」

宇文奇接過寶劍革囊，問道：「老夫子……」

黃山隱翁立即阻止道：「孩子現在你應該叫我一聲伯伯了！」

宇文奇立即改口道：「伯伯，你老可知侄兒父母現在何處？」

黃山隱翁搖頭道：「不知道，十七年前老夫和你父見面，他以無情劍相託我尋找你，並聲言將有遠行，生死未卜，要老夫找着你之後，帶在身邊加以教導，此後便音信全無，不過長安有一個叫黃念先的人，可能會知道他的下落。」

宇文奇自幼就未見過父母，此刻乍明身世，父母却又不知下落，一顆孺慕之心，頓時又涼了下來，不由迷惑的問道：「伯伯，侄兒今後行動如何？」

黃山隱翁略一沉吟，道：「伯伯的原意是團結各派，共同爲消弭未來的刼難而努力，不料弄巧成拙，反爲惡徒所乘，我雖未殺各派之人，各派之人却因我而遭刼，伯伯內疚在心，當然以拯救各派同道爲急，不過你武功未成難當大任，我又身中劇毒生死未卜，急又有何用？好在各派失陷的同道目前尚無生命之危，我們可以分頭行事，你在此練功完畢之後，前往長安相會，我則即刻趕往雪山求取解藥，於是年新春元宵佳節，長安相會後，再行計議。」

宇文奇躬身應諾，黃山隱翁站了起來，說道：「伯伯走了，記着無情劍名聲太著，功力沒有大成之前，切不可輕易顯露。」

黃山隱翁說罷，出洞而去，宇文奇送至洞外，對面着漸漸昇起的旭日，不由深深的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氣。

□　□　□

四個多月之後，宇文奇下了黃山，那正是臘鼓頻催，地凍天寒的暮冬。

他準備暫時不回金龍堡，先往長安赴約，並順便探訪父母的下落。

到長安去，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是起旱，從懷寧渡江，經桐城，六安州，直奔固始，再沿潢川，信陽，南陽，走商南穿過熊耳山脈，直達長安。

走這條路，山川阻隔，時值嚴冬，旅途勞頓，頗有風霜之苦，但却是一條捷徑。

另一條則是水路，由懷寧搭船，至漢口轉入漢水，逆流北上，經應城，襄陽，老河口，至商縣下船起旱，越藍田直抵長安。

這條路彎曲較遠，而且逆水頂風，距離約期尚有十八天，能否於期前趕到，頗成問題，再者年關將屆，風寒露冷，有無上行船隻，亦值得考慮。

不過，這條路有個好處，那就是人馬可免旅途勞頓，風霜侵襲之苦。

兩相比較，如果時間充裕，以走水路爲適宜，如今時間緊迫，他只好放棄這條舒服的水路，而決定起旱了。

可是，當他剛到黃山脚下的石埭城時，立卽聽到茶樓酒肆中閧傳着一個驚人的消息：那就是金龍堡的風雷劍客古承諭，殺死了堂兄風雲劍客古承訓。

這是一個當頭霹靂，加上師父與各派陷身之人生死未卜，父母下落不明，黃山隱翁求藥吉凶難知，同時自己又作了無情劍的新主人，這一連串的驚變，使他幾乎承受不起，但他是無情劍路

平的後人，金龍老人的得意弟子，這些事他能不管嗎？

營救師父與各派陷身之人，在他武功尚未大成之前，他無力去做，只好暫時放下，探訪父母的下落，也就是到長安以後的事，黃山隱翁求藥之事，他急也無用，也只好丟開，目前他能做該做的，就是儘快的趕回金龍堡。

是的，他要儘快的趕回去，目前正值多事之秋，師父失踪，大師兄新故，師妹是大師兄的遺孀，必然與二師兄不肯甘休，師母是個不諳武功的老婦人，雖能出頭緩和雙方的情勢？假如他要不趕回去，金龍堡恐將從此在武林中除名了。

雖然他的身世可能與金龍堡有着恩怨的牽纒，但在一切眞象未明之前，他不能以此作藉口，放棄自己應盡的責任，何況師父對他愛逾己出？師兄弟之間，情同手足，怎能不管呢？

他毫不猶豫的日夜兼程，當他趕回金龍堡時，正是除夕，然而金龍堡內，却死沉沉的沒有一點新年的氣息。這是必然的現象，因爲堡主失踪，金龍雙劍之一的風雲劍客古承訓新故，誰還有心情去過年？

宇文奇先到內院，拜見了師母，這位仁慈的老婦人，雙目紅腫，正病倒在床上，一見宇文奇歸來，立卽抓住他的手，泣不成聲的說道：「奇兒，你再要不回來，我可要急死了，你看金龍堡還成什麼樣子？」

宇文奇忙安慰道：「師母，妳先放心，一切都有我。」

「你師父呢？」

宇文奇不敢實說，生恐這位仁慈的老婦人，經不起太大的打擊，於是說道：「師父有事，暫時不能回來，着徒兒日夜趕回，處理堡內一切事務。」

老婦人擦乾眼淚，又問道：「承諭殺死承訓的事，你師父也知道了？」

宇文奇點頭道：「是的，二師兄呢？」

「他知道錯了，把自己關在堡後的山洞裡。」

宇文奇與二師兄情感最好，他此刻想立即了解經過的情形，於是說道：「師母，妳老人家安心休息吧！我想去看看二師兄。」

老夫人點頭應允，不料他剛跨出門外，暗處突然閃出一個纖小的人影，同時響起一個低柔哀怨的聲音，道：「三少爺……」

宇文奇猛然一楞，停住脚步，凝目細看，啊！原來是丫環綠梅，看神態好像有點改變似的。這個丫環，自幼在金龍堡長大，生得伶俐俊俏，頗得師母喜歡，而今年方二八，情竇已開，以前她常常藉故與他接近，他宇文奇不是木頭，當然能夠瞭解她的心意，可是他忙於練功，忙於文課，根本無暇去想到其他，是以綠梅對他頗爲怨恨，如今回想起來，他內心不無歉意，是以耐心的關切問道：「綠梅，妳好嗎？」

綠梅痴痴然未答，遲疑道：「三少爺……」

宇文奇微微一楞，道：「妳有什麼事嗎？」

綠梅怯怯的低頭道：「我，我，我想和你說幾句話。」

想到以前的事，宇文奇當然可以知道她要說的是什麼？可是他目前急於要見二師兄，把大師兄之死弄個明白，那來的閒情逸緻談情說愛？因之說道：「綠梅，我現在有急事，有話等一下再說吧！」

說罷未等綠梅有所表示，即縱身向堡後馳去。

堡後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好在路程不遠，他又十分熟悉，當他趕至山洞門口時，倏見洞內一亮，着起火來。

旋見一條黑影自洞內迅速的一閃而出，他立即明白了事態的嚴重，倉促間他一掌拍去，只聽一聲慘嗥，消失在黑暗之中。

他無暇去看那人是死是活，身如閃電般的飛入洞中，此時火勢漫延，已經阻住狹窄的山洞。不得已他雙掌猛掃，搶步急進，越過火頭，來到一道鐵柵之前，情急之下，他又是一掌猛擊，轟然一聲巨響，鐵柵應聲而斷，他衝了進去，喊道：「二師兄！二師兄！」

「誰？」

「我是老三。快！」

「啊！奇師弟！」

宇文奇一把抓住二師兄的手，身如旋風似的又飛身搶出，可是火勢熊熊，滾滾向洞內燒來，風雷劍客古承諭見狀，頓時呆住了。

「二師兄，快閉住呼吸，存亡在此一舉了！」

說罷，一掌向火燄拍去，二人遂如勁矢一般，疾向火中射去。

猛竄數次，衝出山洞，二人衣衫已經着火，忙即就地一滾，始將身上的火撲滅，宇文奇深深的出了一口氣，暗道：好險啊！再去找那個放火之人，已經踪跡杳然。

這時，風雷劍客古承諭驚問道：「奇師弟！這是怎麼一回事？」

宇文奇就把經過敘述一遍，只聽得這位剛烈耿介的風雷劍客暗暗驚心，憤怒不已，最後他充滿感激的說道：「奇師弟，要不是你適時趕來，爲兄這條命就會不明不白的給燒死了。」

二人匆匆回堡，來到書房，摒退從人，宇文奇問道：「二師兄，大師兄眞的是你殺的嗎？」

風雷劍客古承論，不禁黯然落淚，聲音暗啞的不答反問道：「奇師弟，你會相信嗎？」

宇文奇道：「如果說大師兄殺死你，我會相信，要說你殺死了大師兄，實在無法相信！」

「爲什麼？」

宇文奇略一思索，解釋道：「因爲你的個性，我十分清楚，縱然對大師兄驕縱偏激的行爲不滿，但他畢竟是兄長，你處處都給他留着餘地，過去的很多事都可以作爲證明。」

風雷劍客古承論，激動的道：「奇師弟謝謝你對我的了解，可是這確是事實！」

宇文奇依然十分堅定的道：「縱然是事實你也有必須殺他的理由，二師兄，你能把前後的經過情形，詳細的告訴我嗎？」

風雷劍客古承論，悲哀的嘆道：「事實是這樣的，爹帶你離堡之後，他漸漸毫無顧忌的囂張起來，據報他是與邛崍鐵扇翁拉上關係才如此的，但是格於爹的叮囑，我就一再忍讓，不料前些日子，他竟縱容桃花居的人，在金龍堡附近胡作非爲起來，一連數日不斷，不得已我只得夜晚出外巡視，結果被我抓住一個採花之人，當夜我就前往桃花居找他，目的只要他對所屬加以約束，並不並不想與他翻手。

不料他不在桃花居，却在桃花坪街上孟家老店與一個妖媚的女人情意纏綿的抱在一起，見了我他十分狼狽，於是我就把一切情形告訴他，希他以後對桃花居的人，要多加約束。

誰知他非但不聽，反而勃然大怒道：『這裡不是金龍堡，用不着你來多管閒事，快給我滾出去！』他說着拔出寶劍，一招『風捲殘雲』對我襲來，奇師弟，你想想，處此情形下，我能夠束手待斃嗎？」

宇文奇道：「當然不能。」

風雷劍客古承論，繼續又道：「就是這樣，我還是未打算與他動手，只是匆忙間掏出金龍鏢，對他持劍的右腕打去。」

宇文奇急問道：「結果怎樣？」

風雷劍客古承論又道：「你是知道的，對金龍鏢我略有心得，結果鏢中大師兄的右腕，寶劍立卽墜地。」

宇文奇又問道：「以後呢？」

「之後我就憤然拂袖而去，不料第二天消息傳來，說我在孟家老店把他殺死！」

「當時還有其他人在場嗎？」

風雷劍客古承論搖頭道：「沒有，不過當我走出門時，頂頭碰見了跟隨大師兄的王恩！」

宇文奇皺眉凝思，說道：「假如有人乘機暗算大師兄呢？」

「有這種可能嗎？」

「右腕中了一鏢，絕不會致命，很顯然的大師兄之死另有原因，其目的不是你和大師兄，而是整個的金龍堡。」

「啊！」

這位個性剛烈耿介的風雷劍客古承論至此方始明白，自己是中了別人的圈套。

□　□　□

新正初一，瑞雪紛飛，天剛明，宇文奇單身孤騎冒雪馳往桃花坪。

桃花坪，顧名思義，因桃花而得名，位於天柱山之南，相去數十里，只需半個時辰，卽已趕

至，而桃花居就在桃花坪的南端。

這時，落雪漸止，宇文奇穿過行人寥落的短街，來到一座遍植桃樹的莊院，這裡就是桃花坪的首戶，風雲劍客古承訓與其妻李桃紅的居處——桃花居。

這片莊院，原爲李桃紅的祖業，自從其父母相繼去世之後，始偕其夫遷回此處，這只是數年前的事。

此刻，莊門大開，進進出出的人都頂上一塊孝布，他立卽下馬，將預備的香燭紙箔提在手裡，直向門口走去。

老遠迎出一個人，他是金龍八將中的老五王春，一般稱他「快刀」王五，手中一把緬刀，頗有分量，他原爲大師兄的書僮，年長後由於爲人忠誠，做事伶俐，而且武功在大師兄指點之下大有精進，就把他經常帶在身邊，作爲隨侍。

宇文奇忙道：「王五！你辛苦啦！」

「啊！三少爺是你！」他對宇文奇的來臨好像十分驚訝，立卽接過馬韁和祭品，激動的道：「二少爺殺死大少爺的事，你都知道了？」

「是的，所以我昨夜趕回，今早就趕了來！」

「想不到二少爺會做出這種事來！」

快刀王五說着苦兮兮的竟流下眼淚來，宇文奇低聲問道：「出事那天，你在大師兄身邊嗎？」

快刀王五頗感內疚的答道：「我要是知道他沒事常往那個窰姐家裡跑，說什麼也要阻止他，不過最近我很少跟大少爺出門，他多數都是要『辣手王恩』跟去。」

「王恩？我怎麼以前沒聽說過這個人？」

「大少爺夫婦自金龍堡遷到桃花居之後，他才投到莊上來的。」

「這個人怎麼樣？」

「大少爺在世的時候，對他頗爲信任。」

「啊」宇文奇抬起頭來，見大門口已站滿了人，多數都是陌生的面孔，在此他不便多問，於是他向快刀王五道：「快帶我去祭奠大師兄吧！」

走到人口，那些陌生的面孔已經散去，快刀王五把馬交給一個莊丁，當先領路，宇文奇跟在後面跨進大門。

就在第一進院子廣場上，搭了一座靈棚，素幔飄拂，煙繞，氣氛頗爲悲涼，按禮俗祭弔的人，老遠就要放聲大哭，以示悲哀，可是宇文奇却哭不出聲，也流不出眼淚，不知是沉重的心事壓住了悲哀？還是寒冷凍結了眼淚。

祭奠如儀，宇文奇發覺那些陌生人都懷有甚高的武功，心中的疑慮不由更加沉重。

這時，快刀王五，低聲道：「三少爺，你是否就走？」

快刀王五言下頗有送客之意，但宇文奇是有所爲而來，豈能放棄機會，於是道：「師妹呢？我想見見她！」

「她現在心情不好，不願意見你。」

「爲什麼？」

「因爲她對金龍堡來的人十分仇視！」

「啊！那也是人之常情，不能怪她，等她心情好的時候，再見她吧！」

快刀王五一楞，驚疑的問道：「三少爺，你是說要在這裡等？」

「是的。」

快刀王五遲疑片刻，最後決定的說道：「好！你跟我來！」

二人繞過西跨院，來到桃花居後一片廣大的花園，園內樹木林立，中央聳立着一座竹樓，十分精緻，但由於年久失修，已經顯得有點破落不堪了。

這裡是宇文奇在童年時師兄妹經常結伴來玩的地方，此刻舊地重遊，景物依然，而心境全非了。

來到竹樓之前，樓門呀然而響，開門的是個顫巍巍的老頭子，宇文奇一眼認出，他就是以前看守花園的老胡，生平好酒，而量又不大，是以有酒必喝，每喝必醉，因此人人叫他爛酒胡（壺）。

快刀王五爛酒胡（壺）交代幾句，然後，又向宇文奇道：「三少爺，你先在這裡休息，我一定設法讓你與桃姑娘見面。」

宇文奇知道快刀王五對大師兄風雲劍客十分忠心，是以毫不懷疑，他隨爛酒胡（壺）走進屋內，在一個火盆旁邊坐下，與爛酒胡（壺）談些閒話，大年初一就這麼過去了。

天剛黑，門外閃過一道黑影，宇文奇立即問道：「誰？」

「我！」

是一個陌生的聲音，宇文奇正待再問，門口走進一個面孔頗為白淨的漢子，連忙躬身道：「我叫王恩，少夫人叫我來侍候你，三少爺有什麼事，儘管吩咐好了。」

「噢！你就是王恩！」

「是！是！」

「大師兄以前倒是常常提起你！」

「三少爺，你多教導。」

宇文奇對於辣手王恩在未來之前，腦子裡就存有幾分懷疑，此刻一見，使他更確定了自己的想法，因為他發覺王恩武功極高，而且心機深沉，要說他願意甘居人下為奴，委實難以令人相信？

現在宇文奇決定從王恩身上追查真正的兇手，於是他故作毫無心機的與王恩閒談起來，但當他們談到大師兄之死時，王恩一臉悲哀的表情，宇文奇看得出，那是故意做作，但他裝着未見，岔開話題，道：「很久沒來了，桃花坪是否有什麼改變？」

「桃花坪還是老樣子，只是人事變動太大了。」

「有什麼變動？」

辣手王恩，略一思索道：「變動的太多了，譬如這座花園，在數年前還是很整齊，如今却荒涼不堪，再者像孟家老店，昔日車水馬龍的盛況已經不復重見，如今却變成了男人玩樂的妓院……」

他提到孟家老店，宇文奇立即想起大師兄風雲劍客，於是問道：「聽說大師兄就死在那裡？」

辣手王恩神情悽然，十分激憤的說道：「是的，沒想到二少爺會為了一個不相干的妓女，竟會殘殺自己的至親骨肉！」

「那個妓女叫什麼名字？」

「紅菱，人長得不錯，由於聲音動聽，所以嫖客送她一個綽號叫『聲聲嬌』。」

「這倒是一個很香艷的名號，你能帶我去看看嗎？」

王恩爲難的道：「三少爺，那不是個好地方，你去幹什麽？」

宇文奇故作不懂的說道：「大師兄和二師兄都能去，爲什麽我不能去？」

「不，我是覺得那地方對於三少爺不適合，你一定要去我帶路就是，不過今天太晚了。」

王恩言語之間流露着無限關切，宇文奇不禁有點迷惑，暗忖，難道我的判斷錯誤，心裡雖然如此，嘴裡仍然說道：「好！明天再去吧！」

王恩躬身而去，天漸漸黑了，雪也停了，宇文奇走出門，在園中雪地上漫步，一面走一面想着殺死大師兄的眞兇，假如二師兄所言屬實，那麽眞正的兇手，可能是王恩和那個叫聲聲嬌的妓女了。

聲聲嬌他未見過，也不敢遽下斷言，而這王恩城府極深，武功又高，極爲可疑，只是一時難找線索，他該如何辦呢？

宇文奇正在想得出神，突聞一聲叱喝：「站住！」

聲音冷厲，令人怦然心動，以他目前的成就，竟然有人來到背後而不知，那麽來人的功夫之深，就不難想像了。

他本能的迅捷轉過身去，只見七八步遠的雪地上，站着一個全身皆白的人影，糢糢糊糊，像是一個幻影，唯一使他感到眞實的，是那冷厲而又尖銳的聲音，這聲音告訴他，來者是個女人。

宇文奇冷靜的問道：「你是誰？」

那白影不答，却以尖厲的口吻威嚇道：「限你卽刻離開此地，否則可別怪我對你不客氣！」

這聲音冰冷生硬，但宇文奇却已聽出她是師妹李桃紅，於是立卽喊道：「師妹，許久不見了，妳就這樣待客嗎？」

李桃紅冷冷一笑道：「這是你自找沒趣！」接着惡狠狠的又道：「你來幹什麽，受了誰的指使？」

宇文奇不想與師妹發生衝突，可是她那咄咄逼人的態度，却使他受不了，他想到以前的師妹是那麽天眞活潑，討人憐愛，心中越發的難以忍受，於是使氣的答道：「沒有人指使我，是我自己要來的，我來祭奠大師兄，看看師妹李桃紅，不料死的死了，活着的也迷失了本性。」

李桃紅聽得出宇文奇的聲音充滿激動，也充滿了眞情，可是近來的遭遇使她對每個人都不敢相信，她用懷疑保護自己，不許別人向她接近，當下充滿仇恨的道：「哼！弔祭？來看我？說得多好聽，我看用不着猫哭耗子，假慈悲啦！」

宇文奇覺得受了莫大的侮辱，激憤的道：「我什麽時候騙過了妳？」

宇文奇的話使李桃紅頗爲心動，可是她不願放棄對每個人的懷疑，好像放棄懷疑就會孤立無助，任人宰割似的，於是十分委屈的說道：「從前我是一個孤苦無依的人，不相信也得相信，結果我們被人趕出金龍堡，又殺死了我的丈夫，現在我是一個寡婦，他們以爲我好欺騙，哼，我再也不上當了。」

李桃紅的性情變得如此多疑，可見她的處境是多麽孤立，宇文奇不禁起了同情和憐憫之心，一種強烈而堅定的意念，決定儘力幫助她，他誠懇的道：「懷疑別人是一種痛苦，世間的人固然有好有壞，可是妳總不能認爲每一個接近妳的人都懷有惡意，我們一起長大，同師習藝，情同手足，沒有怨隙，妳有什麽理由不相信我？」

「因爲你是金龍老人古浩的得意弟子，風雷劍客古承論的師弟！」

宇文奇聽師妹李桃紅，竟敢直呼師父的名諱，不禁勃然大怒，厲聲喊道：「不錯，我是師父的弟子，難道妳不承認是他老人家的弟子？師妹，妳別忘記妳還是他的侄媳婦，也是他的外甥女，妳竟敢直呼師父的名諱，這是作弟子的態度嗎？眞沒想到妳變得如此狂妄，不可理喻！」

「住口！你竟敢教訓我！」

宇文奇不忍自幼一起長大的師妹變得如此瘋狂偏激，罔顧倫常，欺師滅祖，所以不計後果的把話說得十分激烈。

他以爲對方必會勃然憤怒，拔劍相向，或者是絕袂而去。

不料李桃紅靜立許久，忽然掩面哽咽道：「三師兄，你，你不公平！只知責備我，難道他們古家所爲都是對的，古承論殺死了我的丈夫，舅舅爲什麼不讓他爲我丈夫償命，還不是爲了侄子沒有兒子親？我這個侄媳婦更是外人，可是我不能罷休，三師兄你說，這究竟誰是誰非？你怪我不計親疏，冒犯長輩，你該知道這都是古承論一手所造成的啊！」

李桃紅的話，有血有淚，她的處境的確堪憐，如果是事實的話，他宇文奇也絕不能袖手不管可是事實並非如此，他不得不愼重的進一步解釋道：「師妹，我和大師兄，二師兄，以及妳的關係都是一樣，沒有遠近之別，我絕不會偏向誰，希望妳能冷靜的聽我幾句話！」

李桃紅默然不語，宇文奇接着說道：「第一點，師父離堡已經數月，迄今未回，他老人家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妳怎能怪他？」

李桃紅微微一愣，她似乎先前並沒有想到這一點。

宇文奇接下去又道：「第二點，人如果眞是二師兄殺的，待師父回來，必然會有公正的處斷

，不過希望妳冷靜的把經過告訴我，使我能進一步的了解！」

李桃紅固執道：「我說的就是實情，難道你到現在還不相信！」

「我總覺得這一件事不應該發生！」

「可是却發生了！」

「妳覺得二師兄眞的會殺死大師兄嗎？」

「難道我丈夫的屍體是假的不成？」

「不，二師兄告訴我說大師兄不過只受了輕傷！」

「可是我趕到孟家老店，我的丈夫已經僵臥在血泊裡。」

宇文奇凝思片刻，蹙額喃喃道：「一個說是輕傷，一個見到的是死屍，這中間會不會有甚麼文章？」

李桃紅瞪大眼睛道：「你是說兇手另有其人？」

宇文奇微微搖頭道：「我只是這樣揣想……」

「那麼古承論自己承認是兇手，你又如何解釋？」

「因爲他曾打了大師兄一鏢，大師兄却在他走後死了，一時找不出眞兇之後，他只好認罪！」

李桃紅冷笑道：「恐怕你爲二師兄脫罪的設想要枉費苦心了。」

李桃紅的話冷硬銳利，宇文奇裝作沒聽到，誠懇的道：「是的，我一人的力量不夠，希望師妹和我合作，使這樁不幸事件能夠早日水落石出，彼此間和平解決。」

李桃紅沒有開口，宇文奇接下去說道：「首先，妳要與金龍堡恢復來往，以行動向武林表示

金龍堡的門下，依然是精誠團結，然後……」

「然後呢？」

「然後與邛崍鐵扇翁的門下斷絕來往。」

李桃紅聽罷，突然悽厲的狂笑起來，說道：「那時只剩下我寡婦一人，孤苦無助，好任人擺佈是不是？哈哈，這種『解決』法，的確『和平』得很，可惜我丈夫屍骨未寒，大概要辜負你三師兄一番美意了。」

宇文奇眼看卽將好轉的情勢，現在又變了，急忙道：「師妹，妳且……」

「凡是與金龍堡有關係的人我一概不認，你要是再囉嗦下去，休怪我的寶劍不認識你！」

宇文奇平靜的道：「我不相信妳會如此，就像我不相信二師兄會殺死大師兄一樣的具有信心。」

李桃紅冷笑道：「就讓事實來證明吧！」

說着，倏見白影疾掠，劍光生寒，招演「風起雲湧」，驀向宇文奇當頭襲至。

這招「風起雲湧」是「風雲劍法」的起手式，乃金龍老人依照體質性格，專爲古承諭所特創，輕靈飄忽，變化莫測，宇文奇對這套劍法十分熟悉，以他目前的成就，實不難予以破解，再不濟亦可輕輕躲過。

但他既沒有破解，亦未躲避，只是昂然的挺立着，靜待劍光罩體。爲什麼？因爲心無愧怍，他不相信師妹李桃紅會狠下心來殺死他，同時他更了解，破解與躲避解決不了問題，相反的可能會使李桃紅對他更加誤會。

這時，一片寒光，飄忽的向他胸前捲去，襲至胸前僅有寸許之處，突然光芒一斂，倏的一偏

，從他的左臂上掠過，劃過一道血槽，鮮紅的血液，滴濺在雪地上。

宇文奇沒有動，有如一尊石像，傲然的挺立著，李桃紅駭然退後數步，寶劍慢慢的垂了下來，最後墜落在雪地上。

二人僵立了良久，終於李桃紅彷如惡夢方醒似的，驚問道：「三師兄，你傷得重嗎？」

宇文奇冷靜的道：「死不了！」

李桃紅顫抖着，抽泣起來，慢慢的走近宇文奇，道：「三師兄……」聲音哀怨，充滿愧悔。

宇文奇溫和的道：「師妹，妳不要難過，我不怪妳。」

「你爲什麼不還手呢？」

「那樣妳會對我更加誤會。」

「假如我眞的殺死你呢？」

「那也是我自找，怪不得誰。」

「三師兄，你爲什麼要這樣呢？你愈是這樣，我愈感到慚愧！」

李桃紅撕下一片衣襟，爲宇文奇裹住傷口，宇文奇又安慰道：「師妹，這不能怪妳，任何人處在這種環境，都會如此的。」

李桃紅更加慚愧了，她低下頭默然無語，宇文奇見她業已軟化，乘機說道：「現在師妹應該了解我了，希望妳能和我合作！」

李桃紅低啞而悽楚的道：「三師兄，你吩咐吧！」

「首先我想見見大師兄最後一面。」

「對事實有幫助嗎？」

宇文奇點頭道：「有的。」

二更將盡，夜闌人靜，而刺骨的寒意，隨着朔風浸膚如割，李桃紅環望四週，問道：「現在就去嗎？」

「是的，不過最好不要驚動別人。」

師兄妹一前一後，來到靈棚，棚內一燈如豆，隨風搖動，素幔飄拂，陰森逼人，只有一個守靈人，畏縮的歪在椅背上打盹。

宇文奇搶步上前，輕輕點了那人昏睡穴，李桃紅不解，愕然而視，他低聲道：「讓他多睡一會，方不致醒來誤事！」

宇文奇說着，走近靈棚中央的那口黑漆銅棺，雙手一搭，扣住棺蓋，略一用力，格格一陣輕響，棺蓋隨手而起，他將棺蓋放在一邊，然後舉起油燈，向棺內看去。

倏的一陣陰風，燈火一閃而熄，靈柵之內頓時變得漆黑一片，李桃紅不禁一凜，身不由主的靠近宇文奇。

宇文奇低聲禱祝道：「大師兄，小弟不是無故打擾你，只是覺得你死得寃枉，死得離奇，所以要查明原因，爲你報仇！」

宇文奇隨手自邊取出火摺子一抖，棚內驟然又亮了起來，他毫不怠慢，迅捷的解開死者的衣服，仔細的察看傷處。

風雲劍客古承訓全身傷痕，共有三處，右手腕部一處，看得出是鏢傷，背後有兩處，傷痕很小，但却是致命之處，這兩處不像刀劍傷，却似錐刺一類銳器所留之痕跡。

二人看罷，又很快的替死者將衣服穿好，把棺蓋上，李桃紅問道：「三師兄有什麼發現麼？」

宇文奇略一思索，說道：「二師兄只打了他一鏢，而且是對面打的，傷痕如何會有三處，而且有兩處是在背後，這是第一點可疑。」

李桃紅對他提出的疑問仍是將信將疑，因爲當時他們都不在場，誰知風雷劍客古承諭是否眞的只打出一鏢？宇文奇看得出她的神情，繼續說道：「背後兩處傷痕，不像暗器和刀劍所傷，而絕似遭受一種錐形兵刃所刺，同時也是眞正致命之處！」

這些傷痕李桃紅看在眼中已不止一次了，可是她從來就沒有想到過這個問題，現在經宇文奇一提醒，使她不得不相信三師兄所說的話的確不無道理了。

宇文奇繼續肯定的道：「師妹知道的，二師兄用的是劍，從未用過其它兵刃，而大師兄之死顯非死在劍下，這是最重要的關鍵，師妹在這桃花坪附近，妳可知道有誰使用錐刺一類的兵刃？」

李桃紅不禁一楞，似有所悟，但旋又一臉迷惑的自語道：「不可能是他呀？」

「師妹指誰？」

「我這桃花居內，只有一人使用的是分水峨嵋刺，不過他對大師兄和我都很忠心，怎麼會做出這種事呢？」

「是辣手王恩嗎？」

李桃紅一震，雙目圓睜，駭然問道：「怎麼？你已經知道？」

宇文奇搖搖頭道：「我不敢確定，不過此人很可疑！」

李桃紅搖搖頭道：「我總覺得王恩該不會做出這種事，因爲此人不但聰明能幹，機警過人，

而且一身武功與我們相差無幾，大師兄倚爲有力的一條膀臂，處處爲我們打算，時時爲我盡心，而我們夫婦待他也不薄，他憑什麼要下此毒手呢？」

宇文奇笑笑，說道：「從師妹極力爲他辯護這點，可見王恩這人定然善解人意，相當討人喜歡呢。」

李桃紅怫然道：「三師兄，你這是什麼意思？」

宇文奇坦然笑道：「沒有什麼，不過我覺得任何一條可疑的線索，都不能輕易放過。」

李桃紅沒有再開口，但她一臉怒意並未稍減，這時火摺子將盡，宇文奇隨手丟在地上，然後輕輕一嘆，心情沉重的走出靈棚。

□　□　□

宇文奇回到花園的竹樓內，和衣倒在床上蒙頭便睡，可是大師兄之死，始終在他腦子裡翻來覆去，使他無法入睡，朦朧中，他好像聽到一個輕微的腳步聲來到窗外伏下，他敏感的翻一下身，忽然微微發白的窗子上，居然映着一個黑色的人影。

他猛然一凜穿窗而出，却又不見一絲人影，甚至窗下一點脚印都沒有留下。

回到屋內，他更無法入睡了，直到天將破曉，才渾渾沌沌的睡去，一覺醒來，已經日上三竿，連忙起床迅速梳洗一番，恰好王恩送來早餐，四樣小菜，一大碗蓮子粥，另外一盤油炸糍粑。

這些食物十分清爽可口，宇文奇腹內正飢，一見之下，食慾大動，可是想到大師兄之死，他不由得多向王恩看了幾眼。

王恩儘量低着頭，塌拉着眼皮，好像在躲避宇文奇的目光，打了一聲招呼，即匆匆退去。

宇文奇最近連遭變故，又逢奇遇，經驗使他有一種敏銳觀察的能力，此刻，王恩的一切表現，已經引起了他的懷疑。

他遲疑的走近桌旁坐下，謹愼的拿起筷子低頭一聞，粥騰騰的熱氣，散發起一種奇異的香味，這香味雖然含着大量的粥香，可是却掩蓋不了另一種香味，這香味令人聞之欲睡。

現在他確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蓮子粥內，必然放有迷人藥物無疑，這藥物是誰放的，目的何在？

假如他的猜想不錯，這事必然與王恩有關，也就證明了大師兄之死王恩脫不了關係，這一切如果都是事實，那麼他應該採取何種態度？是立即擒住王恩加以審問？還是將計就計，看看王恩究竟還有什麼擧動？

立即採取行動，也許能使問題急轉直下，很快地弄個水落石出，可是王恩的武功不弱，如果翻臉動手，可能要費一番週折，再者，即使自己必操勝劵，而王恩也未必坦然承認，要是抵死不招，他宇文奇豈不落個恃強凌弱的罪嫌？

將計就計，靜以待變似較有利，可是他不明這藥物的性質，究竟是屬於烈性的斷腸毒藥，還是迷人心神的蒙汗之類？

尋思許久，不得要領，又不敢輕以身試，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不論毒性如何，他以裝死爲妙。

於是，他把蓮子粥倒在床後暗處，又把菜撥掉一些，用筷子攪得十分零亂，好像已經吃過似的，然後他又歪歪斜斜的倒在床上。

約有一盞茶的時間，門開了，進來的是王恩，宇文奇心裡有些緊張，因爲這是他第一次單獨

對敵，患得患失之心太重之故。

王恩一進門，雙目迅速的掠過屋內，他乾咳了一聲，見宇文奇歪在床上未動，又試探的問道：「三少爺吃過了嗎？」

這是一句廢話，他明明看見碗內空空的，却還要這樣問，豈非多此一舉，可是王恩有他的用意，他希望知道宇文奇是否眞的已經人事不知？

宇文奇雖然覺得有些緊張，可是他聽得出王恩的聲音也有些不正常，他極力鎭靜，這時王恩沒有走向桌旁，却向床邊靠近，注視良久，才深沉的道：「宇文奇，你不用裝死，我知道你並不曾中毒！」

宇文奇暗暗一楞，他自問做得乾淨俐落，絲毫不露痕跡，王恩如何能夠一眼識破，從這一點上看，他這個對手，的確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他想着，立即就要挺身而起，不料王恩却低沉的又道：「宇文奇，我並不想殺你，可是你的出現，使我的計劃完全落空，因此不得不取你性命！」

王恩說着，一指疾向宇文奇當胸點去，認穴準而且狠，這是心脈要穴，點中必死無疑，宇文奇豈能讓他得手？

這時，王恩一指將要着實，只見宇文奇倏的抬起手翻腕，一招「金絲纏腕」，疾扣對方腕脈，人也隨即挺身躍起。

變起倉促，措手不及，王恩右手脈手腕已被牢牢扣住，彷如一道鐵箍似的陷入肉內，全身一陣酸麻，功力盡失，幾乎忍受不住，但他是個自命不凡的人物，既然被制也不再掙扎，以免徒然受苦，不過他那雙敵視，仇恨的眼睛，依然閃灼着頑強，驃悍的神色，宇文奇問道：「你還有話

可說？」

王恩自知難逃宇文奇的掌握，多言無益，因而索性不開口，宇文奇問道：「既然沒有話說，那就老實的回答我幾個問題。」

王恩依舊默然無語，宇文奇諒他在白日之間逃不了，於是故作大方的放開了手，問道：「你我之間有仇嗎？」

王恩搖頭道：「沒有！」

「那麼你爲什麼要暗算我？」

王恩坦然答道：「因爲你破壞了我的計劃！」

宇文奇一愣，追問道：「那麼我大師兄之死，是你的傑作了？」

王恩連連搖頭道：「不，我曾想殺他，但是我沒有那樣做。」

宇文奇十分不解，問道：「爲什麼？」

王恩充滿仇恨的道：「如果我一刀殺死他，未免太便宜了他！」

「大師兄與你何仇，使你這樣恨他？」

「他使我痛苦一生，過着沒有希望的日子，難道我不該報仇嗎？」

王恩激動的暴哮着，像一頭憤怒的野豹，仇恨的瞪着宇文奇，忽然他眼圈紅紅的，竟然充滿淚水，又顯得無限悲哀、絕望，這是一個極度哀傷的象徵，如果沒有眞正傷心的事，是不會流露眞情的，要是宇文奇事先不知大師兄風雲劍客之死，他必然會爲之心動的。

但此刻險些身遭暗算，再加上大師兄之死，使他對王恩的表現不敢輕信，於是聲音略微緩和的道：「你能說得更詳細一點嗎？」

王恩思索了一下，說道：「我有一個表妹，叫楊玉芙，頗具資色，不諳武事，我們自幼一起長大，情感甚佳，而且互許終身……」

宇文奇覺得楊玉芙的名字甚熟，這個少女好像已經死去，於是問道：「楊玉芙好像已經死了吧？」

「是的，已經死了，你知道是怎麼死的？」

宇文奇迷惑的搖搖頭，王恩十分激動的又道：「他死得很可憐，是死在古承訓的手裡！」

「啊！」宇文奇甚感驚異，師父金龍老人對門下約束甚嚴，如何能容許大師兄在外胡作非爲，他覺得王恩的話，可能不實，於是懷疑的問道：「這話可靠嗎？」

「是的，千眞萬確，雖然他沒有親手殺死玉芙，可是比親手殺死她更殘忍！」

王恩的聲音有些顫抖，顯見他的內心是如何的悲憤，宇文奇仍是不解，問道：「你說楊玉芙死在大師兄之手，又說大師兄沒有親手殺死她，這豈不是前後矛盾？」

王恩極力的反駁道：「一點都不矛盾……」

話一出口，他覺得過分激烈，而未能說出重點，稍爲頓了一頓，凝思片刻，又道：「古承訓乘我離家習藝期間，利用金龍堡的聲威財勢以甜言蜜語誘姦了玉芙，而後玩膩了棄之不顧，而她是個極重情感，極端堅貞的少女，又不諳武事，自恨所遇非人，再也無顏苟活下去，於是自縊而死，這難道不是古承訓一手造成的嗎？」

「就這樣你要報仇嗎？」

「難道這還不夠嗎？」

宇文奇點頭道：「你要如何報復？」

王恩深沉的道：「他毀了我的希望——愛人，使我痛苦一生，我也要奪取他的妻子，使他痛苦一生，難道這不夠公平嗎？」

宇文奇對於王恩的話確有幾分可信，可是他不能因此放棄追查大師兄的死因，於是問道：「我大師兄之死，你該作何解釋？」

「古承訓是死在古承諭之手，與我何干？」

宇文奇不相信大師兄之死與他無關，立卽冷哼道：「你倒推得乾淨，二師兄僅向大師兄打了一鏢，傷在右腕不致於死，而背後又何來兩處傷痕，這兩處才是致命之處，你是第一個抵達現場之人，怎能說與你無干？」

王恩一怔，啞口無言，良久不知所對，神情驚疑，迷惑萬分，反問道：「你懷疑古承訓之死，是我所爲？」

「這令人不得不疑！」

王恩無可奈何的悽然道：「反正事已敗露，何在乎再背上一條人命？」

「那你就自我了斷吧！」

王恩臉色一凜，旋又堅決的搖頭道：「不，我不能這樣死！」

宇文奇譏諷道：「你怕死？」

王恩搖頭道：「不，我不甘心這樣死去！」

宇文奇不禁惑然，問道：「爲什麼？」

古恩誠懇的答道：「因爲我並不會殺死古承訓！」

「啊！」宇文奇更迷惑了，看王恩的表情，實非虛語，那麼殺害大師兄古承訓的兇手，究竟

是誰？這是一個難解的謎，宇文奇皺皺眉，說道：「既然你不承認殺人，宇文奇也不爲已甚，不過你潛伏桃花居，意圖不軌，有損金龍堡的聲譽，念你是個有血性的漢子，宇文奇給你一個公平的機會，拿出你的兵刄來，到外面去，此時花園之內，正好十分清靜，不會驚動閒人。」

王恩凝立當地，一動也不動，神情倏忽數變，宇文奇催促道：「走！」

可是王恩依然不動，最後說道：「王某放棄這個機會！」

宇文奇相信的問道：「難道你甘心就戮不成？」

王恩搖頭道：「不，我不相信你會殺死一個毫不反抗的人！」

宇文奇不禁暗驚，王恩竟然能夠斷定他不會對付一個毫不抵抗的人，這種觀察入微的能力，倒的確高人一等。

本來宇文奇準備對他懲治之後，放他一條生路，此刻却生了一種惺惺相惜之感，使他放棄了原來的想法，說道：「你走吧！」

王恩冷靜的道：「可是我並不感激你，也許有一天你會後悔！」

「宇文奇並不需別人感激，至於後悔不後悔，那也是我宇文奇自己一人的事，你走吧！」

王恩道：「宇文奇，我們雖然站在敵對的立場，可是王某人却非常佩服你！」

「本人說過，不需要別人的阿諛！」

王恩深沈的退出門去，雖然他是鬥敗而去，可是却無鬥敗之後的那種狼狽。

第三章　古店春色

時當辰初，積雪初溶，在這新年佳節，人們都在忙於拜年，孩子們則在雪地上追逐嬉戲的時候，而位於桃花坪中央的孟家老店之前，却來了一個英氣勃勃，衣着整齊的美少年。

孟家老店，昔日曾一度是個生意興隆的客棧，幾經滄桑，而今却成了男人留連忘返的艷窟，是誰家的紈袴子一大早就來尋花探柳？

那少年輕裘緩步，一搖三擺的走進大門，左右張望了一下，見有十餘間瓦房，構成一座常見的四合院，院內，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難道那些夜夜春宵的姑娘們，此刻還不曾起床。

那少年乾咳了一下，清脆的聲音震破了院中的寧靜，旋見左首廂房門簾起處，走出一個神色猥瑣，身材矮小的漢子，八字眉，三角眼，尖耳削腮，一臉諂笑，碎步迅速的迎了上來，招呼道：「公子爺，你老新年好！」

那少年哼了一聲，顯然對於這聲招呼不感興趣，而那漢子識趣的一打手勢，作了一個「請」的姿勢，隨着走向正中的客廳。

那個猥瑣的漢子，殷勤的搶上前來，忙着打起竹簾，少年大模大樣的走了進去。

客廳內，窗明几淨，纖塵不染，夠得上「整潔」二字，雖然在氣魄上顯得不夠豪華，但在這窮鄉僻壤裡能有這種淡雅而不粗俗的擺設也算難得，而這家的姑娘們，絕非一般的凡粉俗脂亦可想見，不然像風雲劍客古承訓那樣名重江湖的人物，何以會自甘下流？

這時，那個猥瑣的漢子，躬身問道：「公子爺！要那個姑娘來陪你？」

「在下是慕名而來，請姑娘們都出來見見吧！」

那漢子連聲應喏，碎步退出門去，立即扯着嗓子一聲喝么，叫道：「見客！」

那少年玉面微紅，有點侷促不安，不知是坐下好，還是站起好，終於他挺挺胸坐了下來，好像經過一番思考之後，胸有成竹似的。

約莫過了半盞茶的光景，一陣鶯聲燕語相繼傳來，門簾起處，走進了三個姑娘，穿着紅、紫、白、三種不同的衣服，艷麗、淡雅，對比分明。

那漢子隨後進來，連忙指着穿紅色衣裙的女子道：「她叫『紅菱』！」

這是個面如桃花，雙目流波，艷麗中帶有一股消魂蝕骨媚力的姑娘，風情萬種，秋波頻送，只可惜那秋波流轉中，隱含一種迷人的邪氣。

那漢子又指着穿紫衣的姑娘道：「這個名喚『紫燕』！」

這個姑娘嬌軀豐滿，細皮白肉，未語先笑，別有一種迷人之處，只是在她的身上却缺少一股秀逸之氣。

第三個一身衣着潔白神情堅毅冷淡的姑娘，雖沒有紅菱姑娘的風騷迷人，亦沒有紫燕的豐腴成熟，但却是目秀神清，沒有半點混濁之感，更難得的是混跡風塵，而無絲毫放蕩、輕佻的舉動，眞是名符其實的一朵「白蓮」，而這三人却有一共同之處，就是英華內歛，好像都具有一身不俗的武功。

那少年一一仔細品評之後，又問道：「就只這三位嗎？」

紅菱聞言，立即半掩朱唇，花枝顫動，咭咭的笑道：「喲！這位公子爺胃口倒不小，我們姐

妹三個還不夠侍候你嗎？難道要像皇帝一樣，非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不成？」

詞意粗俗，但却十分銳利，那少年微一皺眉，目光凌厲的望了過去，當即不甘示弱的道：「大爺雖沒有皇帝的命，可要享皇帝的福，只要大爺有錢，就不妨細挑細揀，又何止三宮六院七十二妃？」

紅菱急忙堆起一臉浪笑，說道：「喲！公子爺你可眞厲害，半點兒也不饒人，我們鄉下人村言俚語，衝撞了你，你就多包涵點吧！桃花坪地小，養不了許多人，裡裡外外就我們姊妹三人，公子爺，你就賞臉吧！」

那少年接道：「耳聞妳們這裡有一位叫『聲聲嬌』的姑娘，不知在不在？」

紅菱立即裝作羞人答答的低下頭，向那少年飛個媚眼，笑道：「那就是賤號，惹公子爺見笑了。」

那少年猛然一愣，臉露喜色，連道久仰，說道：「在下新春拜訪，就是衝着聲聲嬌三個字而來，就委屈妳陪陪在下吧！」

「謝謝公子爺的抬舉！」

紅菱說着，嬌軀靠了上來，那少年好像不習慣與女人過份接近，立即退後兩步，恰好站在右側的白蓮一反文靜的態度，膩聲的說道：「喲！公子爺你初來，我並沒有冒犯你，怎的沒把我白蓮放在眼內？」

白蓮說着，一臉醋意、哀怨，迅速的抓住那少年的手，塞進一個小小的紙團，弄得那少年不由一楞。

紅菱聞言，立即笑罵道：「小浪蹄子，妳才來幾天？就和姐姐爭風吃醋起來？」

說着，玉掌輕擧，就要向白蓮打去，而白蓮故作驚懼之態，乘機退後，求饒道：「好姐姐，妳就饒了我這一次吧！下次再也不敢了。」

遂拉起紫燕退出門去，那少年望着白蓮去後，不禁呆呆的出神，紅菱忙即醋意十足的嬌嗔道：「怎麼？剛剛相識，就想跳槽啦？」

「不。」

「那我們來談談吧？」

那少年起先還有點不安的感覺，此刻與紅菱單獨相處，却自然多了，紅菱拉他坐在椅子上，依偎着，情意款款的問道：「公子爺，你貴姓呀？」

「在下姓陸。」

「哦！陸大爺一向少見，在那兒發財？」

「家居潛山城內，日昨下鄉拜年，一到此就耳聞妳的大名，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妳呀！長得可眞漂亮！」

陸姓少年說着竟動起手來，在紅菱的香腮上狠狠的擰了一把，她則順勢鑽進他的懷裡。

紅菱在那少年的懷中搓揉着，嬌聲嬌氣的又嚷道：「你這人可眞壞，初見面就動手動脚的，難道不怕我打你？」

正鬧着，一個半老的女人打開簾子走進來，手裡端着一隻紅漆托盤，盤子裡放着一碟花生，一碟瓜子，紅菱從少年懷中坐起來，用手攏一攏鬢邊散亂的短髮，向那個半老的女人道：「媽！擱在那邊屋裡去吧，這裡怪涼的！」

那個半老的女人轉身欲去，紅菱却又喊道：「要孫山生個火盤！」

陸姓少年乘二人說話之間，迅速的打開手裡的紙團兒，用目一瞟，不禁大吃一驚。

原來那張小小的紙條上寫着：字奉宇文奇公子，拆開一看裡面寫着八個字：遇色謹防，見酒勿嘗。

宇文奇自問嬌飾得絲毫不露痕跡，她如何會知道他就是宇文奇？白蓮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女人？而示警的目的何在？

紅菱轉身拉起宇文奇，向右邊的廂房內走去，一面走一面問道：「潛山是個大地方，我一見就知道你是見過大世面的財神爺，你在那裡是不是經商？做些什麼生意？」

宇文奇發覺這個能說會道的女人，很喜歡盤根究底的盤問人，如果任由她這樣問下去，勢非使他宇文奇窮於應付不可，於是立即改變態度，學着唱戲般的念白道：「卿卿，妳這一猜，就猜錯了，小生幼讀詩書，無奈天資愚魯，屢試不第，妳呢？妳是那處人氏？」

「公子爺，你也猜上一猜！」

「小生猜妳是蘇杭人士，年方二八，還是個許看不許碰的小淸倌！對嗎？」

「嘻嘻，公子爺，你眞是個識情解趣之人！」

二人逗答着走進右廂房，房內佈置還算整齊，只是牆壁上幾幅粗俗的字畫，顯得不倫不類。

紅菱拉着宇文奇一直走到床邊坐下，膩在身上，宇文奇忘不了白蓮的警告，忙即推起紅菱，急中生智的問道：「妳這幅畫是什麼人送的？」

宇文奇說着走近字畫之前，紅菱心不在焉的漫應道：「是一個錢莊賬房先生的手筆！」

這幅畫既不是師法名家，亦無獨創的意境，粗劣得不堪入目，但宇文奇却附庸風雅的嘖嘖稱賞起來，不料紅菱却酸溜溜的說道：「有什麼好看？難道比人還好看嗎？」

宇文奇本來在逃避紅菱的糾纏，不意看出畫上寫着紫燕女史，於是故意嚷道：「不好看你爲什麼偷別人的畫，掛在自己的屋裡？」

「哎呀！誰偷那破爛紙兒？告訴你，這本來就是紫燕妹妹的房間，我可是住在那邊的！」

宇文奇裝着生氣的樣子道：「爲什麼不帶我到妳自己的房間裡去？不夠交情嗎？難道姑娘的香閨繡房，小生就去不得麼？」

紅菱情急的解釋道：「是去不得呀！」

宇文奇故作憤然，問道：「爲什麼？」

「那裡死過人呀！」

宇文奇愕然問道：「妳是說有人在那裡吊死？」

紅菱急道：「呸！不吉利，大年裡誰平白無故的上吊尋死？那個人是鏢打死的！」

宇文奇知道話已不露痕跡的轉入正題，毫不放鬆的追問道：「死的是什麼人？」

紅菱秋波流轉，似有所悟，旋故作委屈的道：「死的是桃花居的主人，鼎鼎大名的風雲劍客古承訓，古大爺看得起我們姐妹，常常來照顧我們，不料其弟風雷劍客古二爺醋勁大發，就一鏢把他打死，使我們姐妹平白的受了連累！」

雖然這是一件人命關天的大事，但宇文奇注意她的表情，並無絲毫驚恐，甚而還有些自得之色，這那是一個普通妓女應有的表現？於是又問道：「古二爺動手殺人的時候，妳在屋裡嗎？」

紅菱似已對宇文奇的話有了戒心，但她仍故作不解的回答道：「在屋裡，那時好怕人啊！古二爺像煞神似的不容古大爺還手，就打了一鏢，結果古大爺慘叫一聲，活活的被打死！」

「妳知道那一鏢打在什麼地方？」

「我害怕死了，那裡還敢看？等到外面有人進來的時候，我才看清古大爺滿身是血，已經斷了氣。」

紅菱說着靠了過來，有意無意之間舉手向宇文奇的肩上搭去，而他像怕被蛇吃着似的，連忙舉步閃開，紅菱視而不見的嗔怪道：「別再死呀！血呀的！儘談這些不吉利的事！我們來談談別的吧！」

說着又去拉宇文奇，他驚覺的又閃了開去，不料紅菱另一隻手持香帕，迅捷的向他臉上一拂，頓時一股異香衝入宇文奇的鼻孔，他便渾渾噩噩的倒了下去。

紅菱玉臂輕舒，把他倒下的身體接住，抱到牀上，一陣得意的浪笑道：「宇文奇你想在我楊花仙子的面前耍花槍，還早得很呢！」

不料她話聲剛落，那個猥瑣的漢子在門外喊道：「紅姑娘，有熟客！」

紅菱忙把宇文奇用被蓋住，低聲的說道：「乖乖的睡吧！晚上姐姐再來陪你！」

說着身輕如燕的走出門去，屋內只留下一片岑寂。

□ □ □

時屆三更，夜闌人靜，孟家老店右廂房之內，一燈燦然，閃閃生輝，紅菱雙頰微酡，眉似籠烟，氣息急促，神情冶蕩，柳腰款擺，纖手輕移，霎時寬衣解帶，情急的鑽入錦被之內，饑渴的抱住那個早睡之人。

而那人好像被驚醒了似的，身體一翻，夢囈的說道：「怎麼這樣晚才睡？」

言下之意，充滿了憐惜，紅菱委屈的道：「還不是那個老不死，死纏不放！不然，大冷天誰到這三更半夜的還不睡覺？」

紅菱雙手不老實起來，那個男人說道：「紅姐姐，我好像全身無力，這該多掃興啊！」

「你大概是太累了，讓姐姐給你一點提神的藥！」

紅菱玉臂舒展，輕輕的在自己的綉花荷包內取出一粒藥丸，啣在自己香唇之內，然後把嘴湊了上去。

那男人溫馴的迎了上去，雙唇相接，紅菱像一隻發性的毒蛇，緊緊的纏了過去，同時嬌喘道：「寃家，快些把藥吞下，一會兒你就會精神百倍，力大無窮了！」

那男人軟弱無力，只好曲意逢迎，雙手摟住纖腰，用力一翻，順手把那隻精緻的荷包拖了過來，輕輕打開，掏出了另一粒藥丸，小心的藏在手心之內，同時愛憐的說道：「紅姐姐，妳冷嗎？」

「嗯！抱得緊一點！」

紅菱把頭緊偎在那男人的臉上，那男人迅捷的把藥丸塞入口內，他立覺喉頭生津，精神漸漸清爽，四肢舒暢，力氣盡復，但他却故作情急的說道：「這樣睡不好，讓我脫掉衣吧！」

「讓我來替你脫吧！」

「不，不，妳千萬別着了涼。」

那男人站了起來，四肢舒展，深深的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氣，倏的把錦被一掀，紅菱赤裸裸的艷軀立時暴露無遺，縮作一團，嬌呼道：「缺德鬼，不怕人家凍着了？」

那男人迅速的運指連點，紅菱輕顫了一下，再也動彈不得，這時她才如夢初醒，驚恐的問道：「你？……」

那男人冷笑道：「讓清冷的空氣壓制一下妳的慾火，豈不大有裨益？」

「宇文奇我低估了你。」

「可是現在已經遲了。」

紅菱的熱情，隨着這突然的變化冷了下來，沒有驚惶，沒有敵意，平靜的說道：「宇文奇，我很佩服你。」

「妳不要忘記我們站在敵對的立場！」

紅菱頹然，宛如一隻被捕的狐狸，低頭道：「你要怎樣？」

宇文奇道：「只要妳老實的回答我幾個問題，本少俠絕不殺妳！」

「你問吧！」

宇文奇思索了一下，紅菱又道：「宇文奇，你要是男子漢大丈夫，就應該把被子給我蓋上！」

宇文奇道：「好！我明知這是激將法，却甘願上當。」

說着，他拉被蓋在紅菱的身上，又問道：「妳究竟叫什麼名字？」

紅菱答道：「楊花仙子季小梅！」

「啊！原來妳就是那個艷名高熾，人盡可夫的楊花仙子！眞是久仰了！那麼那化名來此，高張艷幟，目的何在？」

「這個恕難作答，不過我想你應該已經知道。」

宇文奇追問道：「那麼我大師兄風雲劍客之死，是妳的傑作了？」

楊花仙子季小梅不答反問道：「你以爲呢？」

宇文奇來回踱了兩步，微一思索，說道：「依據各種判斷，你應該無法逃避嫌疑！」

楊花仙季小梅冷笑道：「那麼你這番問話似乎是多餘的了。」

「本俠行事，一定要弄得明明白白，妳是受何人指使的？」

楊花仙子季小梅，搖頭道：「這個恕難作答。」

宇文奇冷冷的說道：「假如妳是不知！那倒情有可原，本少俠絕不爲難妳，如果妳是故意放刁施賴，那妳就想錯了。」

楊花仙子一凜，默然的偏過頭去，宇文奇又道：「妳應瞭解本俠光臨貴店的目的和決心，難道妳想敬酒不吃，吃罰酒不成？」

話中之意，非常顯明，那就是說：如果妳楊花仙子不乾脆，本俠只有強逼了。

她楊花仙子是明白人，這一點應該看得出來，而且事實的演變，沒有絲毫轉圜的餘地，爲了光棍不吃眼前虧，她頹然嘆道：「你要我說什麼呢？」

「本俠只問你，受何人指示？」

楊花仙子季小梅略一遲疑，答道：「沒有人指使我，是我自己的本意。」

宇文奇冷哼一聲，說道：「妳以爲本俠是三尺童子？」

楊花仙子季小梅默然無語了，宇文奇又道：「給妳機會，妳不知把握，那就怪不得本俠無情了。」

宇文奇走近床邊，楊花仙子季小梅，不由打個冷戰，連忙說道：「好吧！我就告訴你好了。」

「早該如此了。」

楊花仙子雙目向窗外看了一下，面露驚懼之色，低低的說道：「我是受了天威……哎喲！」

倏的一道黑光，電射而入，楊花仙子季小梅慘叫一聲，話卽中斷，宇文奇無暇察看她的生死，立卽人如旋風似的破窗而出，只見一個迅捷的黑影飛身上房。

情急中他打出一隻金龍鏢，同時縱身撲去，不料那黑影還沒有飛上屋簷，卽慘嗥一聲，嗒然墜地，他搶步過去，那人一鏢穿心已經斷氣，死者原是那個半老的女人。

宇文奇不由一愣，忖道：那人的功力不弱，何以會經不起一鏢？但他不知道目下他的功力已經具有相當的火候，卽使列入江湖一流高手亦當之無愧。試想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如何能承受得起？

搜查死者身上，沒有一點可尋的線索，不得已他又迅速的飛奔進屋，可是屋內空空如也，那裡還有楊花仙子的踪影？

宇文奇進出之間，時間非常短暫，而楊花仙子季小梅竟然不見了，她到那裡去了？以他宇文奇一身造詣，何以絲毫沒有察覺？

假如說楊花仙子季小梅是自己逃走，那是誰也不會相信，因爲她已受傷，不論傷勢輕重，絕不可能毫無一點聲息，何況她的衣裙還留在屋裡？

如果說是被別人救走，則頗有可能，不過這人能帶着一個大人毫無聲息的在一瞬之間遁去，其成就之高，簡直令人不敢想像，既然有這麼高的武功，爲什麼不與他宇文奇一戰，而悄然溜走？

這的確令人難解，太難解了。

宇文奇苦思之間，忽然神色一凜，穿窗而出，身形未穩，倏見嗖嗖自屋上飛下三條人影，二黑一白，異常分明，着黑色勁裝的快刀王五，辣手王恩，着白衣者，是風雲劍客古承訓的未亡人

，他宇文奇的師妹李桃紅。

快刀王五忙關切的問道：「三少爺，可有線索？」

宇文奇隨把一切經過敍述一遍，只聽得李桃紅咬牙切齒，狠聲道：「讓那個騷狐狸逃掉，眞太便宜她了。」

宇文奇接道：「她只是受人驅策的工具而已，幕後的主使者却另有其人！」

快刀王五立即問道：「楊花仙子受傷之前曾供出『天威』二字，究係人名還是地名？」

宇文奇搖搖頭，道：「不知道，不過他們的目的很顯然的是在對付金龍堡，此番受挫必然不會甘休，要是捲土重來，二師兄不明內情，金龍堡危矣。」

快刀王五急道：「那怎麼辦？」

宇文奇正容道：「是非已明，雙方已無仇恨存在，而金龍堡與桃花居，分則偕亡，合則大有可爲，何況二者原係一家，爲什麼要互相視如仇人？」

李桃紅道：「既然二師兄不是兇手，我根本對他沒有成見！」

「那樣更好，我以爲師妹盡快的把桃花居交代一下，立即將大師兄的屍體移往金龍堡安葬，落葉歸根，那裡才是他長眠的地方，同時將主要人馬齊集金龍堡，協助二師兄加強防守，以免爲敵所乘，師妹以爲如何？」

「一切悉聽吩咐。」

「那麼師父就會安心了。」

宇文奇說着把視線又向一直未開口的王恩投了過去，說道：「王兄有何打算？」

王恩平靜的說道：「金龍堡與桃花居都不是我應該停留的地方，可是我却不願馬上離去。」

宇文奇微微一愕，頗感詫異問道：「爲什麼？」

王恩解釋道：「風雲劍客古承訓已死，仇恨全消，再說當初玉芙之死，她自己也應負一半責任，不能全怪別人；要是她對我的愛堅貞不移，這件事就不會發生，所以現在我已醒悟過來，覺得她根本就沒有眞的愛我，我爲什麼還要爲情所苦？」

這些話頗爲理智，宇文奇對王恩的轉變衷心的感到無限敬佩，但是他有一點不明白，什麼事使他轉變得這樣快？

王恩是個善於察顏觀色之人，對於宇文奇的懷疑，立即看了出來，說道：「三少爺，對我的話懷疑嗎？」

宇文奇當下玉臉一紅，頗爲尷尬，王恩接着又道：「其實這也不能怪你，任誰都會如此，我之所以突然轉變，主要的是受了三少爺你的感召，再者我覺得桃花居與金龍堡的人都是俠義之士，在此需要人的時候，良知告訴我，不能一走了之，同時蒙李故娘不究既往，我才決心厚顏留下來。」

言詞之間，頗盡情理，不過宇文奇覺得王恩的留下，主要的還是爲了師妹李桃紅。

如果大師兄不死，王恩的存在，當然是多餘的，同時還可能增加他們夫婦之間的裂痕。

而今大師兄新故，師妹形單影孤，她原本對王恩的印象不惡，留下他對師妹多少有點鼓舞作用。

不過，這是他們之間的情感問題，別人是無法左右的，要是師妹同意王恩留下，他一個局外人，又能說些有什麼？

王恩的話雖然使人相信，可是這事關係太大，必須師妹親自決定，他才能相信。於是他把視

線凝注在李桃紅的臉上，問道：「師妹，是這樣的嗎？」

李桃紅略嫌清瘦的臉上，微微一熱，點頭道：「是的。」

王恩的話證實之後，宇文奇始放下心來，遂向院子四周房舍掃了一眼，岔開話題，說道：「現在賊人已逃，請各位助我搜查一下，看有沒有可循的線索。」

三人同時應喏，立即採取行動，不久就將裡裡外外搜查了一遍，可是四個人誰也沒有查到一點可疑之物。

這時，四更將盡，風疾夜寒，四人在院中聚集，快刀王五說道：「這些臭婊子倒做得乾淨利落。」

李桃紅道：「我們回去休息，明天再說吧！」

衆人首肯，相繼騰身竄上房子，直向桃花居而去。

霎時出了桃花坪，忽見桃花居一片火光冲天，火舌吞吐，黑煙飛竄，劈劈啪啪之聲，不絕於耳。

李桃紅當下驚叫一聲，瘋狂疾奔，宇文奇等亦緊緊相隨。

不到半盞茶的光景，四人趕到桃花居，然而勁疾的夜風使火勢更形肆虐，已把整個桃花居，捲入一片火海之中，李桃紅哀號着直向火中撲去，宇文奇一把將她拉住，沉聲說道：「冷靜一點。」

李桃紅依然瘋狂的掙扎着，說道：「不要拉我，不要拉我！」

掙不脫，李桃紅向地上一坐大哭起來，哭！是悲哀的極度表現，尤其是女人，在悲哀的時候，就會藉哭來發洩心中的積淤，不過，師妹如此悲傷，今夜他還是生平第一次見到。

王恩和王五未等吩咐，即分別向左右馳去，不久匆匆轉回，同時後面還跟着爛酒胡（壺），宇文奇未等他走近，即忙問道：「情形怎麼樣？」

快刀王五氣極敗壞的答道：「一切都完了。」

宇文奇追問道：「怎麼起火的？」

快刀王五道：「不知道。」

說着向後面的爛酒胡（壺）指了一指，又道：「問他吧！」

三人相繼走近，但爛酒胡（壺）已經累得說不出話來，稍停，宇文奇向他問道：「你知道怎麼起火的？」

爛酒胡（壺）搖搖頭道：「這可不知。」

「可有什麼發現？」

爛酒胡（壺）想了一想，說道：「沒有發現什麼？不過在我發覺火勢起來，倉促逃命時，看見由後園裡跑出來十幾個人。」

宇文奇劍眉微皺，急問道：「你認識嗎？」

爛酒胡（壺）搖搖頭，說道：「那些人行動很快，又是黑夜，我根本就沒有辦法認出是誰。」

宇文奇猛然一凜，向衆人道：「不好，金龍堡此刻恐怕也已陷入危急之中了！」

快刀王五和辣手王恩神情同時一緊，驚問道：「那怎麼辦？」

宇文奇向師妹李桃紅看了一眼，然後毅然決然的對二人道：「這裡就煩請二位偏勞一下，一

切查點之後，趕快馳援金龍堡，在下先走一步了。」

二人唯唯應諾，宇文奇轉身疾馳而去，趕到金龍堡的時候，天已大亮，他匆匆進堡，見一切平靜如恆，並沒有絲毫異兆，心中不由暗忖：難道我的推測錯了？

正當懷疑之際，風雷劍客古承論走了出來，老遠就興奮的叫道：「奇弟！」

宇文奇忙即應了一聲，飛步上前，急問道：「二師兄，堡內沒事吧？」

風雷劍客古承論微微一楞，道：「沒有事。」

宇文奇雙眉微蹙，喃然自語道：「難道我眞的推測錯了！」

風雷劍客古承論愕然問道：「三師弟，這話從何說起？」

宇文奇搖搖頭道：「沒有什麼，只是小弟過分緊張而已。」

風雷劍客古承論問道：「大師兄死的眞象，弄清楚了沒有？」

宇文奇點點頭道：「大師兄是死在楊花仙子李小梅的手裡，就是那個叫聲聲嬌的妓女。」

風雷劍客古承論當下十分欣幸，自己的罪名總算洗脫了，因之對這位三師弟更有一份說不出的親切和感激，於是說道：「奇弟，我眞不知應該怎麼樣謝你呢！」

宇文奇懇摯的道：「二師兄說這種話，那就太見外了。」

風雷劍客古承論豪爽的笑道：「是的，爲兄就不謝你了。」

說着，他笑聲一斂，問道：「師妹可肯原諒爲兄？」

宇文奇道：「你沒有殺人，爲什麼要她原諒？」

風雷劍客古承論，臉上一陣悽然，低聲道：「大師兄之死，因我而起，是以爲兄的內心裡，總有一份難以形容的歉疚。」

宇文奇立即搖頭反駁道：「楊花仙子李小梅受人驅使，圖謀金龍堡已久，即使二師兄不與大師兄發生衝突，也會出事的，只是遲早而已。」

風雷劍客古承論當下憤然問道：「楊花仙子李小梅呢？」

宇文奇道：「那女人狡猾得很，讓她逃了，同時桃花居也被他們一把火燒得片瓦無存。」

風雷劍客古承論猛然一震，急問道：「師妹呢？」

宇文奇道：「我讓王五和王恩陪她料理一切之後，儘快的趕回堡來，我因爲不放心，所以先趕了回來。」

風雷劍客古承論對這位師弟，不禁敬佩萬分，二人說着，已經走進內院，宇文奇向師母問安之後，即回到逸情軒中。

數夜的疲勞，此刻一齊襲來，他不由自主的倒在床上，不久即潛然睡去。

夢中，他夢見了師父，夢見了陸陵老夫子，也夢見了和師兄妹一起練武，忽然他又看見丫環綠梅慢慢走來。

對於綠梅這個丫環，他多少有點好感，這好感是起於綠梅對他的殷勤照顧，而非男女之間的私情。

一覺醒來，太陽已經西斜，他忽然想起師妹李桃紅是否歸來的事，於是一跳下床，略加梳洗，即匆忙的向前院趕去。

不料當他衝出逸情軒之時，突聞一聲女人驚叫，他猛然一楞，旋見一個丫環面色發白，驚恐的倚着牆壁，而這丫環不是別人，卻正是屢次對他表示好感的綠梅，於是他關切地問道：「綠梅，妳不舒服嗎？」

綠梅驚惶甫定，捧心嬌嗔的瞪了他一眼，佯怒道：「三少爺，你把我嚇死了！」

宇文奇一楞，問道：「妳有什麼事嗎？」

綠梅當下充滿哀怨的凝視他道：「沒有什麼事，就不能來看看你嗎？」

宇文奇玉臉微紅，把視線移開，說道：「當然可以，只是我現在很忙……。」

他覺得綠梅有點變了，以前雖然對他默默含情，處處表示好感，但是那情感是含蓄的，從未逾越過主僕之間的藩籬，而今天的表現，使他有點驚疑，也許是他從未把她看作丫環所致。

站在人與人之間的立場，這原是無可厚非的，要是以主僕的關係來衡量，那就有點過分了，不過嚴格的說起來，他並不能算主人，金龍堡上下人等，之所以稱他「三少爺」，那完全是對他的尊敬，其實他孤苦伶仃的一個人，甚至連個屬於自己的家都沒有，那裡有半點少爺的身分？因之綠梅此刻對他的態度，並沒有感到有什麼不對，而使他微感不安的，則是彼此均為少年，單獨相處，在心理上總有點彆扭，這感覺不是討厭，而是羞赧。

綠梅默然深沉的凝視着他，幽怨的雙眸中，水汪汪的儲滿了深情，好像有千言萬語似的，需要傾訴。

宇文奇低聲道：「前幾天妳不是說有話要和我說嗎？」

綠梅嬌怯怯的道：「是的。」

宇文奇道：「什麼事？」

綠梅欲言又止，沉默片刻，宇文奇鼓勵道：「沒有關係，儘管說 吧！」

綠梅向四周看了一看，侷促不安的道：「三少爺……」

話只說了半截，綠梅又低下頭來，宇文奇心裡一陣溫暖，頗為激動的說道：「綠梅，我瞭解

妳的心意，可惜我……」

宇文奇的話剛說一半，却為一陣緊促的脚步聲打斷，猛抬頭驟見董平自花園門口驚惶的跑來，他當下一凜，迎了上去，急問道：「有什麼事？」

董平急道：「堡主夫人突然病重，請你趕快去。」

宇文奇詫異的問道：「早晨不是還很好嗎？」

董平搖頭道：「不知道為什麼突然病重。」

二人當卽向前院趕去，宇文奇臨去之際，回首一看，已不見綠梅的人影。

對於師母的病，宇文奇異常關心，因為他自幼卽無父母，一切生活完全依靠師母照顧，說得更切實一點，師母對他愛逾己出，就是親生母親也不過如此，此刻驚聞之下，那還有心思去管綠梅的事？

倉促之間，二人奔進內院，忽聞老夫人房內響起一片哀號，他陡然一驚，飛步搶入，只見師母面呈紫醬色，雙目圓睜，牙關緊咬，雙手抓心，狀極痛苦的已經氣絕，二師兄風雷劍客古承諭，師妹李桃紅，和丫環們跪在床邊，撫屍哀號，嚷成一片，此景此情，宇文奇也禁不住哀傷的放聲痛哭起來。

一陣大哭之後，心中的悲哀稍釋，他覺得哭不是辦法，更重要的是如何善後。

他抬起頭來，他勸止師兄和師妹，當他的視線再度注視師母的死狀時，不禁震驚不已，因為他發覺師母好像是中了劇毒，而不像病死。

他俯過身去，把師母的雙目用手合上，頭部稍微一動，嘴角流出烏黑的血來，這事實更證明了他的懷疑。

宇文奇迅速把血跡拭去，直起腰來，正好總管古柏年與董平走了進來，他忙卽說道：「柏叔叔，請你與董平酌量着處理後事吧！」

總管古柏年爲金龍老人古浩的堂弟，他們師兄妹，一向都是這樣稱呼他。這時二人首肯，他與二師兄師妹三人一齊向花園中逸情軒走去。

途中，宇文奇無限悲哀的說道：「沒有想到這批賊子，竟然對一個不諳武功的老夫人下毒手！」

李桃紅驚疑的問道：「你是說師母之死與大師兄之死有關？」

宇文奇道：「不但是有關，而且可以說是一件事，因爲敵人的陰謀在消滅金龍堡。」

風雷劍客古承諭驚問道：「奇弟以爲我們應該如何對付？」

宇文奇道：「讓我們到花園中去細細商議吧！」

第四章　曙光一線

金龍堡內上上下下都在忙着辦理喪事，尤其是宇文奇前前後後的跑個不停，但却未見風雷劍客和金龍八將等人。

此刻，天色已黑，宇文奇走進靈棚，見師妹和幾個丫環守在那裡，他問道：「師母死之前，誰在房內？」

綠梅悲哀的說道：「秋菊。」

這時秋菊抬起頭來，宇文奇問道：「師母死前，可曾吃過什麼東西？」

秋菊道：「吃過。」

宇文奇情急的問道：「吃的什麼？」

秋菊有點怯怯的答道：「蓮子粥！」

「什麼人養的？」

「掌灶的杜老頭。」

宇文奇迷惑了，杜老頭自他有記憶起就在金龍堡掌灶，忠心誠實，甚得堡主歡心，按說是不應該有問題的，可是他離開金龍堡四個多月，這期間誰能擔保沒有變化呢？

宇文奇來到西跨院，這裡是廚房和儲存糧食的地方，偏僻、寂靜，他看見掌灶的杜老頭，嘴啣旱烟袋，神情木呆的坐在廚房門口的石墩上，慘淡的燈光由屋內射出，把杜老頭的影子拖得長

長的。

腳步聲把杜老頭從沉默中驚醒，他默默的看了一眼，當他發現來者是宇文奇的時候，頗爲詫異的說道：「啊！三少爺是你！」

宇文奇應了一聲走近他，在另一個石墩上坐下，這情形立卽使杜老頭感到意外，於是帶着懷疑的口氣道：「三少爺很久沒有來玩了吧？」

宇文奇道：「是的，已經有四個多月了？」

「今晚有什麽事嗎？」

宇文奇道：「是的，我有點疑問，想請教請教。」

杜老頭微微一愕，宇文奇接着又道：「我覺得師母死得很可疑，你的看法如何？」

杜老頭深深的吸了一口烟，又慢慢的吐出來，然後低沉的道：「是的，很可疑。」

宇文奇道：「據說師母在死之前，曾經吃了一碗蓮子粥，不知是否有這回事情。」

杜老頭道：「老夫人吃沒吃，老朽不敢說，不過老朽確曾煑了一碗蓮子粥，交秋菊端去的，怎麽，粥有什麽問題？」

宇文奇悲哀的道：「是的，據說師母是吃了蓮子粥之後，才突然痛苦死去的。」

杜老頭陡然一驚，問道：「那麽說粥內有毒了？」

宇文奇肯定的道：「是的，有毒！而且毒性非常劇烈，你可知是什麽人下的毒？」

杜老頭猛然一悚，情急的道：「三少爺以爲是老朽所爲？」

宇文奇耐心的解釋道：「你做好之後由秋菊端去，這中間只經過你們兩個人，秋菊沒有下毒，你想下毒之人是誰呢？」

這話頗有道理，弄得杜老頭無言以對，半晌他始委屈的說道：「三少爺，你這樣說老朽就百口莫辯了，不過我想請問你一句，我老杜與老夫人無仇無恨，我爲什麽要毒害她老人家？再說幾十年來承堡主及夫人的照顧，使得我一家大小衣食無虞，感恩尙嫌不及，那裡還會去作這種傷天害理之事？」

杜老頭的神情激憤，言辭懇摯，好像句句都是實言，使宇文奇的懷疑消除不少，因之解釋道：「我並沒有說你老就是毒害師母的兇手，只是我覺得必須從根本查起，你可曾發現有可疑之人？」

杜老頭的氣憤稍平，肯定的說道：「沒有，自始至終，都沒有一個人來此。」至此，已沒有什麽可問，他不由有些失望，覺得再待下去也屬多餘，於是起身告辭，直向內院跑去。

這時，二更將盡，人們都已就寢，院內一片靜寂，只有靈棚內一燈如豆隨着晚風搖曳不定。

他走進靈棚，見二師兄與師妹李桃紅還守在靈側，其他的丫環們都已睡去，他向師妹李桃紅道：「師妹，秋菊呢？」

李桃紅道：「大概已經睡了。」

宇文奇低聲道：「妳快把她喊起來。」

李桃紅一凜，驚問道：「有什麽發現嗎？」

宇文奇道：「現在還沒有證實。」

李桃紅匆匆而去，風雷劍客古承諭問道：「奇弟，你發現了什麽？」

宇文奇遂低聲的把詢問杜老頭的經過簡要的敘述一遍，同時又把自己的懷疑說了出來。

二人說話之間，李桃紅張惶的跑囘來，氣息急促的說道：「三師兄，不好，秋菊不見了。」

這個突然的變化，宇文奇根本沒有想到秋菊會逃走，這突變說明秋菊不啻說明了她是畏罪而逃了。

宇文奇楞了楞之後，旋即說道：「二師兄，儘速派人追捕秋菊，同時加強巡邏。」

說罷，他像一溜青烟似的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夜，靜悄悄的，浸沉在一片酷寒之中。

□ □ □

金龍堡後的山坡上，有一座山神廟，依山面南，建築得頗爲雄偉，只是年久失修，又無僧侶主持，是以業已破爛不堪，但在夜色朦朧中，依然顯得氣象萬千，頗爲莊嚴。

此刻，正值三更時分，由廟頂上的破洞裡，洩下一縷微弱的光芒，照着面目骯髒，蛛網盤結的神像身上，黑糊糊的一個個像鬼魅似的坐在黑暗中，也照着神龕前面的一小小人影。

只見那人跪在神像面前，低泣道：「菩薩，請你保佑，我沒有毒害老夫人，他們說三少爺要殺我，爲老夫人報仇！菩薩！請你保佑我，我沒有毒害老夫人啊……」

聲音哀絕，泣不成聲，任誰聽了都會油然泛起同情之心，忽然，一陣寒風掃入，掀起一片沙塵，那人猛然打了一個寒顫，泣求道：「菩薩，保佑我，我沒有害人啊！菩薩保佑我！」

倏地，自黑暗處走出一個黑影，那人駭然失措的向後連退數步，驚惶的問道：「你是誰？」

那黑影慢慢的說道：「秋菊，妳不認識我了嗎？」

「啊！老夫人妳沒有死？」

那黑影道：「不，我已經死了，但是我不明白妳爲什麼要毒害我？從小我把妳帶大，把妳當作自己的子女看待，妳爲什麼要對我下此毒手？」

聲音由緩而快，由平和而悽厲，越說越激動，好像十分沉痛似的，秋菊顫抖着否認道：「老夫人，眞的我沒有害妳，眞的沒有啊！」

那黑影冷哼一聲道：「蓮子粥是妳端的，我吃了之後就痛苦的死去，不是妳是誰？」

秋菊顫抖着說道：「老夫人，我眞的沒有害妳啊！」

那黑影慢慢的一步一步向秋菊逼去，冷森森的說道：「妳照實說吧，只要妳說出是受誰的指使，我就會原諒妳。」

秋菊驚駭萬狀的向後直退，哀求道：「老夫人，我眞的沒有毒害妳啊！妳就是要我的命，我也不知道啊！」

那黑影似乎微微一楞，不相信的問道：「既然妳沒有毒害我，妳爲什麼半夜裡跑到這裡來？」

秋菊立即解釋道：「我怕三少爺會殺害我啊。」

「三少爺爲什麼要殺妳？」

秋菊顫聲道：「綠梅告訴我，三少爺硬說是我用毒害死老夫人，他正在拿着刀找我，要是我不趕快跑，他就會殺我，所以我才到這裡來求菩薩保佑！」

「這話是眞的？」

秋菊道：「眞的！」

那黑影又道：「既然妳沒有害我，我也不會害妳，不要怕，到這裡來吧！」

秋菊疑懼的沒有行動，那黑影這時冷哼道：「這就證明妳在欺騙我。」

秋菊惶急的道：「不，不，完全是實話。」

那黑影冷厲的說道：「妳害死了我還想撒謊逃避，可是妳逃不過我的眼睛，現在我就要妳來償命。」

說着伸出兩隻黑手，向秋菊抓去，而秋菊失聲的驚叫着癱瘓在地上，昏了過去，嘴裡仍在不停的喃喃說道：「老夫人，我沒有毒害妳，菩薩保佑啊！三少爺別殺我，我沒有毒害老夫人啊！」

那黑影楞了一下，俯下身去，把秋菊扶了起來，略一推拏，又醒了過來，她還是不停的說道：「我沒有害人，菩薩保佑……」

那黑影溫和的道：「秋菊，妳醒醒，看我是誰？」

「啊！你？……三少爺！你不要殺我，我求你不要殺我，我眞的沒有毒害老夫人啊！……」

秋菊驚惶的掙扎着，那黑影原是宇文奇所喬裝，他見秋菊的恐懼之狀，心中大爲不忍，忙卽解釋道：「秋菊，我並沒有要殺妳，平白無故的我爲什麼要殺妳？」

秋菊不敢相信的問道：「你不是說我毒死老夫人的嗎？」

宇文奇搖頭道：「我幾時說的？」

秋菊圓睜雙眸，懷疑的又問道：「那你眞的不殺我了？」

宇文奇點點道：「眞的。」

秋菊面露希望的光彩，但旋又低聲自語道：「綠梅姐爲什麼要嚇我呢？」

綠梅和秋菊，都是堡主夫人身邊的丫環，綠梅較大，秋菊較小，現在也不過十四五歲，嚴格的說，她還是一個孩子，遭此恫嚇，當然驚恐萬分，惶亂無主。

從秋菊的言行看，她是無罪的，同時更可以確定，這一切都是綠梅弄的鬼。只是他不明白綠

梅爲什麼要如此，是出於對他宇文奇的懷恨？還是受了他人的指使？

按已往綠梅對他的情形看，懷恨似乎是不可能的，因爲他們之間沒有仇恨，她爲什麼要恨他？這是一個可疑之處，他敏感的覺得，綠梅縱然不是謀害堡主夫人的兇手，最低限度亦有所關連，不然她爲什麼要在這人人悲哀的時候，故意的搬弄是非？

宇文奇想進一步瞭解情況，向秋菊問道：「當妳把蓮子粥端到堡主夫人房間裡之後，可曾有人在裡面？」

秋菊搖搖頭道：「沒有，不過當我把蓮子粥放在桌上，轉身整理火盤的時候，綠梅姐曾進來過一次，但不久就走了。」

宇文奇默然頷首，與秋菊站了起來，說道：「不要怕，隨我回堡吧！」

秋菊溫馴的像一隻羔羊，無言的依在他的身邊，一步一趨的緊隨着，投入無邊的黑暗裡。

□ □ □

第二天，是個北風怒吼，烏雲密佈的天氣，由於堡主夫人的死因不明，使得上上下下每一個人的心情都非常沉重，每個人的臉上都是冷冰冰的，像寒冷在臉上結了霜，像天空中厚厚的雲翳蒙在心頭。

但是，一大早堡內傳出了一個驚人的消息：昨夜逃走的丫頭秋菊，已被三少爺宇文奇連夜捉住，活活打死後，丟在山澗裡了。

有人說：是他親眼看見的，也有人說是謠傳，不管是親見或是傳說，都言之確鑿，煞有介事，究竟是不是事實？沒有人去爲秋菊收屍，也沒有人去要宇文奇加以證實，只要在低聲的傳播者，無形中增了人們心裡的負荷。

儘管人們的心事沈重，但表面上却顯得十分平靜，使堡主夫人的喪事得以順利的進行著。

忙碌中，一天又過去了，薄暮時，宇文奇一個人心事重重的躱在後花園中，不時在逸琴軒的長廊下徘徊，望着灰色的天空，回憶近日發生的事情，師父金龍老人與各派人士的被俘，大師兄死在楊花仙子季小梅的陰謀之下，桃花居一夕之間變爲平地，師母的死因迄今不明，這一連串的劇變，像一付沉重的擔子，壓得他幾乎透不過氣來。

瞻望未來，師父生死未卜，亟待拯救，從未見過的父親下落不明，以及武林卽將來臨的刼運，都須要他去做，千頭萬緒，究竟應該從何做起？

計算一下與黃山隱翁的約期，僅有短短的十一天了，是否能如期趕到長安赴約，他實在沒有把握，尤其是師母新故，死因不明，他能一走了之嗎？

大師兄已死，師父被俘，二師兄是個急性子，不善處理事務，師妹雖然頗爲精明，但一連串的劇變，已使她承受不起，同時她畢竟是個女流，有很多事情缺乏自主的能力，如果沒有人從旁輔佐，她會走入歧途的；大師兄之死，他不追查死因，卻對所有與金龍堡有關的人加以仇視，就是一個證明。

經過仔細分析之後，宇文奇覺得使金龍堡堅強的屹立在武林當中，是他的義務也是他的責任。就是撇開金龍堡對他的教養與撫育，不談站在俠義的立場，這也是義無反顧，雖然他的武功，尚未達成，但這也不能使他放棄應盡的責任。

正當他仰望雲天，思緒百轉的時候，忽聞背後響起一陣輕微而細碎的聲音，這聲音告訴他有一個人慢慢向他走來。

他尚未轉身，背後的來人說到：「三少爺，天很冷，小心著涼！」

語調溫柔，充滿關切，但是，當他聽出這聲音是發自丫環綠梅的口中之後，在心理的感覺上，不期而然有一種異樣的感覺，這感覺使他提高了戒心。

他慢慢的轉過身去，擧目一看，只見綠梅姍姍而至，眉目如畫，充滿關切，他警覺而謹愼的道：「謝謝妳，綠梅。」

綠梅秋波盈盈的道：「三少爺，你不用客氣，這是應該的。」

情意款款，應對得體，宇文奇找不出一點瑕疵，他向對方感激的凝視片刻，綠梅溫柔的又道：「進去吧！這裡怪冷的。」

綠梅慢慢的靠近他，輕輕的扶着他的右臂，柔情難却，他只得溫馴的隨着向屋中走去。

途中，他想到桃花坪孟家老店內與楊花仙子季小梅那場尷尬的事來，不由自主的把身體離開了一些，綠梅却乘機靠得更緊，體貼的又道：「堡主夫人死了，以後無人照顧你，你應該自己保重！」

語重心長體貼入微，任由鐵石心腸也會軟化，無奈宇文奇自對她發生懷疑之後，這些話聽在耳內，總有點虛僞的感覺，但是爲了追查師母的死因却又不得不虛與委蛇，於是的說道：「雖然師母去世了，我想妳會比她對我照顧得更周到。」

綠梅羞紅了臉，慢慢的垂下頭去，嬌怯怯的低聲道：「三少爺，我只怕做不好！」

聲音雖低，却充滿喜悅和興奮，宇文奇看在眼裡，幾乎要放棄對她的懷疑。

這時，二人走進屋裡，綠梅搶先把火盆整理了一下，同時加添了一點木柴，火盆內一陣劈劈啪啪的輕響，火苗慢慢的竄起。

宇文奇在火盆旁邊的椅子上坐下，綠梅一面撥弄着火，一面低聲說道：「三少爺，今天人家

都在說你！」

宇文奇楞了一楞，故作詫然地問道：「說我！說我什麼？」

綠梅抬起頭來，望着他說道：「全堡上上下下，都說你昨夜把秋菊殺了。」

宇文奇莫測高深的反問道：「妳以爲呢？」

綠梅搖頭道：「我不相信你會殺人！」

宇文奇低沉的道：「我並不想殺人，可是事實逼迫我非殺人不可。」

綠梅不相信的驚問道：「三少爺！你眞的殺死了秋菊？」

宇文奇沉重的點頭道：「是的。」

「啊！」綠梅驚愕得倒抽一口涼氣，杏眼圓睜，半晌說不出話來，眼圈紅紅的問道：「你爲什麼要殺她？」

宇文奇雙目深沉的注視着她，說道：「她毒死了堡主夫人，難道不該殺嗎？」

綠梅不禁打了個冷顫，強自鎭定的問道：「你怎麼知道是她毒害了堡主夫人？」

宇文奇憤然的反問道：「她沒有毒害堡主夫人，爲什麼要逃跑呢？」

綠梅無語了，半晌始幽幽的說道：「我覺得她是無辜的。」

宇文奇道：「有些人善於僞裝，從外表上是看不出來的。」

綠梅猛然一震，雙目駭然的望着他，許久，才低聲說道：「三少爺，也許你是對的！」

天黑了，屋內也隨之暗了下來，二人沉默了片刻，綠梅辭了出去，宇文奇望着綠梅的背影，臉上不禁浮起一抹淡淡的冷笑。

□　□　□

綠梅離開了逸情軒，向前院走去，她心裡十分不安，爲什麼會如此？沒人能夠知道，只有她自己心裡有數。

當她低着頭跨出花園大門時，右側的黑暗中突然閃出一條黑影，一把抓住她的手臂，用力一帶把她拖入黑暗裡。她當下駭然，驚問道：「誰？」

那黑影嘻皮涎臉的低笑道：「有誰敢動妳綠梅呢？」

綠梅似已聽出是誰，低聲叱道：「別動手動脚的！」

那黑影不悅的哼了一聲，道：「別假正經，誰不知道妳天天向那小子灌迷湯！」

綠梅恐嚇道：「三少爺就在園內，你再動手動脚的我要喊啦！」

那人似乎頗有顧忌的道：「好好好，不動就不動，也用不着發火呀！」

綠梅低聲問道：「你要幹什麼？」

那黑影陰陽怪氣的道：「看看妳呀！」

綠梅低聲道：「三少爺可不是好惹的，你可要小心！」

那黑影陰笑道：「那小子也神氣不了幾天啦！」

綠梅情急的問道：「你要怎樣對他？」

「如法泡製，再來一次！」

綠梅反問道：「要是不呢？」

「哼！做不做隨妳，不過妳可要記着，妳已經毒死了堡主夫人，那小子知道了妳可別想活命，再者妳祖母的生命還在我手裡呢！」

綠梅堅決的道：「不，你別威脅我，我已經做錯了一次，不能一錯再錯！」

那黑影陰狠的道：「我再提醒妳，堡主夫人的尊榮與丫環的低微，二者之間，妳要愼重考慮！」

綠梅堅決的說道：「我不要做堡主夫人，也不要再去害人！」

那黑影冷哼道：「想得倒很好，可惜太遲了！」

話聲甫落，背後響起一聲森冷的聲音，說道：「一點都不遲！」

那黑影陡然一驚，反身欲逃，脚尚未提起，全身猛然一震立如木雕泥塑的一般呆在那裡，一動也不動了。

綠梅猛的一震，駭然倒退半步，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氣，花容失色，萬分惶懼的驚呼道：「三少爺！」

聲音未落，她已身不由己的跪了下去，原來她發現來者正是宇文奇。

宇文奇憤怒的投下不屑的一瞥，冷冷的哼了一聲，暗道：哼！三少爺！這稱呼多麼好聽啊？假如妳眼睛裡還有「三少爺」這幾個字，事情何至演變到這種地步？

綠梅惶恐的欲言又止，好像有甚麼委屈，但在宇文奇森然逼人的目光下，她自知罪證昭然，百口莫辯，終於嗒然垂下頭去。

對於這樣一個愚昧無知的丫頭，宇文奇不願去多費唇舌，他要追究的是幕後的主使人，於是他把視線轉向那個被制的黑影，譏諷道：「我當是誰有這樣大的胆子，竟敢打金龍堡的主意！原來是鼎鼎大名的翻雲手余大俠，請問金龍堡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你？」

翻雲手余萬立，乃金龍八將之一，雖然排行最後，但爲人做事向以機警圓滑著稱，是以在金龍堡上下頗得人緣，而金龍老人對這個城府極深的門下却知之甚明，當初送他「翻雲手」這個綽

號，明着是讚譽他輕功卓絕，有凌霄翻雲之能，其實却暗寓其有撥弄是非、翻雲覆雨的伎倆，因此把安置在金龍堡的外圍，負責一些打探消息的事情，從不讓他涉及堡內一切事務。

這防禦不能說不嚴，但誰又料到金龍堡主外出未歸之際，這個心懷叵測的叛徒竟乘隙而入呢？

良久，翻雲手余萬立木然無語，宇文奇不禁輕哦了一聲，原來發現對方全身受制，無法說話，遂卽舉手解了對方的穴道。

他這樣做乃是故作大方，因爲翻雲手余萬立的一切他十分清楚，就是解開穴道讓他逃跑，也絕難逃出自己的手掌。

這時翻雲手余萬立雖穴道被解，全身恢復自由，但他自知罪大惡極，就是說破了嘴巴，宇文奇也絕難饒他一死，既然如此，他不再作無謂的辯白，乾脆垂首不語，靜候處置。

不料宇文奇並沒有如他想像的那麼處置他，却極爲冷靜的說道：「以你們所爲，殺之並不爲過，不過聽你們剛才所言，宇文奇深深瞭解你們也都是被迫的可憐蟲，並非與金龍堡有什麼深仇大恨，因之本也不想爲難你們，希望你們能夠合作，坦誠的把幕後的主使人說出來，本人保證給你們一條生路。」

貪生怕死是人的本性，是以二人聽了之後，綠梅立卽鬆了一口氣，而翻雲手余萬立的臉上也現出一付感激的表情，忙道：「三少爺，你說得不錯，我們確是被迫如此的！」

宇文奇追問道：「那麼你們究竟是受何人指示？」

翻雲手余萬立說道：「鳳鳴山莊莊主，劍胆琴心李夢庚。」

宇文奇不由得一震，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劍胆琴心李夢庚，琴劍雙絕，傲嘯風月，

與其妻無憂仙子吳卿卿，相偕歸隱之後，悠遊林泉，數十年如一日，從不涉及江湖是非，武林中提起這對神仙伴侶，誰不交口稱讚？要說他們圖謀金龍堡，任誰都不會相信，再說鳳鳴山莊與金龍堡近在尺咫，而且交稱莫逆，爲什麼要如此？卽使是眞的對金龍堡有所不利，而金龍堡的耳目衆多，遍佈江湖，爲什麼却未聞一絲風吹草動？是以他十分懷疑的追問道：「劍胆琴心李夢庚爲什麼要如此呢？是與金龍堡有仇？還是另有目的？」

翻雲手余萬立從旁接道：「是的，另有目的。」

宇文奇一楞，愕然問道：「另有目的？」

「是的！」

「目的何在？」

翻雲手余萬立神色詭譎的說道：「消滅金龍堡！」

宇文奇不禁哈哈大笑起來，翻雲手神色一緊，悚然吃驚，宇文奇接着道：「劍胆琴心李夢庚與世無爭，人所週知，要說他圖謀金龍堡，其誰能信？余萬立，你這豈不是明明在胡說八道麼？」

翻雲手余萬立忙卽說道：「三少爺，這是事實，余萬立絕對不敢騙你！」

宇文奇見他神情惶恐，十分誠懇，沒有一點可疑之處，心中不禁有點動搖，於是又追問道：「有什麼證明？」

翻雲手余萬立說道：「屬下的妻兒以及綠梅的祖母和幼弟，現在向被扣押在鳳鳴山莊作爲人質，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宇文奇劍眉微蹙，轉首向綠梅問道：「是這樣的嗎？」

綠梅惶急的答道：「是，是的。」

宇文奇默然了，他不相信這會是事實，但二人所言又似不假，豈不令人迷惑費解？

不管此事是眞是假，他決心要弄個水落石出，好在鳳鳴山莊去途非遙，以他的脚程只須一個更次卽可趕到。

不過翻雲手余萬立所說的可靠性却不能完全相信，是否乘機把他調開，另有陰謀也說不定。因此，他在未採取行動之前，第一個要瞭解的就是翻雲手余萬立在金龍堡內是否還有同黨，要是有，他必須要迅速的予以清除，要是沒有，也可以放心的前往鳳鳴山莊查探虛實。

思念一定，宇文奇向翻雲手余萬立道：「你的話我完全相信，希望都是實話。」下面的話他沒有說出來，但聰明如翻雲手余萬立者，當能體會宇文奇話中的含意，那就是說：如果有一字不實，你小心就是了。

這時宇文奇繼續又道：「在我未往鳳鳴山莊之前，我想再問你一件事情，希望你能瞭解我的企圖，坦誠相告。」

翻雲手余萬立慌忙接道：「三少爺儘管問好了，屬下知無不言。」

宇文奇點頭道：「很好，潛伏在金龍堡的同黨還有幾人？」

翻雲手余萬立忙卽否認道：「沒有，沒有……」

「嗯？……」

翻雲手猛的一震，頓時惶然，情急的接道：「有，有……只有一個。」

「誰？」

「雙槍董平。」

「啊……」宇文奇大感意外，他做夢也想到雙槍董平會與翻雲手余萬立一黨，爲什麼？因爲他宇文奇與雙槍董平自幼生長在一起，雖然地位有高下之分，而二人之間的情感却如同手足，他實在找不出任何理由可以證明雙槍董平有嫌疑。

而翻雲手余萬立與雙槍董平之間情感不睦，時常發生衝突，這是人盡皆知的事實，再者二人雖然同爲金龍八劍中的人物，而地位却甚懸殊，雙槍董平很得堡主金龍老人的器重，倚爲有力的手臂，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放心的交給他辦，從來就沒有出過差錯。

對於翻雲手余萬立的精明，堡主雖然也很賞識，但對他的陰險却也很有顧慮，把他派在外圍工作，就是一個證明。

從雙方的關係上看，他得到一個結論：翻雲手余萬立如此，實有誣人之嫌，其用心之毒辣委實罪不容誅，要是讓其陰謀得逞，金龍堡豈不危在旦夕？

略一思索，他決定來個將計就計，於是故作憤怒的罵道：「好個忘恩負義的董平，宇文奇要不給你點顏色看，你也不知道厲害！」

翻雲手余萬立暗暗竊喜，傍立的丫環綠梅却有點侷促不安起來，宇文奇向二人掃了一眼，心中暗暗冷笑，忖道：待宰之囚，還要施展陰謀詭計，你也太看輕我宇文奇了。

當下他哼了一聲，舉手去點二人的穴道，翻雲手余萬立惶急的喊道：「三少爺？」

宇文奇手下未停，翻雲手余萬立雖然企圖閃身趨避，結果仍然穴道被制，這時宇文奇又道：「怕什麼？我又不殺你們，不過要委屈你們一下，等我把雙槍董平找來陪你們作伴就是。」

說着，身形一閃，消失在黑暗之中，翻雲手余萬立向數步之外的綠梅看了一眼，默然無語。

這時，綠梅却充滿怨恨的罵道：「害人害己，你還有什麼好看的？要不是你，我綠梅會落到

這種地步嗎？」

翻雲手余萬立僅冷笑不語，好像他心裡藏有無限詭譎似的。

須臾，人影飛閃，出現了兩個人來，頭一個是去而復返的宇文奇，後面跟着的則是雙槍董平。

宇文奇轉身向董平道：「我有事急需外出，你就來陪陪他們二人吧！不過你千萬可別冷落了咱們的翻雲手余大俠啊！」

雙槍董平連連應諾，至此翻雲手始知已被愚弄，他與雙槍董平向來不睦，落到對方手裡還有什麼好受的？尤其是宇文奇特別交待，不想可知，這一回罪看樣子是受定了。

恰好宇文奇又道：「余大俠，我勸你最好老實一點，否則董平會知道該怎麼辦，到那時你可別怪咱們不夠交情！」

語畢，宇文奇又向三人看了一眼，轉身疾馳而去。

第五章　鳳鳴山莊

宇文奇離開金龍堡，直奔鳳鳴山莊。

鳳鳴山莊在金龍堡之西相距非遙，以宇文奇的脚程不到一個更次，那依山面南，遍植梧桐的鳳鳴山莊已經在望了。

這裡宇文奇並不陌生，只因金龍老人與鳳鳴山莊主人劍胆琴心李夢庚，彼此相交甚篤，昔日他常隨其師來此作客，尤其劍胆琴心李夢庚夫婦，對他愛護有加，視如子侄，常令其愛女藍鳳李娟娟與他結伴同遊，莊前莊後，他們不知洒落了多少響亮的歡笑。

這已經是幾年前的事了，雖然那時他們還都是孩子，但那歡笑，那情感，是眞摯的，純潔的，沒有仇恨，也沒有卑鄙的念頭，彼此間的來往，一如水乳交溶，相處得十分和諧。

金龍堡與鳳鳴山莊既然彼此相交甚篤，爲什麼鳳鳴山莊要圖謀消滅金龍堡？他實在找不出可疑之處，而翻雲手余萬立所供却言之確鑿，好像眞有其事似的，俗語說：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是以對此事的處理，不能等閒視之，他之所以如此做，主要的是追查師母的死因。

霎時，宇文奇來到鳳鳴山莊之前，數載沒有來此，莊前的景色依然如舊，遍植的梧桐樹，較前更高大了，只是時值初春，枝頭光禿禿的伸展在夜空中，三五寒鴉棲息其上，在夜風中搖晃，顯得有些淒涼。

站在大門之前，宇文奇不禁猶豫起來，究竟是越牆而入？還是敲門求見？要是越牆而入，設

若被主人發覺，將何以自圓其說？

假如以禮求見，主人對於他這不速之客是否歡迎尙在其次，能不能達到此行的目的，那就很難預測了。

他是個十分正直的青年，不論做任何事，他不願落入口實，尤其他對李夢庚非常尊敬，更不願他所尊敬的人對他有所非議。

抬頭向莊內深深的注視了一下，黑越越的，沒有一點光亮，也沒有一點聲音，淒寒與冷寂淹沒了一切，這情形像一座荒廢已久的古刹，亦似一片荒涼的墓野，令人怵然心悸，毛髮皆豎。

思索再三，宇文奇終於舉手掀動門環，數聲短促的扣門聲淸脆的打破夜的沉寂，像幾顆光滑的卵石，投入平靜的古潭，泛起一圈一圈的漣漪。

許久，門內寂然依舊，宇文奇不禁輕輕的咦了一聲，再度扣動門環，「篤篤」的敲擊聲，較前更響亮了許多，顯然他多用了幾分力量，可是門內依舊寂然如死，沒有一點回應，而兩扇黑漆的大門，却隨着扣門的聲音，徐徐的閃開了一道縫。

宇文奇當下不由訝然，略一遲疑，舉步而入，不料他一脚剛剛踏進，突聞「撲隆！」一聲，一團黑影自門內閃電般破空迎面衝出，他不由驚得遽然退後尋丈，而那黑影却迅如流星似的消失在夜空之中。

原來那是一隻夜梟，平白使他吃了一驚，不禁暗罵晦氣。

定神之後，宇文奇踏進大門，門內漆黑一片，伸手難辨五指，他停步凝神，慢慢向裡走去。

突然，脚下絆了一下，身不由己的向前衝去，旋即踏在一個軟綿綿的笨重物體上，當下收住前衝之勢，隨手抖亮火摺子，轉身凝神一看，他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原來那是一具血肉模糊的

屍體。

他小心的俯下身去，注視良久，始終無法辨認死者爲誰，他翻轉一下屍體，想察看一下致死的原因，忽然一陣陰冷的夜風疾捲而入，火摺子倏的一閃而熄。

宇文奇悚然大驚，迅速斜掠數尺，摒息凝神，靜以觀變，不料竚立良久，依然不見一點動靜，他方始噓了一口長氣。

穿過這座黑沉沉的大門，眼前突然現出一片廣濶的樹林，梧桐林立，疏落有致，只是時值初春，光禿的枝椏，交錯的構成一具天網，嚴密的罩住大地。

樹林的中間，有一條石板路，畢直的伸展向山莊的心臟，翠柏夾道，形成一道深長的甬道，夜風颯颯，森然逼人。

從剛才的徵候看，他已然明白鳳鳴山莊已非往昔可比，正充滿了詭譎和殺氣。

此時，他本可以縱上樹梢，疾掠而過，但情況未明，敵友難分，萬一不愼弄成誤會，豈不捲入是非之中？於是他身形一矮，順着路側的翠柏暗影，謹愼的向莊中潛去。

經過長長的一段甬道，面前現出一道月形圓門，他小心的跨門而入，彷如置身另一個世界。

這裡是一個廣濶的庭園，假山綿亙，怪石林立，奇花異樹，疏落有緻，有拱形的小橋，有蜿蜒的小溪，在起伏的山石之間，挺立着三五飛簷琉瓦，雕樑畫棟的八角涼亭，假如是在春夏之間，百花爭艷，百鳥爭鳴，身置其間，何異人間仙境？

可惜冰雪覆地，早已失去原有的情趣，再者這裡隱藏着無限殺機，充滿了無限血腥和詭譎，已遠非往昔可比，雖然這裡使他興起舊地重遊的感觸，可是再也找不回數年前隨師在此作客時的心情了。

順着彎曲盤繞的小徑，向莊內走去，經過一座假山，山上挺立着一個八角亭子，亭名「賀世」，此典出自「論語摘衰聖」據該書所載，鳳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飛鳴曰郎都。

宇文奇幼從黃山隱翁讀書，所涉甚廣，對於此典的來歷，當然一望而知是取鳳鳴之意，亭子取名如此，那麼此間的主人，當然更非俗人。

腳尖輕點，宇文奇輕靈的縱身一躍，飛入亭內，他就勢向莊內一看，銀白色的雪夜中，現出一片朦朧的屋宇，靜悄悄的，有無限悽寒的感覺。

他知道已經接近內院，心中更加謹愼，穿過假山怪石，眼前突現一片廣場，平坦的彷如一塊潔白的玉板，沒有一絲雜色。

廣場盡處，接連着內院連綿的屋宇，他迅速的掠過廣場，停在一堵砌花的矮墻之前，中間有一道拱門，緊緊地閉着沒有一點動靜。

宇文奇縱身躍上，向裡迅疾的打量一眼，這是緊靠門口左邊的一個院落，各房之內依然黑越越的十分靜寂。

他略一凝神，飛掠而過，來到一座大廳之前，他知道這裡是鳳鳴山莊集會議事之所，不由向裡注意了一下，門窗緊閉着，看不出有什麼可疑之處。

夜風尖厲的吹着，吹在緊閉的窗子上，突然吱的一聲，有一個窗子閃開一條縫來，同時自廳內洩出一線慘淡的燭光。

宇文奇心神一振，暗忖：廳內可能有人，可是夜深人靜，寒風澈骨，爲什麼還沒有睡覺？難道是在進行着消滅金龍堡的陰謀？

一股難以遏止的氣憤和衝動，促使他迅捷的掠至窗下，側目向裡一看，却不禁當下駭然倒抽了一口冷氣。

大廳內的確有人，而且有很多人，但都是死的，在慘淡的燈光下，橫七八豎的躺滿了一地，血肉模糊，死狀猙獰，極爲可怖，雖然他藝出金龍堡，胆識過人，但像這種慘況，却還是第一次見到，試想他如何能不感到震駭？

略一定神，宇文奇穿窗而入，向屋內迅速的掃了一眼，死屍約有三十餘具之多，他俯身一一檢查死因，並辨認死者的來歷。

他越檢查越感到震驚，檢查完畢之後，他竟被這些人的死因給困惑了。

因爲他檢查的結果，第一發覺死者多半是鳳鳴山莊的護院武師和莊丁，其次間雜着一些來歷不明的屍體，但却沒有莊主劍胆琴心李夢庚及妻無憂仙子吳卿卿的屍體在內，他們是死？是活？此刻還是一個沒有揭穿的謎。

第二，就是這些人的死因，有的死於掌下，有的死於刀劍，最使他不解的就是在這些屍體上，竟發現了七種不同的暗器。

這七種暗器之中，有武當派的鐵蓮子和峨嵋派的佛珠，也有崑崙派的黑白圍棋子，及天山派的雪羽箭，更有衡山派的五芒珠和崆峒派的雙翼魔劍，以及四川唐家淬毒鐵蒺藜，而且使他更感到意外的，金龍堡馳名武林的金龍鏢，竟赫然也在其內。

事實擺在眼前，可以說明一件事情，那就是這些人的死，乃是七派聯手所爲，假如想否認，任誰都不會相信。

可是，宇文奇心裡比誰都有數，其他六派他不敢妄加推斷，單以金龍堡而論，金龍鏢乃是其

師金龍老人古浩所獨創，別人是不易模仿的，而使用金龍鏢的僅有他們師徒四人。

師父金龍老人年前黃山之會失陷於一個不知名的黑勢力之內，當然不會來此幫凶殺人，大師兄風雲劍客古承訓已死，更不會復活來此胡爲，二師兄風雷劍客承論及師妹李桃紅，目下正在金龍堡，他敢斷言，無法分身來此，這金龍鏢的來歷就太離奇了。

經過冷靜的分析之後，宇文奇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他們師徒四人絕對沒有來此參與殺人，而冒名殺人的一定另有其人，這人之所以如此，不想可知，必然存着嫁禍金龍堡的陰謀，那麼這個陰謀陷金龍堡於不義之人究竟是誰？他實在想不出，也無從想起。

假如鳳鳴山莊之事，係其他各派所爲，那麼他清楚的記得，武當、峨嵋、崑崙、天山、四川唐門、衡山等六派，均有人失陷於那個黑勢力之內，那些失陷之人，不是一派掌門，就是派中的高手，他們自救不暇，那還有力量參與江湖是非？

再者劍胆琴心李夢庚與其妻無憂仙子吳卿卿雙雙隱跡於此，從不涉及江湖是非，與武林各派向少來往，各派聯手對付他們所爲何來？

唯一使他感到可疑的，就是崆峒派的三手魔劍包天翼，年前八月中秋黃山始信峯之會，各派與會之人，都失陷在他的陰謀之下。

從那件事證明，崆峒派已經歸服於那個黑勢力，最低限度三手魔劍師徒已加入那個黑勢力的組織，假使把黃山始信峯之會與鳳鳴山莊之事連在一起去想，那麼三手魔劍包天翼有着最大的嫌疑，不過，有一點他不明白，三手魔劍師徒陷害各派高手容易，要想驅使各派之人行凶恐怕很難如願，假如他的想法不錯，那麼三手魔劍包天翼用什麼方法驅策衆人呢？

宇文奇自地上撿起一隻帶血的金龍鏢，擦去血水，就着燭光仔細察看，又自囊內取出一隻，

二者一比，一般無二，他不禁怔怔的出神，這隻鏢究竟出於何人之手？

忽聞背後響起一聲陰森冷笑，他當下猛然一凜，迅速轉身，只見不遠之處站着一個濃眉怒目，鬚髮如戟的彪形大漢，身着緊身勁裝，威風十足，此刻乍然出現，幾疑周倉轉世。

此人能在無聲無息之間來到他的身後，可見一身武功不凡，同時在與對方互相打量之間，更覺得這個大漢的眼神威稜逼人。

由於這個人的突然出現，使他原先的設想完全推翻，而眞正殺人的兇手，可能就是此人，於是充滿敵意地沉聲問道：「閣下何人？深夜來此何幹？」

不料那黑衣大漢當下冷笑一聲，不答，以同樣的話問道：「閣下又是何人？深夜來此何幹？」

宇文奇不由一楞，遲疑了一下，覺得理虧在己，於是說道：「在下金龍堡宇文奇，來此面謁莊主劍胆琴心李老前輩，不料突逢變故，碰上了這件事情。閣下究係何人？」

黑大漢說道：「俺黑虎朱彪，來此已經多時了。」

宇文奇當下猛然一怔，不由向對方多看了兩眼。因爲這黑虎朱彪的萬兒，在中原武林道上太響亮了，只要一提到黑虎朱彪，人們會立即連想到兇殺和刼掠。

黑虎朱彪崛起江湖，是近十年來的事，起初只是一個獨行大盜，後來他自創黑虎幫，羽翼益豐，經常率領手下嘍嘍到處掠刼殺人，十年來雖然江湖能人輩出，却無人把他除掉，這是宇文奇感到非常奇怪的事。

今夜突然在此現身，想必是有所爲而來，以黑虎朱彪的嗜殺成性，而際此出事之時，他又在此出現，任誰都會以爲他難逃殺人的嫌疑，因此問道：「朱當家的既然來此多時，當知此間事情

的始末吧！」

黑虎朱彪接道：「當然知道。」

宇文奇又問道：「兇手究竟是誰？」

黑虎朱彪當下哂然，冷笑道：「此事你小子不是比俺朱彪更清楚嗎？」

此言一出，宇文奇陡然一怔，弄了半天，原來他受了對方的愚弄，心中不由憤然，可是一時却找不出適當的話反駁囘去。

他來此的目的，是追查圖謀金龍堡毒害師母的正兇，不料此間發生劇變，劍胆琴心李夢庚夫婦不知去向，使他來的目的落空，既然事情沒有着落，他亦不願再惹其他是非，是以他冷靜的爲自己辯白道：「假如朱當家的以爲此間殺人之事，是我宇文奇所爲，那就大錯特錯了。」

黑虎朱彪聞言略感訝然，說道：「錯在何處？」

宇文奇沉着自然的反問道：「第一這裡屍體有三十餘具之多，其中不乏武功深厚之人，請問朱當家的，宇文奇一人之力能殺這麼多人嗎？第二，金龍堡與鳳鳴山莊素無恩怨，而且交往甚篤，爲什麼要來此殺人？第三，假如宇文奇眞的殺人，那麼得手之後，爲什麼還要逗留在此，久久不去？」

黑虎朱彪聞言突然暴笑起來，良久，笑容一歛，沉聲駁道：「第一，你宇文奇一人之力雖不可能，但金龍堡的勢力滿佈天下，殺死三十餘人乃是易如反掌之事。第二，武林至寶『血圖』突然在此出現，那還顧得了其他？再者臥榻之畔，豈能容他人安枕？第三，閣下久久不去的原因，乃在消除殺人的罪證，剛才閣下撿拾金龍鏢，就是最好的說明。」

武林傳說，黑虎朱彪只是個暴戾的兇徒，此刻數語相對，才知道此人言詞鋒利，咄咄逼人，

由此可知其成名之後，率領黑虎幫胡作非爲，而竟無人能把他除去，並非偶然。

他雖然對黑虎朱彪的觀感略有改變，但對其反擊自己的話却使他甚爲憤然，因之怒道：「第一金龍堡雖然人多勢衆，但却從未恃衆凌人，只有你黑虎幫才會如此。第二，『血圖』之事，本人絲毫不知，在下來此的目的，乃是追查毒害師母的正兇，第三，在下撿拾金龍鏢，志在推究此鏢的來歷，假如是企圖消滅殺人的罪證，那麼爲什麼僅拾起一隻，而不全數收回？」

這話雖然全是實情，但却難取信於人，當黑虎朱彪聽畢之後，雖然也曾略爲怔了一下，但旋又冷笑道：「小子口才不錯，可惜俺朱彪仍是不能相信。」

事情至此，宇文奇再無話可說，一股難以遏止的憤怒立即衝動起來，說道：「不相信又將如何？」

「不如何，只要你小子把『血圖』留下即可。」

「不然呢？」

「不然連人一起留下。」

宇文奇被激得禁不住仰天狂笑，聲如龍吟，黑虎朱彪不由怵然一震，倒退半步，一雙虎目烱烱的注視着對方。

良久，宇文奇笑聲一斂，向窗外一打手勢，哂然說道：「請吧！」

黑虎朱彪雙目虎虎有神的向宇文奇怒視一眼，冷笑一聲，不再答話，反掌微掃，兩扇緊閉的大門，「轟」然一聲化爲無數細碎的木屑四散迸飛，而且連屋宇亦隨之震撼不已，接着一條龐大的黑影閃身飛掠出去，像半截黑塔似的，傲然的凝立在廳前的雪地上。

這一手功夫，頗具火候，宇文奇自嘆不如，難怪黑虎幫會橫行無忌。

但他年輕氣盛，不甘就此示弱於人，是以心神微斂，身形一縱，施展出甫剛練成的「風雲千幻」的身法，一道輕煙似的，也隨之飛出。

立脚未穩，黑虎朱彪遽然暴退兩丈以外，大廳的簷下嗖嗖……一連飛撲下四個迅捷的黑影，直向宇文奇圍擊而來。

宇文奇聞風知警，當下游身滑步，輕輕逸出圈外，不料那四條黑影如影隨形的又撲擊而上。

當下他劍眉微縐，身軀疾閃，又躲了過去。宇文奇來此的目的，志在查證毒害師母的元兇，無意橫生枝節與黑虎幫結下仇怨。

雖然黑虎幫燒殺搶掠，爲害江湖，任何俠義之士都應得而誅之，但是他自問沒有絕對取勝的把握，再者此刻金龍堡正値多事之秋，他實在無心去管其他的閒事，剛才的一時衝動，乃是在被激之下引起的，此刻細想起來，實在不值。

但是黑虎幫氣焰萬丈，咄咄逼人，先由黑虎幫朱彪的挑逗，再由手下羣起圍毆，充份顯露出以強凌弱的本性，就是泥人也有三分土性，何況他少年心性，血氣方剛，如何能忍受得了？

四個黑衣人兩擊撲空，齊聲怒喝，身形更爲凌厲的飛撲又至，宇文奇當下大怒，待四人撲擊近身之際，倏的縱身拔起，陡然下擊，只聽「轟」的一聲大震，冰雪飛濺，那四個黑衣人立時像脫力似的萎頓倒地。

這一招乃是得自黃山隱翁的絕學，爲「雷霆三擊」中的起手式，名爲「風雷乍起」他剛練成不久，這還是第一次使展，未想到竟有這麼大的威力。

此刻，黑虎朱彪陰狠的說道：「好毒辣的手段啊！」

宇文奇也沉聲的以牙還牙道：「較之黑虎幫羣起圍毆，總要遜色得少。」

黑虎朱彪一時輕敵，損失四人，對死者他連看都不看，一揮手，大廳的長廊下，立即掠出二十餘人，把宇文奇團團圍住。

宇文奇雙目微掃，冷冷的譏諷道：「這才是黑虎幫的看家本領，姓朱的，希望你不要後悔。」

語意深沉，充滿威脅，黑虎朱彪是老江湖了，當然明白對方話中之意，但却理也不理，一打手勢，像一羣惡狗似的蜂擁而上。

事已至此，宇文奇只得拚命一搏，但是敵衆已寡，而且又有黑虎朱彪監視在側，倘若纏戰下去，必然筋疲力竭最後難逃一命之危。

忖度當前情勢，以速戰速決較為有利，雖然不願妄殺無辜，但是事情既已逼迫至此，那還能去顧忌其他？

面對着蜂擁而至的人羣，他不再躲讓，而以快刀斬亂蔴的果敢行動，像閃電似的迎了上去。雙方都快，一閃相接，驟聞一陣雜亂的互擊之聲，接着連連響起數聲慘號，旋見人影倏分，紛紛散開，宇文奇依然無恙的站在中央，而圍攻上來的敵人却有數人仿如吃醉酒似的，歪歪斜斜的倒了下去。

黑虎朱彪目睹此景，不由目眦俱裂，暴跳如雷，大吼一聲，挾着一陣黑風捲捲而上，加入戰陣。

對於這個黑道凶神，宇文奇不敢輕敵，凝神一志，全力以赴，這時那些黑衣人又湧了上來，把他與黑虎朱彪團團的圍在中央。

轉瞬之間，十餘招過去，在這十餘招之間，他守多攻少，以巧制敵，不敢力拚，同時藉機窺

探對方的底蘊。

黑虎朱彪的武功純走剛猛的路子，沉穩踏實，威力逼人，且招招狠辣，式式無情，詭譎難測，變化無窮，單憑這一身不凡的武功，絕非一般江湖人物所能匹敵，黑虎幫之橫行中原武林，此刻他才體會到確非偶然。

以他宇文奇而論，資深過人，且又藝出金龍，在師兄妹之間他算得上佼佼不羣的一個，在獲得奇遇之後，與黑虎朱彪交手尚且存有顧忌，不敢輕攖其鋒，由此證明黑虎朱彪的武功確有獨到之處。

不過話又說回來，任何一種武功，絕對沒有十全十美的，就以黑虎朱彪的武功而論，威猛詭譎有餘，輕靈巧快則嫌不足，這缺點不久被宇文奇看了出來，隨即展開「風雲千幻」的身法，與敵游鬥起來。

黑虎朱彪的輕功雖然不凡，但與「風雲千幻」的身法相較簡直不可相提併論，是以在宇文奇開始進攻之時，幻化成數條人影，忽前忽後，飄忽不定，逼得黑虎朱彪束手縛脚，處處受制，不久氣喘如牛，怒嘯連連，而圍在四週的黑虎幫的徒衆不禁目瞪口呆，自心底滲出一縷寒意。

經過一陣搏殺，彼此心裡有數，宇文奇要想立即取勝難，而黑虎朱彪要想制服宇文奇，亦非易事。

但是，黑虎幫是有所為而來的，其目的雖然不在殺人，而事情的變化却使他們不得不窮追這條線索。

因之，黑虎朱彪在久戰不能取勝之際，雖然十分煩燥，但他粗中有細，立即覺察到自己的錯誤，隨即猛擊三掌，乘勢暴退數丈。

宇文奇對於敵人遽然不戰而退的行動甚爲詫然，知道必有更毒辣的手段。

果然，他思念未了，無數暗器疾若驟雨般自四面八方驟襲而來，躲既不易，破解更難。

面對着如此危境，立即激發宇文奇滿腔豪氣，只見他一聲怒嘯中，身形暴旋，驀地黑光怒漲，一陣叮叮噹噹的亂響，那疾襲而至的無數暗器悉數被掃落地上，宇文奇雖然逃過一刼，但却也驚得一身冷汗。

黑虎朱彪一見狡計未能湊效，一揮手率領黑虎幫的惡徒，又蜂擁而上。

對於這些悍不畏死之徒，宇文奇不再顧忌，舞動從未輕露的「無情劍」放手施爲，只見風聲雷動，劍芒吞吐，所經之處慘號連連。

不久，黑虎幫的徒衆死傷過半，潔白的雪地上，遍洒着殷紅的血跡。

黑虎朱彪越戰心裡越寒，情知如果再繼續下去勢必被殺光不可。他在黑道上闖蕩日久，經多見廣，對於任何事都能提得起放得下，見風轉舵，此其時矣。

於是他一打呼哨，黑虎幫的徒衆驟然後退，宇文奇不禁訝然，乘勢收招，問道：「朱當家的，爲何不戰而退？」

黑虎朱彪沉聲答道：「俺黑虎幫另外有事，不克在此久留，你小子如果有意，熊耳山黑虎幫總壇隨時候教。」

此時，宇文奇當然看出對方存心開蹓，不過他人單勢孤，亦不宜過份相逼。

原先他以爲這是一場殊死的搏鬥，却未料到黑虎幫虎頭蛇尾的見風轉舵，但是他不會想到黑虎朱彪之所以如此，完成是他驚人的武功所使然。

他深知窮寇莫追的道理，同時自己心裡有數，假如再糾纏苦戰下去，勝負誰屬，目下很難斷

定，是以他落得大方的爽然說道：「既然如此，宇文奇未便攔阻，日後如有機會，必然親往拜侯。」

黑虎朱彪沒有再答話，率領一干幫徒，轉身疾馳而去。

宇文奇望着黑虎幫消逝的夜空，又俯視狼藉的死屍，心理有一種莫名的感觸，他分不清這感觸是悲哀，還是對死者的憐憫，總之他心裡沉甸甸的，仿如壓着一塊石頭。

良久，他抬起頭來，只見大廳的台堦上，不知何時來了一個貌賽子都，豐神朗目的美少年，衣着純白，與遍地雪光輝映，更顯得儒雅飄逸。

鳳鳴山莊如今已成是非之地，來人是敵是友？很難判定，是以他凝神以待，靜觀對方的舉動。

不料那少年沒有絲毫敵意，悠閒的緩步走來，人未至禮先到，拱手說道：「在下柳迎風，剛才目擊宇文兄大戰黑虎幫，身法神妙，藝業精湛，小弟眞是佩服不已。」

宇文奇連忙謙虛的說道：「多蒙柳兄誇奬，其實宇文奇這點功夫，較柳兄還差得遠呢！」

明白人不用細說，一點卽破，柳迎風當然知道對方話中的含意，就是說宇文奇武功雖高，而你柳迎風却無聲無息的隱跡在側，這豈不是比宇文奇更高嗎？

武林中有一種不成文的規定，就是別人交手，非經許可，不得偷看，否則就犯了武林的大忌。

柳迎風雖然年紀尚輕，能懷有一身不凡的武功，想必也是師出名門大派，對於這些武林常識，當然十分熟悉。

是以他知道自己理虧，沒有再辯駁，却含笑岔開話題，說道：「剛才宇文兄對敵所使展的身法

，好像不是金龍堡的絕學吧！」

既經點明，宇文奇不好否認，於是頷首道：「柳兄果是高明，只不知有何賜教？」

柳迎風乘機問道：「不知這種身法傳自何人？」

宇文奇答道：「乃是位前輩異人所授。」

「能賜告嗎？」

「柳兄請原諒，小弟無法遵命。」

柳迎風略感失望，但是對方既然不願相告，他自是不便相强，是以乾咳了兩下，掩飾了這尷尬的場面，問道：「宇文兄夤夜至此，不知有何貴幹？」

宇文奇覺得這個少年心機頗深，隨時都在追問別人的來歷，因之立即提高警覺，不答反問道：「然則柳兄却又因何至此？」

柳迎風聞言當下猛然一愣，但旋卽尷尬的說道：「適逢其會而已。」

宇文奇接道：「在下也是適逢其會。」

柳迎風清朗的笑道：「那眞太巧了。」

宇文奇沒有答話，柳迎風自覺無趣，乃自找臺堦道：「小弟有事，告辭了！」

說着，拱手而別，宇文奇也還禮道：「後會有期。」

柳迎風去後，宇文奇覺得既然一時無法追查元凶，實在沒有再待下去招惹是非的必要，是以也縱身疾馳而去。

一陣急奔，突然發覺金龍堡的方向紅光閃耀，照亮了半邊天，心中不禁陡然大驚：糟了！

宇文奇歸心似箭，加緊脚步，疾如流星似向金龍堡。

卯初時分，宇文奇匆匆趕囘，可是威震武林的金龍堡已經化爲一片灰燼，往昔巍峨壯觀的景物，再也不復存在了。

面對着斷牆頹垣和縷縷餘燼，不禁悲憤交集，痛苦萬分，師父失陷於一個黑勢力之內，師母和大師兄新故，二師兄和師妹李桃紅下落不明，這復仇與重振金龍堡的重責將完全落在他的身上了。

稍微冷靜之後，他覺得需要察看一遍，或者會有意外的發現。

迅速的環繞一週，除了殘餘的灰燼之外，結果什麼也沒有發現，至此，他澈底失望了，望着這一片慘景，滿目淒涼，心頭禁不住一陣絞痛。

往事如煙，前程茫茫，威震江湖的金龍堡一夜之間化爲灰燼，這變化太大了，使他有不勝負荷之感。

師父要求拯救，金龍堡的聲威需要重振，師母與大師兄之仇要報，父母生死下落不明，江湖刼運又起，億萬生靈需要正義去維護，千頭萬緒，今後他將何去何從？

如果丟下金龍堡的一切，去查訪父母的下落，人們會譏諷他忘恩負義，這是他不屑做的，要是放下查訪父母的事，憑心而論，他自幼身世不明，一旦知道自己的來歷而無動於衷，那是自欺欺人。

正當他苦思不知應該如何是好之時，忽聞背後響起籟籟地脚步聲，他猛然一凜，迅速的轉過去，目光所至之處，有一身軀佝僂的老人慢慢向他走來，此老非他，乃金龍堡掌灶的老頭。

宇文奇連忙迎上前去，喊道：「杜老……」

杜老頭顫巍巍的說道：「三少爺，完了……」

言下無限悲哀，宇文奇只得强仰悲憤，安慰道：「事已至此，悲傷無益，你老可知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

杜老頭道：「不知道，當我發現起火的時侯，只看見二少爺等人匆匆的去追殺翻雲手余萬立和另外兩個人。」

宇文奇問道：「你認識那兩人個嗎？」

杜老頭道：「好像很熟悉，但在黑夜之間而且又跑得很快，所以沒有看清楚。」

宇文奇又問道：「是男是女也分不淸楚嗎？」

杜老頭凝神想了一想，模稜兩可的說道：「好像有一個是女的，不過我不敢確定。」

宇文奇道：「他們追向那個方向？」

杜老頭向西方指了指，說道：「向那邊追去了。」

宇文奇問道：「大約有多少時刻了？」

杜老頭想了一意，說道：「最少有兩個更次了。」

宇文奇向西方的夜空看了一眼，轉身說道：「金龍堡已經完了，杜老你回家去吧！」

杜老說道：「三少爺，你呢？」

宇文奇仰望夜空稀疏的星群，悲聲道：「我去爲他們打個接應。」

杜老頭頷首道：「應該這樣做。」

宇文奇轉身欲去，說道：「杜老，請保重，再見了。」

杜老頭依依不捨的顫聲說道：「三少爺，金龍堡重建的時侯，不要忘記找我回來做飯啊！」

宇文奇道：「好的，我一定不會忘記您老的。」

金龍堡什麽時侯才能重建？這是誰也無法確定的，他之所以這樣說，其目的是不忍使這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家失望而已。

宇文奇含悲離開金龍堡，踏上茫茫的雪野，向西方疾追而去。

這時，天色漸漸的亮了起來，他知道黑夜已經過去，未來的一切，是否能夠隨着曙色光明呢？他不敢去想，想多了反消蝕他的滿腔凌雲豪氣。

北風尖厲地斜斜掠過，像刀子一樣澈骨穿心，天空的灰雲，有如洶湧奔騰的怒潮，馳向遙遠的天際。

整個的山野，都被冰雪覆蓋了，像鑲了一層白玉一樣，閃耀着皎白的光耀。

他循着隱隱可辨的雪徑，向西疾奔，同時不停地注意着雜亂的脚印。

不久，天空又開始飄落着鵝毛似的雪片，而且越落越大，好像有意跟他作對似的，他眺望四野，心頭禁不住升起一種悽涼孤寂的感觸。

足跡，被片片的雪花掩沒了，追尋的線索消失了，這時他來到一個三岔路口，何去何從？他不禁猶豫起來。

這裡是大別山區，荒山絕嶺，人跡罕至，不料正當他猶豫難決之際，山坳的岩下，突然竄出三條人影，迅速矯健，霎時來到近前。

三個人都在四十上下，各帶兵刃，英華內斂，精神抖擻，顯而易見的都具有一身不凡的武功。

二人在他身則兩丈之外一字站住，抱拳說道：「請問來者可是金龍堡的宇文少俠嗎？」

宇文奇聞言一楞，暗忖道：這三個人是何來歷？自己與對方從無交往，何以會知道自己的來

路？

心中盡管懷疑，但他還是拱手答道：「在下正是宇文奇，不知三位有何見教？」

爲首之人說道：「在下等乃是桐柏萬氏兄弟，係受令師兄風雷劍客古承論之託在此相侯。」

宇文奇心頭一喜，連忙問道：「請問我二師兄現在何處？」

三人互望了一眼，爲首者答道：「天亮之前與我們相見，聲言向西追敵，不克久留。」

宇文奇輕啊了一聲，心中略感失望，萬氏兄弟又道：「大別山區的地形，愚兄弟十分熟悉，願意效勞。」

宇文奇連連致謝，對於萬氏兄弟的一番好意自是不便拒絕，尤其是他目下的處境，孤單無助，心力交瘁，人家自願相助，不管對方的用意何在，他都是感激不盡，是以他沒有考慮其他，就跟着萬氏兄弟向西疾追而去。

對於萬氏兄弟三人，過去他也曾有個耳聞，老大金鞭萬雄，老二銀槍萬英，老三鐵掌萬傑，兄弟三人各具一身不凡的武功，而且爲人尙重道義，因此江湖上闖出了「桐柏三義」的綽號。

這時，雪越落越大，風愈吹愈疾，雪花打在臉上冰冷刺骨，然而他們沒有停歇，依舊急急的向前趕路。

晌午時分，來到一座山村，村子很小，僅有三五戶人家，依山向陽，一字排列，這時，金鞭萬雄道：「宇文少俠，此刻風雪太大，我們在此稍避如何？」

宇文奇向山野掃了一眼，鐵掌萬傑接道：「同時也可略進飲食，豈不是一舉兩得！」

至此，宇文奇不好再反對了，同時他的腹內也正在轆轆飢鳴，遂點頭道：「暫避一下也好。」

四人來到村子最西首的一家門前，金鞭萬雄上前扣門，立卽院內響起脚步的聲音，接着兩扇油漆剝落的大門打開，從裡面探出一個女人的頭來，向四人看了一眼，訝然問道：「這麼快就回來啦？」

金鞭萬雄嗯了一聲，沒有答話，轉身向宇文奇道：「這裡是我們的一個朋友，請吧！」

宇文奇沒有謙辭，乃與萬氏兄弟一同走進門去，這時他才看淸楚開門的那個女人是個十五六歲的村姑，衣着樸素，而一張稚氣未脫的臉蛋却很討人喜歡。

他不由多看了兩眼，那村姑娘也毫不畏懼的也向他打量，這情形落在金鞭萬雄的眼裡連忙說道：「瑩姑娘，我們帶着朋友打擾，妳歡迎嗎？」

那姑娘一皺鼻子哼了一聲，一甩辮子扭身向院裡跑去，金鞭萬打着哈哈道：「這個姑娘叫萬瑩，是我們一個堂兄的掌珠，生得聰明伶俐，頂討人喜歡的。」

宇文奇不知道金萬鞭萬雄此言何意，不便有所表示，只是唯唯喏喏的漫應着。

這裡有兩進院落，前院較低後院較高，房屋一律石塊砌成，整齊而堅固，他隨着萬氏兄弟直向院中央廳屋走去。

廳屋的門上掛着厚厚的布簾子，四人抖落身上的積雪，踏在臺堦，一掀簾子，屋內立卽衝出股溫暖的熱氣，使人寒意頓消。

屋內光線很暗，但依然可以約略地辨出，室內整齊的擺着八仙桌太師椅，油光閃亮，纖塵不染。

金鞭萬雄沒有讓坐，却說道：「此間主人因爲雙足不良於行，我們到這裡面去見他好嗎？」

這是禮貌，應該如此，所以就跟了進去，銀槍萬英、鐵掌萬傑却留在外面沒有進去。

金鞭萬雄一踏進套房即喊道：「大哥，我們帶一個朋友來看你。」

這是一間套房，中央擺着一盆旺盛的木炭火，兩側放着四把椅子，靠後牆有一張鏤花的頂子床，床上斜躺着一個面色蒼白的老人，雙目深陷，嘴唇乾癟，有氣無力的向宇文奇打量一眼，頷首笑道：「少俠貴姓？」

宇文奇只得上前見禮，並自我介紹，老人道：「老朽雙腿行動不便，請隨便坐吧！」

金鞭萬雄乘機說道：「你們談談吧！我去看看準備點吃的。」

宇文奇不便推辭，只得坐了下來，金鞭萬雄退出，順便把門掩上。

他在木炭火旁邊的椅子坐下，抬起頭來，發覺這個蒼白的老人臉上浮現一絲詭譎的笑意，一閃即逝，他不禁暗暗皺眉，大爲困惑，不明白這笑意後面，究竟隱藏着什麼？

宇文奇自覺過去從未在江湖上走動，與武林人物根本無任何恩怨可言，再者自己孑然一身，身無長物，更不可能引起黑道人物的注意。

想到這裡，他心裡坦然了，於是禮貌的說道：「請問老前輩貴姓？」

躺在床上的老人客氣的道：「老朽萬梁，少俠或者有個耳聞。」

宇文奇當下陡然一驚，原來這個臉色蒼白的老人，竟然就是江湖以狡詐聞名的大別之狐，他不由朝對方多看兩眼，說道：「前輩的大名，家師倒是常常提到，不料竟然在這裡得以晉謁，晚輩眞是感到萬分榮幸。」

大別之狐萬梁喟然搖頭嘆道：「老了，此後江湖上恐怕再也見不到大別之狐的影子了。」

言下不勝悲哀，宇文奇心中一動，禁不住有些同情起來，問道：「老前輩精神鑠鑠，什麼事使得你老人家這樣厭倦江湖？」

大別之狐移動一下斜躺着的身體，長嘆道：「說來話長……」

宇文奇微微一愕，凝目注視着對方，靜待細說下去，大別之狐萬梁仰視屋頂片刻，正要細說下去，忽聞門外的山道上，響起一陣急驟的蹄聲，越來越近，霎時來至門前，接着蹄聲驟歇，響起一片雜亂的人聲。

二人同時一愣，向窗外看去，大別之狐到嘴邊的話岔了開來，懷疑的說道：「風雪交加，天寒地凍，什麼人急着趕路？」

宇文奇立即說道：「讓晚輩出去看看這些人，究竟是何路數。」

大別之狐萬梁立即阻止道：「少俠是客，還是多休息一下吧！」

宇文奇道：「不，還是讓我去看看吧！」

說着就要站起來，不料他身體剛動，倏覺腿、腰、和胸部，一齊被鋼箍縛住，當下一震，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大別之狐慢慢的站起來，詭譎的獰笑道：「難道你不瞭解老夫的一貫作風？」

宇文奇凜然不懼道：「大別之狐雖然向以機詐著稱，但是宇文奇與你素無恩怨糾葛，這樣做豈不有點過份？」

大別之狐掀開棉被，竟然走下床來，慢慢逼近，充滿機詐的說道：「是的，我們是沒有恩怨可言，不過爲了一件事，老夫却不得不如此。」

宇文奇當下一楞，問道：「什麼事？」

大別之狐萬梁神情十分鄭重的說道：「就是你昨夜得自鳳鳴山莊的『血圖』，只要你肯讓給老夫，老夫可以保障你的生命安全。」

宇文奇訝然道：「什麼『血圖』？我根本不知道這回事呀！你究竟是聽何人說的？」

大別之狐陰森森的冷笑道：「少俠，你問得太多了，現在你應該做的，是趕快吧『血圖』拿出來。」

事情既已至此，宇文奇知道再說也是徒然，乾脆不便多說，於是冷笑道：「你以爲强逼就可以得到手嗎？哼！別說本俠根本沒有『血圖』，就是有也不會給你。」

這是實話，可是却不能使對方相信，因之大別之狐道：「你以爲老夫會上這個當嗎？」

說着慢慢逼近，宇文奇雖然沒有「血圖」，但這對於一個學武的人來說，畢竟是奇恥大辱，於是說道：「那樣做你會後悔的。」

大別之狐道：「老夫做事，任性而爲，後來就沒有後悔過。」

說着，探手就去搜查宇文奇的身上，這樣做一方面是欺侮他年輕，再者以爲他已經被擒，殺剮存留，可以任意而爲，沒有一點反抗的能力。

可是，當大別之狐的手快要接觸到他時，倏聞「噗」的一聲，一道白光閃電般疾射向他的面門，大別之狐聞聲一震，還未及應變，「吧」的一口唾沫，正射在臉上，水星四濺，滿面開花，大別之狐只覺「轟然！」一聲，踉蹌的向後倒退幾步，一屁股坐在床上。

宇文奇禁不住哈哈笑道：「滋味如何？」

大別之狐萬梁一擦臉上的唾沫，獰笑道：「好小輩，自己找死，那就怪不得老夫心狠手辣了。」

遂自腿上拔出一隻匕首，滿面殺氣的又逼上去，宇文奇當下暗運一口眞氣，身軀一扭，竟然未能扭動，知道不能變幹。

可是大別之狐已經逼近面前，勢急如火，迫在燃眉，如果應付不當，卽將抱憾終身了。

他身軀被制，可是雙手仍能運轉自如，情急之間，他想到了劍，是以有恃無恐的冷笑道：「本俠早就活得不耐煩了。」

大別之狐陰森的道：「既然不想活，老夫就成全你吧！」

說着，身軀倏動，招出「黑虎掏心」，直向宇文奇胸前刺到，陰毒狠辣，存心一招置人死命，。

忽然，「唰」的一聲，烏光暴漲，緊接着「噹」的一聲兵刄撞擊之聲，只見一道銀光向上激射，「篤」地釘在屋樑上，力猶未盡，顫巍巍的抖個不停，而大別之狐却已暴然後退數步，駭然變色，雖然沒有受傷，但已驚出一身冷汗。

宇文奇劍已還鞘，自我解嘲的說道：「本俠命大，這下又死不了啦！」

大別之狐兩次行動均未成功，心中早生寒意，此刻聞言，只得忍氣吞聲，深沉的說道：「小輩，不要得意，你等着瞧吧！」

話中之意宇文奇當然能夠體會出來，可是他年輕氣盛，在敵人面前，豈能示弱？是以昂然說道：「本俠等你就是了。」

這時，前院忽然吵了起來，接着響起兵刄撞擊之聲，好像有人與來人動起武來，大別之狐萬梁乘機下台，走出門去，同時重重的把門關上。

宇文奇望着門口無限感慨，他未想到江湖道上會是這麼陰險詭詐，至於所謂「血圖」，他是昨夜在鳳鳴山莊與黑虎朱彪衝突時才知道的，後來又出現了白衣少年柳迎風，此外再也沒有碰到過任何人。

顯然這謠言是昨夜往鳳鳴山莊所引起的，假如眞有「血圖」之說，那麼他可以肯定早已被別人得去，而他只是適逢其會，碰巧背上黑鍋而已。

那麼這個謠言是誰傳出去的呢？昨夜他見到的人僅有兩起，第一批就是黑虎幫的徒衆，再者就是那個白衣少年柳迎風。

柳迎風，宇文奇自忖與他無怨無仇，雖然當時話不投機，但却也找不出陷害他的理由。

如果說這謠言是一種陰謀，他以爲黑虎幫的徒衆很可能就是主謀，因爲他曾被迫殺死了黑虎幫不少徒衆，並迫使他們虎頭蛇尾的不戰而退，倘若他猜得不錯，那麼黑虎朱彪這一招，可眞太陰毒了。

□　□　□

大別之狐萬粱匆匆來到前院，見三個同族的兄弟正與三個使刀的漢子捉對搏殺，傍邊還站着四人，並沒有齊上圍毆。

武林中以刀馳名的，首推冀北五龍山的馬家，老大馬維仁，老二馬維義，老三馬維禮，老四馬維智，老五馬維信，兄弟五人，以一套閃電十三刀，稱雄口外。

對於馬家的刀法，他雖不曾會過，但在天下武林當中，却頗著盛譽，這時萬家兄弟已落下風，敗！是一定的，只是時間問題，何況還有四人虎視在側呢？

對方七人之中，有五人年紀較大，二人年紀較輕，大別之狐萬粱是老江湖了，當然看得出年紀大的五人是馬家兄弟，年紀較輕的兩人，必爲其門下弟子，忖度當前情勢，就是再加上他大別之狐，也必然是有輸無贏，因此他眼珠滾動之間，心中暗暗決定，於是說道：「諸位暫停！」

場中六人各自跳出圈外，視線一齊集中在大別之狐萬粱的身上，他向對方七人拱手說道：「

請問諸位可是冀北五龍山的馬家兄弟？」

五位年紀較長的拱手答禮道：「在下正是馬家兄弟，請問閣下怎樣稱呼？」

大別之狐道：「老朽萬粱，久仰馬家的刀法，爲何不請進一敍？」

馬老大馬維仁，客套的說道：「啊！原來是以足智多謀著稱的萬老英雄，眞太失敬了，剛才敝兄弟與諸位係出於誤會，萬老英雄要多見諒才是。」

大別之狐萬粱老謀深算，打着哈哈說道：「豈敢，豈敢！諸位不怪老朽迎接來遲，老朽十分感激了。」

馬家兄弟連道不敢，萬家兄弟也見風轉舵的連連道歉，衆人正要入內，忽然一陣急驟的蹄聲傳來，當下衆人神色一凛，齊向大門口望去。

接着便見十幾人，自門口湧了進來，當先一人頭戴風帽，身罩披風，銀髯如雪，像貌威嚴，其後緊跟着兩個佩劍的少年，再後有七八人之多，簇擁着一個五旬上下的老者，這些人之後，還跟着一個三十上下的窮秀才，冰天雪地，酷寒難耐，而他却手持摺扇，一搖三擺的邁着八字步，向裡走來。

看外表，任誰都看得出是武林人物，只是這些人是什麼來歷？爲什麼走在一起，又爲什麼冒着風雪之苦來到這荒山野地？在場諸人誰也無法一口說了出來。

不過，大別之狐萬粱却能認出前面銀髯老人正是享譽武林的泰山磐石堡主秦路通，其後被簇擁着的五旬老者，乃是兗州以三節棍馳名的盧勁節，後面跟着的窮秀才，乃是雲夢凌霄堡的凌霄書生蕭一葦。

這三人雖然年齡各異，但却都是獨霸一方的人物，天南地北，爲什麼在此突然碰在一起？這

不是一個普通的遇合，一定隱藏着一項秘密，這秘密究竟是什麼呢？難道也是爲了「血圖」而來？

大別之狐萬梁暗道：假如眞的都是爲了「血圖」，那麼今天的局面將更難應付了，於是他滿面含笑地迎事前去，說道：「啊！原來是秦堡主與蕭堡主、盧老師諸位高人駕到，未及遠迎，罪甚！罪甚！」

秦山磐石堡主秦路通，雲夢凌霄堡主蕭一葦，兗州盧勁節諸人，此刻抱拳還禮，說道：「我等來得冒昧，萬老英雄不要怪罪才好！」

衆人與冀北馬家兄弟，以及桐柏三義分別見禮，然後走進前院的西廂房，這裡是專門接待客人的地方，雖然談不上設備清雅，但却也是窗明几淨，打掃得十分清潔。

賓主落坐，萬瑩端上茶來，這時大別之狐萬梁問道：「風雪蔽天，酷寒逼人，諸位因何突然到此？」

泰山磐石堡主秦路通，輕捻銀髯說道：「目下『血圖』之說已經驚動江湖，我等來此，就是爲了這件事情。」

大別之狐萬梁心中暗驚，但他還不是不露聲色的又問道：「可有什麼發現嗎？」

凌霄書生蕭一葦，說道：「昨夜有人親見『血圖』被金龍堡第三徒宇文奇所得，而金龍堡又在一夜之間化爲灰燼，爲明眞象，所以才跟踪至此。」

兗州三節棍盧勁節說道：「聽說宇文奇上午與桐柏萬氏兄弟走在一起，不知此話可是眞的？」

桐柏三義同時向別別之狐萬梁看了一眼，見大別之狐含笑點頭，金鞭萬雄始道：「盧老師所言正是。」

凌霄書生蕭一葦問道：「請問宇文奇目下人在何處？」

大別之狐萬梁接道：「已被老朽囚禁起來。」

「啊！」衆人齊感愕然。

泰山磐堡主秦路通，說道：「聽說此子一身成就不凡，如何會這麼容易就範？」

大別之狐萬梁，陰陰的笑道：「武功雖好，經驗不足，如何能逃出老朽的手掌？」

凌霄書生問道：「萬兄可有所獲？」

大別之狐萬梁道：「這個萬某十分慚愧，到目前爲止還沒有得到一點頭緒，諸位如果不信，請到裡面一問便知。」

泰山磐石堡主秦路通當先站起，說道：「好！讓我們去看看。」

衆人隨着一齊站了起來，凌霄書生蕭一葦，突然向大別之狐萬梁道：「萬兄，我們這樣作你該會不介意吧！」

此言一出，衆人皆把視線投向大別之狐萬梁，他一見衆意難違，連忙故示大方的說道：「『血圖』乃無主之物，誰得到都是武林之爭，不過囚禁宇文奇的地方十分狹小，無法容納許多人。」

兗州三節棍盧勁節問道：「依你之見呢？」

大別之狐道：「萬某以爲就請秦堡主、蕭堡主、盧老師代表前往足矣。」

衆人齊皆點頭同意，於是一起五人，由大別之狐當先領路，向後院走去，霎時來到中央堂屋門前，打起門帘，突然自門內闖出一條人影，要不是當先而入的秦堡主讓得快，幾乎撞個滿懷。

衆人只見自屋內衝出之人，原來是個村姑打扮的少女，正是大別之狐的掌珠萬瑩。

大別之狐立即冷臉叱道：「女孩子家，慌慌張張的幹什麼？」

萬瑩道：「我爲各位找茶葉。」

果然見她手內拿着茶罐子，於是也就沒有過於苛責，相繼走進屋內，又轉入套房。

宇文奇仍被制在椅子上，神色自然，絲毫沒有恐懼之態，對於突然來臨的四人竟然視而不見，連看也不看一眼。

這種傲慢的態度，立即引起泰山磐石堡主秦路通的不滿，試想以他的聲譽和威望，江湖上任誰見了也得禮讓三分，不料今天却被一個後生小輩所藐視，這口氣如何能夠忍得下去？是以他的臉色陰沉的問道：「你就是金龍堡古浩的弟子嗎？」

宇文奇冷冷地向對方看了一眼，不答反問道：「你是什麼人？這樣問是什麼意思？」

泰山磐主秦路通沉聲道：「老夫乃是磐石堡主，此來只是向你查問一件事情。」

宇文奇問道：「何事？」

磐石堡主秦路通接道：「就是關於『血圖』之事。」

宇文奇當下憤然說道：「又是『血圖』，究竟『血圖』與你何干？」

說着，他向大別之狐怒視一眼，凌霄書生蕭一葦忙即挿口道：「『血圖』雖然與秦堡主無關，但却關係着江湖浩刼，他身爲武林一派宗師，豈能坐視不管？」

宇文奇一翻眼道：「你也是『不能坐視』者之一嗎？」

凌霄書生蕭一葦不由臉上一陣燥熱，頗爲尷尬的道：「不錯。」

宇文奇語含諷刺的說道：「宇文奇倒錯怪你們了。」

兗州三節棍盧勁節，突然問道：「究竟『血圖』是不是被你所得？」

宇文奇立即問道：「是又怎樣？不是又怎樣？」

三節棍盧勁節道：「假如眞有其事就請把『血圖』拿出來，以我們各派之力，來維護你與『血圖』的安全，要不然還要繼續追查。」

宇文奇道：「聽尊駕這麼說，本俠似乎非承認不可了。」

這話當即激怒了泰山磐石堡主秦路通，只見他虎目圓睜，銀髯顫動，問道：「你到底肯不肯把『血圖』拿出來？」

宇文奇道：「假如你們一定要，本俠當然只有拿出來，不過，却要有相當的代價。」

磐石堡主秦路通的態度立時緩和了下來，說道：「有什麼條件？儘管提出來好了。」

不料宇文奇問道：「你能作得了主嗎？」

磐堡主秦路通當下一楞，以目光徵求各人的意見，不料齊皆默然，既不同意也不否認，這使他大感尷尬，無法下台，轉身便欲離去。

大別之狐萬梁見狀，連忙殷勤的說道：「秦老請稍安，萬某以爲還是由各位共同商量一個方法。」

宇文奇說道：「假如各位眞有誠意，能推秦堡主爲代表，本俠願與他單獨談談，要不是太吃虧，一定成全你們這一番好意。」

衆人互望了一眼，猶豫難決，大別之狐接道：「秦老的確是最適合的人選。」

他說着，目光投向三節棍盧勁節，情面難却盧勁節終於點頭同意，四人當中已有兩人同意，凌霄書生要是再不有所表示，將成衆矢之的，情勢如此他也只好點頭了。

於是，大別之狐萬梁，凌霄書生蕭一葦，三節棍盧勁節，一齊退出，走回前院，靜候佳音。

眼看已近傍晚，雪停了，風也小了，却始終不見有何結果。

凌霄書生不停的向後院張望，三節棍盧勁節裝着十分鎮靜的坐在一旁，磐石堡門下的兩個弟子則坐立不安的來回走動着。

忽見磐石堡主秦路通自後院走來，衆人心中頓時掀起一陣喜悅，於是一齊迎了上去，問道：「結果如何？」

磐石堡主秦路通道：「略有眉目，不過還需要各位商量決定。」

衆人齊聲哦了一聲，磐石堡主秦路通又道：「他的條件很簡單，只是希望將來得到『血圖』之寶也能有一份權利。」

三節棍盧勁節爽然道：「答應他就是了。」

磐石堡主秦路通，接道：「不過，他爲防止我們將來變卦，『血圖』仍由他保管。」

大別之狐恨聲道：「好狡猾的小輩！」

凌霄書生蕭一葦急道：「你答應了嗎？」

磐石堡主秦路通搖頭道：「不會。」

三節棍盧勁節道：「假如我們不同意這麼做呢？」

磐石堡主道：「將永遠得不到『血圖』寶藏。」

三節棍盧勁節又道：「難道他不怕死嗎？」

磐石堡主道：「老夫已經試過，他至死不屈，何況他死了我們仍然得不到『血圖』，又有何用？」

三節棍盧勁節默然了，大別之狐萬梁接道：「看來我們只好答應了，日後相機行事也未嘗不

可？」

凌霄書生蕭一葦，也隨聲附和道：「盧兄所言甚是，我看就這樣決定了。」

大別之狐萬梁的目光，緩緩的掠過衆人的臉上，問道：「各位有何意見？」

衆人齊皆默然，三節棍盧勁節向磐石堡主看了一眼，顯然有些遲疑，大別之狐乘機又道：「假如沒有意見，就這樣決定了。」

三節棍盧勁節向磐石堡主道：「堡主以爲如何？」

磐石堡主微微頷首，在場諸人以該堡聲譽最隆，與兗州盧家的人馬最衆，舉足輕重，是以磐石堡主首肯之後，其他桐柏山萬氏兄弟，冀北五龍山的馬家兄弟，都也跟着同意了。

這時，大別之狐萬梁興奮的道：「這是件罕有的合作，讓萬某作東，請諸位痛快的喝一杯，以示預祝我們的合作成功。」

這的確是件罕有的合作，按照一般江湖習慣，這是不可能的，但却順利初步完成，爲什麼？說穿了不值一文，因爲各派之人都懷着鬼胎。

身爲主人的大別之狐萬梁，是出了名的老狐狸，心機詭詐，謀定而後動，論城府，在場諸人沒有一個是他的對手。

所以，當冀北五龍山馬家衆人與其族弟桐柏三義，因言語衝突打起來的時侯，一見毫無勝望，於是立即見風轉舵，出面解圍，而冀北馬家兄弟則因遠涉中原，人地生疏，也就乘勢收帆，不料又來了磐石堡主、凌霄堡與兗州盧家一干衆人，使他原有的計畫亦隨之宣告落空，不得已只有另打主意，殷勤的週旋各派之間。

磐石堡主與兗州盧家人數雖衆，但是對於大別之狐早有戒心，同時又有冀北馬家兄弟與桐柏

萬家兄弟在旁牽制，在情況未明之前，如果輕舉妄動，對於本身是不利的，所以促成他們虛與委蛇的心理。

凌霄堡的凌霄書生蕭一葦更不用說了，他雖然具有一身超凡的武功，但是人單勢孤，孤掌難鳴，既不明以武力奪取「血圖」，又不忍放棄這個機會，於是只有在各派之間混水摸魚，所以人家提的意見，他既不能反對，也只好隨聲附合。

瞭解了各中內情，就會覺得這件罕有的合作，是十分自然了。

這時，小姑娘萬瑩與其母已把酒菜備好，紛紛端上，各派之人也不再客氣，相繼坐下，開懷暢飲起來……

這一夜，各人在自己編織的美夢渡過，第二天早晨，天剛破曉，各派之人即紛紛湧向後院提人，可是各派之人都已到齊，唯獨不見磐石堡主秦路通。

當下由兗州三節棍盧勁節、凌霄書生蕭一葦、大別之狐爲首，後面跟着冀北馬家兄弟，桐柏萬家兄弟，磐石堡與三節棍的門下，亦緊隨在後面，一齊湧向中央大廳，又湧向左邊的套房。

套房內依然十分黑暗，大別之狐點着腊燭，衆人禁不住齊皆驚得叫了起來，那裡還有宇文奇的影子？而被制在椅子上的人，原來正是磐石堡主秦路通。

只見磐石堡主衣衫被剝得光光的，僅剩下一套單薄的內衣，神色蒼白，雙目遲滯，好像另換了一個別人。

大別之狐萬粱連忙上前爲他解除禁制，可是稱覇一方的磐石堡主，身軀僵硬得已經無法站起

兗州三節棍盧勁節急問道：「堡主，這是怎麼一回事？」

磐石堡主秦路通，當下喟然一聲長嘆，指着牆壁說道：「你們看吧！」

衆人的視線隨之轉移過去，只見石壁上以木炭寫着幾行蒼勁的字跡：

「一念之貪，良智喪失，
咎由自取，罪不容誅，
略施薄懲，以儆效尤。
無情劍留」

任誰也不會料到無情劍會在此出現，他們在心底都不由泛起一種恐懼，誰也不敢議論。他們只恨自己太粗心大意，竟然把年前八月中秋黃山始信峯之會各派之人齊皆中毒無情劍獨救宇文奇的事給忽略了。

這時，磐石堡主秦路通，在他們門下弟子的扶持下穿好了衣服，垂頭喪氣的說道：「各位，秦某告辭了。」

說着低下頭，帶領門下弟子出門而去，其他如兗州三節棍盧勁節及其門下，冀北五龍山馬家兄弟，凌霄書生蕭一葦等人也覺得沒有再等下去的必要都隨之相繼辭出，這個山村頓時又寂靜下來。

第六章　英雄虎膽

北風悽厲的捲着雪花，一陣疾似一陣的飛掠過去，天黑了，夜色籠罩着整個大地，然而銀色的原野却輝映得彷如月夜一般，這正是圍爐取暖，閒話桑麻的時刻，但是這荒僻的山徑上，却奔馳着一個矯健的黑影，他不是別人，正是剛剛脫險的宇文奇。

原來他被制在套房之內，正當他苦思無計之時，突然門口人影一閃，走進一個人來，此人非他，正是大別之狐的掌珠萬瑩姑娘，她神色倉促的急道：「我爹和許多江湖朋友，正在商量着對付你。」

宇文奇心中一驚，急道：「這可怎麼辦呢？」

話聲剛落，院內響起雜亂的脚步聲，瑩姑娘低聲急道：「不好，他們來了，快說我能幫助你什麼？」

「告訴我如何解除機關！」

「椅子腿上有個按鈕。」

瑩姑娘話未說完，人已經衝了出去，宇文奇忙道：「謝謝妳。」

說着，他立即找出按鈕的位置輕輕一按，禁制立除，心中不由大喜，於是坐在原位上以觀動靜。

結果一切都如他所預料一般的進行者，當磐石堡主秦路通代表各派與他單獨會談的時候，出

其不意的把對方制住，然後把他衣服剝下，利用得自黃山隱翁的易容術變成了磐石堡主的化身，又利用其父無情劍的威名，留字走了出去，與各派之人痛快的吃了一餐，始抽身而去。

本來他想在此追查二師兄風雷劍客古承諭的下落，可是他發現這裡與二師兄的去處，毫無關係，所以決定立即離開這個山村。

金龍堡已毀，師兄師妹以及金龍堡門下諸人，目下均已流離失散，前途茫茫，後無歸處，這復仇尋人的事，只有等待機會了。

這時，他想到與黃山隱翁正月十五在長安的約會，默計時間，大約還有十天左右。

離開山村的時候，他沒有去考慮其他的問題，不料一陣疾奔之後，風雪打臉，愈來愈大了，，他想找一個地方暫避風雪，可是在這荒山絕嶺，人跡罕至的地方，那裡去找呢？不得已他只得繼續向前疾奔。

大約又走了半個時辰，忽聞遠處的叢林中，傳來數響悠悠鐘聲，當下他精神一振，循聲奔去。

覆蓋在雪下的一條山徑，蜿蜒的向上伸展，穿過密密的森林，每一棵樹的北側和枝上，都像鑲了一層白銀。

森林的盡處，突然現出一片竹林，茂密的竹葉上，壓着一層厚厚的碎銀，隨風搖動，蕭蕭作響。

再往上走，攀登十餘丈之後，地勢突然開朗，現出一片數十丈方圓的廣場，場中有一座銅鼎，深深的埋在雪堆裡，僅僅露出一點蓋子。

場子的盡處，現出一座氣勢雄偉的廟宇，惟因年久失修，已經顯得破落不堪了。

這是個絕佳的借宿之所，宇文奇毫不猶豫的走上前去，只見山門緊閉，門頭上懸着一方泥金

巨匾，寫着「萬竹庵」三個大字，筆力蒼勁，運行如飛，雖然下面沒有落款，但也可想像得出，必然是出自名家手筆。

「庵」為尼姑靜修之地，「廟」「寺」「院」多為和尚住錫之所，「宮」與「觀」則為三清門下所主持，這些只要是稍具江湖常識的人，都會知道，宇文奇出身金龍堡，耳濡目染，當然對於這些十分熟悉，但是時值寒夜，風雪交加，寒冷澈骨，如果錯過此處，再要找一處可避風雪之處，恐怕更難了。

按理他是不應該在此借宿的，可是事實的迫使，又使他不能錯過此處，否則只有整夜在風雪之中奔走了。

思考再三，終於他跨上石堦，舉手扣動門環，數聲清脆的聲音立即震盪開來。

良久，沒有絲毫動靜，不得已他再次扣動門環，霎時，院內響起輕微細碎的脚步，接着兩扇剝落的大門，緩緩而開，走出一個四十左右的尼姑來。

她一見宇文奇頓時駭然怯步，好像十分驚懼。

宇文奇微微一楞，忙即施禮道：「師太請了。」

尼姑雙掌合十，躬身唸道：「阿彌陀佛！」

宇文奇又道：「小可因心有急事，只顧趕路，結果錯過宿頭，此刻風雪交加，夜寒逼人，無法繼續趕路，不知師太可肯方便，讓在下借宿一宵。」

中年尼姑道：「阿彌陀佛！此事貧尼不能做主，請在此稍待，讓貧尼請示家師。」

尼姑讓宇文奇跨進山門，轉身匆匆向內走去，他只得站在那裡等候。

此刻，這裡僅有他一人，猛然抬頭，禁不住陡然吃驚，原來他正在兩個像貌凶猛的巨神之前

。

霎時，那中年尼姑去而復返，說道：「家師已經應允，小施主請隨我來。」

這是一座佔地頗廣的尼庵，前後共有三進佛殿。宇文奇隨在尼姑之後，穿過一座佛殿，向左一轉，走進西廂偏殿。

殿內靠後牆的神龕上，一排排坐了十幾個神像，大概因為年代久遠，香火鼎盛之故，一個個黑黝黝的，彷如剛從灶下鑽出來似的。

經過神龕之前走進一間套房，室內陳設整齊，一切用具俱全，想必是為進香遊客所設，這時尼姑交代幾句，匆匆而去。

宇文奇因為連日來精神頻受打擊，再加上飲食不調，奔波勞累，心身早感疲憊，向床上一躺，立即進入夢鄉。

這一覺睡得十分香甜，不知經過多久，忽被一陣步履之聲所驚醒。

他當下一楞，凝神細聽，發覺院中好像有很多人在走動，心中不禁愕然，立即移近窗前，向外一看，不由當堂呆住了。

此時，大雪已止，夜風仍疾，院內火把通明，三十幾個尼姑，已作雁翅排開，靜靜的肅立着，好像有所等待。

站在衆尼姑中間的是一白眉如霜的老尼姑；身後站着一個中年尼姑，正是接待他的那個師太。

這些尼姑雪夜如此，究竟為了什麼？

沉重而嚴肅的氣，像凝結了一樣慢慢的進行着，漸漸的由沉重變為惶懼。

這是爲什麼？爲什麼？……

忽然，遠遠的傳來一聲長嘯，衆尼姑聞聲齊皆一震，頓時掀起驚惶的騷動。

接着搜搜數聲，自庵外飛進三條黑影，輕輕的飄落院中雪地上，三人一律黑色勁裝，爲首者以藍巾覆面，其他二人，則以白巾遮住面孔，僅僅露出兩隻眼睛。

三人併排站在衆尼姑不遠之處，這時居中的藍巾蒙面之人，向衆尼姑冷厲的掃了一眼，說道：「悟非老尼，限期已到，速將宇文瑤交出來吧！」

站在中間的白眉老尼，稽首爲禮，宣了一聲佛號，答道：「萬竹庵乃貧尼與小徒靜修之地，並無宇文瑤這個人。」

那藍巾蒙面的黑衣人，當下冷哼一聲，道：「沒有宇文瑤，難道也沒有百了尼姑嗎？」

悟非尼姑知道無法逃避，乃昂然不懼的答道：「百了就是小徒。」

「妳應該記得她就是宇文瑤。」

悟非道：「昔日的宇文瑤已逝，她只是今日的百了。」

那藍巾蒙面的黑衣人，已經不耐，說道：「不管她是昔日的宇文瑤，還是今日的百了，妳把她交出來就是。」

悟非師太神色一正，說道：「三位苦苦相逼，難道小徒與你們有仇？」

藍巾蒙面之人，冷冷的道：「無仇。」

「有恨？」

「也無恨！」

悟非義正詞嚴的質問道：「既無仇又無恨，爲什麼一定要貧尼交出小徒？」

「恕難奉告。」

悟非師太正色道：「無仇無恨，又不願說出原因，硬要貧尼交出人來，那就於理欠通了。」

藍巾蒙面之人，被迫無言以對，只得獰惡的沉聲道：「要妳交出就交出，那來的這麼多囉嗦！」

悟非師太鎮靜如恆的道：「既不講理，貧尼更難遵命。」

「找死！」

話聲未落，身形倏動，直向悟非撲去，衆尼姑一見駭然，齊皆驚呼起來。

悟非師太自忖必死，乃閉目以待，不料身後突然衝出一條黑影，將她護住。

這時，藍巾蒙面之人的掌力已經迅速襲至，眼看一個與世無爭的出家人就要死於掌下，倏見左側一道金光電閃射至。

藍巾蒙面人見狀大驚，猛然後退，但他身還未動，那道金光涮的一聲已在掌邊劃過，只覺一陣熱辣辣的痛澈肺腑，掌心已被劃了一道血槽。

藍巾蒙面之人，驚駭之餘，色厲內荏的道：「難怪老尼姑這樣沉着，原來是有大援撑腰！是那路朋友？何不出來一見？」

話聲剛落，忽然響起一陣清朗的笑聲，接着自左側廊下走出一個面目冷峻，腰懸長劍的白衣少年。

宇文奇當下訝然暗忖：自己一鏢解救了悟非師太之危，却突然自半路殺出一個程咬金來，豈非怪事？而更奇的是，這個白衣少年的面貌與打扮，儼然又是一個無情劍的化身。

無情劍是他身生之父，對父親的孺慕之思雖甚殷切，但却從未見過，黃山之約，黃山隱翁以

無情劍的化身乍然出現時，各派之人齊皆震驚，可見雖是喬裝，而裝得却畢眞酷肖，自此在他腦海裡始印下父親當年行俠的輪廓。

現在黃山隱翁目下已經遠去雪山，不可能在此現身，那麼這個無情劍究竟是誰呢？

不論這個無情劍是眞是假，他以爲必然與其父有密切的關係，不然如何能模仿得那麼像呢？

這時，衆尼姑一齊驚愕的注視着這個突然現身的白衣少年，而那個藍巾蒙面的黑衣人來者僅是一個少年，心神略定，問道：「你是什麼人？」

白衣少年傲然不答，反問道：「你是什麼人？」

藍巾蒙面的黑衣人，怔了一怔，勃然怒道：「好刁鑽的小輩！快拔出你的劍來，本座要好好的教訓教訓你。」

白衣少年哂然一笑道：「本俠寶劍若然出鞘，你必然伏屍就地，要想活下去的話就趕快給我滾！」

藍巾蒙面的黑衣之人，暴戾的怒哼一聲，大有將對方立斃掌下之勢，不過他掌已受傷，創痛正劇，使他不敢輕舉妄動。

白衣少年見對方既不說話，又無去意，冷然問道：「不相信嗎？」

說着，一按弭簧，嗆啷一聲輕響，寶劍跳出鞘外尺許，立即泛起一道黑黝黝的光芒，藍巾蒙面的黑衣人與其同伴，禁不住驚呼道：「啊！無情劍！」

白衣少年冷冰冰的說道：「你們還認識無情劍，在寶劍未出鞘之前，要走還來得及。」

藍巾蒙面的黑衣人立時默然，因爲他心裡明白，剛才對方一隻暗器就使他手掌受傷，顯見功力甚高，縱然合己方三人之力，亦未見得穩操勝算。

再者，無情劍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一旦動起手來，從不留活口，雖然任務重要，也顧不了那許多。

思念一決，口氣軟了下來，說道：「本座今夜認栽，請閣下留個名來，以便日後領敎。」

白衣少年哂然笑道：「要領敎現在就是最好的時候，何必要等到日後呢？」

藍巾蒙面人默然了，只得乖乖的與其同伴轉身疾馳而去。

宇文奇覺得這三個蒙面的黑衣人，好像與黃山始信峯之會突然出現的那批人同一路數，只不過那批人是由一個黃巾蒙面之人率領，而這三個人則是由一個藍巾蒙面之人率領而已。

那些人一個個凶狠暴戾，至死不悟，而這三人却虎頭蛇尾，見風轉舵，像這種貪生怕死之輩，竟然也敢出來橫行無忌，豈非天下奇聞。

對於白衣少年驚走強敵之事，尼姑們無不感激萬分，只有一人不同，就是那個名叫百了的中年尼姑，也就是接待宇文奇的那個師太，她除了感激之外，却另有一份別人無法瞭解的激動。只見她雙眸含淚，嘴唇顫動，無限哀怨的望着那個白衣少年，好像有滿腔的情愫，無法傾訴。

白衣少年對尼姑們的感激毫不理會，却興奮的走向百了師太，百了師太見狀，冷然說道：「你又來幹什麼？」

白衣少年一愣，問道：「不幹什麼難道就不能來嗎？」

百了師太嘆了口氣道：「何必再來擾亂我！」

白衣少年更爲迷惑了，半晌始驚疑的問道：「什麼？擾亂妳？妳不說要我每年可以來看妳一次嗎？」

百了師太困惑的問道：「你？……」

白衣少年忽然咭咭的嬌笑起來，說道：「娘，妳怎的連我他不認識啦，我是曉霞呀！」

說着，他用手在臉上一抹，一張冷峻的臉立即變得清麗絕俗，明艷照人，宇文奇頓時一楞，覺得這張少女的面孔十分熟悉，可是一時之間却想不起在那裡見過。

這時，百了師太餘悸猶存的說道：「孩子，妳怎麼這樣大胆？要是那幾個人不怕，豈不要吃大虧？」

百了師太惶急的說道：「孩子，妳這樣下去太令我擔心了。」

「怕什麼？我那套劍法已經練成，折穿了正好讓那幾個惡賊試試我寶劍的利害。」

她聲音剛落，忽聞衣袂破風之聲，接着自庵外飛進三個黑影，啊！原來正是那三個蒙面人去而復返。

這一個突然的變化，使在場之人齊皆駭然變色，曉霞姑娘也神色肅穆的凝視對方。

此刻，藍巾蒙面的黑衣人冷厲的喝道：「好大胆的丫頭，竟敢在本座面前要花槍，還不出來受死！」

曉霞姑娘，哂然一笑，說道：「你們三個一齊上吧！看看本姑娘的寶劍是否厲害？」

「賤婢找死，本座一人足矣！」

說話者是靠右首的那個白巾蒙面人，只見他一振長劍身隨劍走，招演「蒼龍出海」直挑曉霞姑娘咽喉。招式平凡，但却頗得劍道之秘訣。

曉霞姑娘身軀微動，倏的拔劍還攻，只見黑光暴湧，接着一陣叮叮噹噹撞擊之聲，隨之一聲慘嗥，人影倏分，而那個白巾蒙面的黑衣人的左臂，隨着殷紅的鮮血，慢慢垂了下來。

可是曉霞姑娘却得理不饒人，寶劍一挺又追了過去。而另一個白巾蒙面的黑衣人却飛身截住，二人沒有說話，又打了起來，不到三招，曉霞姑娘凌厲的劍勢，逼得對方險象環生。

這時，爲首的藍巾蒙面之人再也沉不着氣了，立即怒喝一聲，奪過同伴手中的長劍，縱身加入戰圈。

這個藍巾蒙面的黑衣人，顯然較兩個同伴的功力要高出多多，他一加入戰圈之後，曉霞姑娘兩面受敵，感到壓力奇重，左封右擋，窮於應付，不到十招，一襲白衣，已經被對方劃破多處。

她生性好強，盡力支持，然而對方凌厲的攻勢却使她無法站穩脚步，禁不住節節向後倒退。

霎時之間，二十餘招過去了，藍巾蒙面之人的劍勢突然一變，狠辣絕倫的撒下一片密密的劍網。

曉霞姑娘一見駭然，立即嬌喝一聲，劍化「苦海無邊」，捲起一片黑光向上撞去。

兩團劍影一觸，驀地嗆然一聲，火花迸射，人影倏分，她急喘着踉蹌後退，終於不支倒地，而百了師太見狀驚叫一聲撲了過去。

藍紗蒙面的黑衣人向同伴一打手勢，二人同時飛身縱出，一個攔截百了師太，一個劍取曉霞姑娘。

百了師太不諳武功，而曉霞姑娘顯已不支，傍立的一群尼姑，也都是無力援救，眼看二人就要劍下喪命。

倏見左側射出兩道金光，勢疾如電，分襲兩個蒙面的黑衣人，同時一道白影，挾着一聲清嘯，閃電般飆然而至。

旋見黑光湧現，飛掠狂捲，立即響起兩聲嗥叫，人影歛處，那個藍巾蒙面之人斷了一臂，而

那個白巾蒙面之人，却已陳屍就地。潔白的雪地上，却又來了一個面目冷峻的白衣少年。

這個意外的變化，震撼了百了母女，也震撼了一群手無縛鷄之力的尼姑，更使兩個負傷的蒙面人惶懼。

藍巾蒙面的黑衣人靈魂出竅似的呆在那裡，退既不敢，戰又無力，這種狼狽尷尬的滋味，眞是比死都難受。

白衣少年昂然卓立，冷峻的向對方掃了一眼，兩個蒙面的黑衣人同時打了個寒顫囁嚅的問道：「你，你是誰？」

白衣少年冷然道：「這不是明知故問嗎？」

藍巾蒙面的黑衣人惶懼的驚問道：「難道你眞是無情劍？」

白衣少年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反問道：「你以爲在下也是喬裝？」

藍巾蒙面之人心理有數，不論這個白衣少年是否是眞的無情劍出現，但對方的功力奇高却是鐵的事實，因之他對眞假的問題並不關心，目下最感急切的是如何儘速離開這裡，是以強顏說道：「小輩記住，本座誓必盡雪今日之恥。」

當下與另一蒙面人抱頭鼠竄而去，這只是一瞬間的事，那些不諳武功的尼姑們，魂魄早已出竅，根本就未看清是怎麼一回事。

百了師太母女站了起來，驚疑中帶着無限迷惑。

白衣少年向老尼姑悟非道：「惡徒鎩羽之後，必會捲土重來，師太應帶領門下暫避爲宜。」

悟非師太宣了一聲佛號，說道：「多謝施主救命之恩。」

白衣少年頷首爲禮，然後轉向百了師太母女二人，問道：「師太與無情劍認識嗎？」

百了師太雙眸不停的向對方打量，沉默片刻，答道：「不認識。」

白衣少年凝思良久，未再追問，向曉霞姑娘道：「既然要冒名喬裝，也要裝得像一點，別再自露馬脚，替無情劍丟人現眼。」

曉霞姑娘被說得窘迫不堪，這時，白衣少年向她冷冷的掃了一眼，雙肩微晃，直向庵外射去。

曉霞姑娘一見大急，忙喊道：「慢着！」

人隨聲起，也縱身飛上房脊向外追去，可是當她飛至庵外時，只見夜色茫茫，竹林搖曳，那還有一點踪跡？

她悵然若失的呆望着，喃喃自語道：「是他，是他，一定是他！」

「是誰呀？」

百了師太由大門趕出，曉霞姑娘心不在焉的說道：「娘，我追出去看看！」

不待百了師太同意，她已如一陣風似的消失在竹林之中。

□　□　□

宇文奇一路急趕，沿大別山逕出武勝關，走信陽，過桐柏，第三天傍晚時分來到內鄉。

內鄉，古名析邑，漢置析縣，西魏始改今名，此處民風古樸，豪爽好客，頗有燕趙之風。

這天酉時左右，天上又開始落雪了，宇文奇只得在一家名叫「高升客棧」的店內住下。

一夜北風怒吼，大雪不停，第二天宇文奇爲了趕路，天一亮即匆匆起身，梳洗完畢，碰巧遇到店主趕來侍候，當他要對方算賬的時候，店主連忙說道：「公子的賬已經有人付了。」

宇文奇當下一楞，忙問道：「甚麼人付的？」

店主笑道：「是黑虎幫的首領派人來付的。」

「人呢？」

「已經走了。」

宇文奇急問道：「可曾留下話來？」

店主躬身答道：「朱首領已在黑虎總壇恭候俠駕光臨呢！」

「啊！」宇文奇不禁敬佩黑虎幫耳目之靈，暗想道：黑虎朱彪雖為黑道人物，而敵人前來，不加暗算，反而予以照顧，從這一點看來此人仍不失為光明磊落的鐵漢，對方既然已經派人傳話相邀，不去未免有失無情劍繼承人的聲譽，而且對方也絕不會放過自己，去呢？必然有番驚風駭浪，生死如何？目下實在難預測。

這本是節外之事，對於自己本身而言，根本無關緊要，可是事已至此，也無法考慮其他，只得走一步算一步了，於是他向店主問道：「此去黑虎總壇應該怎樣走法？」

店主說道：「據說總壇設在人跡罕至的熊耳山中，沿淅川逆流而上，普通人大約有兩天的路程，像公子一天也就足夠了。」

宇文奇向陰暗的天空看了一眼。

店主連忙又道：「黑虎幫朱首領已派人把他自己的坐騎烏雲蓋雪留下，供公子騎用。」

宇文奇頗感意外，心想這位黑道梟雄，竟然如此的慷慨，看來黑虎總壇之行，是必然的了。

不久，忽聞後院響起蹄聲，他轉身一看，嘿！好一匹神駒！身高八尺，全身黑如潑墨，僅四隻蹄根上，生了一圈白毛，牠看見宇文奇之後，立即昂首嘶鳴，四蹄在雪地上抓動，好像向他示威，又好像對他表示歡迎。

宇文奇對這匹馬，自心底泛出一種親切之感，於是走過去接過韁繩，並輕輕的撫摸牠的頸子，馬兒像通靈似的，也以頭在他身上輕輕磨擦。

他牽着此馬出走大門，向店主再三道謝，然後冒着風雪揚鞭疾馳而去。

□ □ □

這是熊耳山中，一個叫黑虎林的山村，村內集居着數百戶人家，這些人都是黑虎幫的家屬，黑虎總壇就設在村子中央的山神廟裡。

天黑了，北風依然悽厲的挾着雪花不停的飄飛着。黑虎林的街道上，早已不見人跡，只有馬寡婦所開設的酒店前，懸着兩隻積滿雪花的油紙風燈，在隨風搖盪。

夜，無限的冷寂，使人們自心底滋生無限寒意。

後表面看，這座盤踞着黑虎幫的小村在風雪之中安睡了，而實際上黑虎朱彪早在各處佈滿了暗卡，靜靜的等候着宇文奇的來臨。

馬寡婦酒店的大門，仍然開着，這時從裡面傳出一陣陣喧聲鬧語，原來是一些身帶兵刃的青年漢子，圍在櫃台上爭着擲骰子。

另外兩個相對而坐，一面飲酒，一面剝食花生，鄰座的桌子邊坐着一個老頭子，嘴裡刁着旱烟袋，慢慢的吸着，顯得有點漫不經心的樣子。

這時，櫃台上一個勁裝漢子，轉身向兩個飲酒之人說道：「你們兩個可得放機警一點，不要被宇文奇那雜種闖進黑虎林，我們還不知道呢！」

一個正在飲酒的漢子，把酒杯重重的一放，眼皮一翻，說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你呀！大概叫宇文奇嚇破胆了吧？」

另一個接道：「其實那小子就是眞的敢來，也不會冒着這麼大的風雪來……他武藝再高，難道不怕咱們背後放冷箭？」

刁着旱烟袋的老頭子，不以爲然的說道：「放冷箭！首領沒有交代，誰敢輕擧妄動？除非他想腦袋搬家。」

話聲剛落，遠遠的響起一陣緊驟的蹄聲，伏在櫃台上的一個瘦小青年突然轉過身來，驚慌的叫道：「聽！宇文奇來了！」

圍在櫃台上擲骰子的一群漢子聞聲「轟」的一下站起來，張惶失措地各自從囊內掏出暗器，緊緊的扣在手心裡。

蹄聲漸漸近了，柵門外的雪地上，已可隱約的看到一匹健馬馳來。

鐵蹄踏在堅冰如石的街道上，穿過柵門，忽然慢下下來，最後在馬寡婦酒店門口勒住韁繩，自馬上飛下一個人影。那裡是宇文奇？原來是九尾蝎子杜九峯。

聚在酒店裡的那些人輕輕的噓了一口氣，突然有人罵道：「原來是你這個龜孫子，把人家爺爺嚇得一身冷汗。」

九尾蝎子杜九峯，牢騷滿腹的反罵道：「你們這些王八羔子賭得痛快過分了，反來怪大爺嚇壞了你們的狗胆，大爺在冰天雪地裡，分派到這種苦差，又去怪誰？」

忽然，另一個揷嘴問道：「杜九，你可曾碰到宇文奇那小子？」

九尾蝎子杜九峯，走上台堦，一面拍落身上的積雪，一面雙脚在地上跺了幾下，然後把馬韁拴在廊下的柱子上，回轉身來，說道：「那小子我倒是看見了，可是沒有跟他朝面。」

衆人不解的問道：「爲什麼？」

九尾蝎子杜九峯有點不好意思的說：「憑良心說，杜某一見他，渾身就有點發毛。」

突然，酒店內冒出一個聲響來，說道：「王八旦這樣胆小，叫你去接人，連面也不敢見，倒看你如何向首領交代。」

九尾蝎子杜九峯，笑道：「這個你用不着狗咬耗子多管閒事，杜某雖沒有與那小子朝相，但却有辦法完成首領交代的任務！」

又一人問道：「那你怎麼辦的？」

九尾蝎子杜九峯，洋洋自得的說道：「交代店主轉達。」

「那你如何能知道他一定應約前來？」

九尾蝎子杜九峯道：「這個你不用擔心，杜某是看着他上路之後，才抄近先趕回來的。」

「那麼說他也該快到了？」

九尾蝎子杜九峯說道：「不錯，以烏雲蓋雪的脚程，我想不會超過一個時辰就會到了。」

衆人一聽九尾蝎子的話，頓時緊張起來，有的慌着整理衣服，有的忙着佩戴鏢囊，更有的把兵刄抓在手裡。

一陣忙亂之後，酒店裡靜了下來，靜得可以聽出每個人心跳的聲響，這時，一個風韻猶存的半老徐娘帶着一臉迷惑的神色走出來，訝然問道：「你們不喝酒，爲什麼也不賭了呢？」

這個女人就是店主馬寡婦，這些常年在刀口上舐血的江湖好漢，對這個尚有幾分風韻的女人是既愛又怕，因爲她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而且手底下頗有幾分斤兩，不過一向人不犯她，她不犯人，她之所以能在此開設酒店，專門做這些江湖好漢的生意，可見有其不凡之處，此刻對她的話誰也不敢隨便回答，因爲怕說錯了自找麻煩。

她見情形有點不對，就向九尾蠍子杜九峯問道：「老九，這是怎麼一回事？」

九尾蠍子杜九峯只得答道：「因爲黑虎幫將有強敵來臨。」

馬寡婦微微一愕，問道：「什麼人能使各位這樣害怕？」

九尾蠍子杜九峯道：「金龍門下的宇文奇，雖然是個初出道的雛兒，可是一身驚世駭俗的功力，却是罕見。」

馬寡婦不以爲然的說道：「難道他敢獨闖黑虎林不成？」

九尾蠍子點點頭道：「一點也不錯，而且還是明來明去。」

馬寡婦不服的說道：「你們這些人，儘是酒囊飯袋，他一人就把你們嚇成這個樣子，要是傳了出去，豈不讓人笑掉大牙？」

坐在桌邊抽旱烟，一直沒有說話的那個老頭兒，這時接道：「馬大嫂，不是他們怕事，事實上鳳鳴山莊一戰，黑虎幫的弟兄，就死傷了將近二十名高手，要不是首領見風轉舵得快，恐怕沒有一個會活着回來，妳想這件事怎不令人寒心？」

馬寡婦不禁哦了一聲，自語道：「老娘倒要會他一會。」

她說着走進後院，其他諸人都靜靜的等待着，只有一人不耐煩的一把抓起骰子，問道：「你們說，首領會怎樣對付宇文奇那小子？」

另一人道：「首領又沒有說出來，誰知道。」

手裡抓着骰子的那個漢子哼了一聲，用力把骰子擲進碗裡，噹啷啷……一陣跳動，慢慢停止下來，說道：「我看是飛蛾投火，有來無去。」

九尾蠍子杜九峯道：「首領的牛性子你們全曉得，他是不會對一個單身而來的人，實施暗算

或者群起圍毆的，要不然如何再在江湖上混？……宇文奇這着棋可眞走絕了，他逼得咱們首領什麼計設都用不上，到結果非當面攤牌不可。」

「假如眞是這樣，那麼將會什麼樣的結果呢？」

九尾蠍子搖搖頭道：「無法預測，只有等着瞧了。」

這些人都在三三兩兩的議論着，有的對來者同情，敬佩，有的充滿着仇恨和恐懼，宇文奇這個名字顯然的，已在他們的心裡掀起了一場風暴。

九尾蠍子杜九峯向店主馬寡婦要了一壺熱酒，滿滿的倒了一杯，一口喝盡，砸着嘴又斟滿了杯。

許多眼睛，都投向村口的柵門，在門口昏黃的燈光下隱隱可見鵝毛似的雪片，不停的飄落着。

有一個神情緊張的漢子，站在門口側耳細聽，忽然他嘴巴半張，不自禁的伸手握住插在腰際的刀把，緊張的瞪着眼，喊道：「聽！馬蹄聲！來了！來了！一定是他來了。」

另一個側耳聽了一會，兀自搖頭道：「不要緊張過度，害得別人心裡發慌，這那裡是蹄聲？分明是風雪的呼嘯。」

「嗨！你的耳朵一定是出了毛病，你再聽聽看，聽！這可不明明是蹄聲？只是風雪怒吼，聽不眞切罷了！」

九尾蠍子杜九峯見狀摔下酒壺，跑到門口側耳細聽了一下，神情倏然的一緊，張惶說道：「不錯，我得趕去向首領回報一聲。」

他一個箭步竄出大門，迅速解開韁繩，然後飛身上馬，人還未坐穩，反手一領韁繩唰唰兩鞭

，他坐上的那匹青驄馬，立即像一隻離弦之箭般竄進村中去了。

這時，村口的柵門之外，果然聽見馬蹄踏着冰雪的聲響，自很遠很遠的地方傳來，越來越清楚，這蹄聲是輕柔徐緩的，形成了一種自然的節奏，但却有力的把村內每個人的心擰緊着。

馬蹄踏在冰雪凝結而成的道路上，踢踏、踢踏的響着，宛如踏在每個人的心上，慢慢的走過來，使得聚集在酒店或暗處的人們，握着刀劍或扣着暗器的手指都抖索起來，他們無法制止，愈想鎭靜愈抖索得厲害。

踢踏，踢踏的蹄聲，踏進了柵門，走進了街心，在廊下暗淡的燈光下，和雪光的反映中已清楚的看出人馬的輪廓，馬是黑的馬上的人也是黑的，慢慢向村子的中心移動。

「烏雲蓋雪」彷彿察覺了什麼似的，突然昂起頭來，發出一聲雄壯而宏亮的長嘶，這嘯聲在雪夜裡震盪開來，在群山中激起悠長的迴響。

近了！近了！人與馬的輪廓更清晰了，宇文奇像石像一般，昂然而挺直的端坐馬上，韁繩斜掛在鞍子上，他沒有穿披風，也沒有帶風帽，青緞子的長衫和頭巾上，積了一層雪，寶劍和鏢囊，搭掛在鞍子上，烏雲蓋雪無需領韁，怡然無驚的走過來，那神情好像漫步，對於澈骨的寒風，打在臉上發出刺痛的雪花，以及藏身暗處，一齊瞄準他的箭簇，都好像沒有放在眼裡。

黑馬直奔向馬寡婦的酒店走過來，踢踏，踢踏的踏聲，好像魔鬼的符咒，播散着無限而神奇的魔力，緊緊的捆縛人們的心神，酒店裡那些人驚惶失措的呆立兩側，握着刀劍的手，不知何時全都鬆開了。

這時，黑馬烏雲蓋雪，已經走到廊下，宇文奇輕輕勒住韁繩，向裡問道：「店家，這裡還有客房嗎？」

衆人沒有回答，馬寡婦却笑着迎了出來，嗲聲嗲氣的說道：「這位敢情就是宇文奇大俠了，他們早已爲你準備好了。」

宇文奇微微一愣，笑着說了：「那眞要謝謝他們了。」

他翻身下馬，把韁繩繫在廊下的柱子上，抖一抖身上的積雪，一撩長衫走了進去。

馬寡婦立即殷勤的說道：「風雪這麼大，一路辛苦啦？」

宇文奇含笑道：「謝謝大嬸關懷，這點風雪在下還撐得住。」

店裡黑虎幫的弟兄一個個都成了猫脚爪下的老鼠，無比驚悸的躬身後退，同時在喉嚨裡情不自禁的齊聲喊了一聲：「少俠！」

宇文奇神色自然的向對方打量着，兩道溫和的目光，却隱含着森寒逼人的威芒，然後語氣和緩的問道：「各位都是黑虎幫的朋友嗎？」

衆人齊聲應道：「是的。」

宇文奇又道：「煩請各位轉達貴首領，就說宇文奇已經來了，今天太晚，明早再往拜候。」

說着，在馬寡婦的引導下走向後院客房，直到他的影子在後門消失，那群被嚇破了胆的人的魂魄才算歸竅，眼球也開始活動起來，你瞅着我，我瞧着你，彼此都有再世爲人之感。

這時，一隻響箭射入灰茫茫的天際，那是撤去椿卡的信號，接着斷斷續續的響起一陣角鳴，擁在酒店裡的一群人，如獲大赦似的爭着跑了出去，迅速消失無踪。

□ □ □

夜深人靜，宇文奇靜靜的躺在床上，聽淒厲的北風呼嘯着從窗前掠過，帶着逼人的酷寒，侵向每一個角落。

連日長途跋涉和風雪之苦，已使他身心感到疲乏，可是此時他已深入虎穴，隨時有生命的危險，如何能夠睡得安穩？

火盆內的炭火已經熄了，室內開始感到些微寒意，他拉一拉被子，向窗外看了一眼，這原是毫無義意的，不料却看到窗前有一道黑影晃過。

當下他猛然一怔，暗想：難道有人對自己不利嗎？於是立即以最快的動作由後窗輕輕逸出，繞至前面，果見一人站於門前，此人非他，乃是此間的主人，那個半老徐娘馬寡婦。

他縱身隱入簷下，靜以觀變，這時，馬寡婦自頭髮上拔下一隻銀簪，舉手撬門，他忙自簷際折下一截屋草，抖手向對方手背打去，一下打個正着。

馬寡婦痛得立即縮回手來，左右望了一下，並沒有任何動靜，凝立片刻，她又舉起手來，不料她手剛舉起，右臂突然一麻，右邊的肩井穴上，彷彿被什麼擊了一下，她不禁一驚，猛然倒飛數丈，毫不停留的轉身疾奔而去。

宇文奇回到屋裡感到有點奇怪，這個婦人爲什麼要對自己不利，他們之間，過去從無瓜葛，根本連面都不會見過，難道這個女人也是黑虎幫的人物？

忽然門上響起「咯吱！咯吱！」的聲音，低微輕緩，好像蛀木的虫在啃蝕木頭。

他知道馬寡婦又來了，心想：來吧，本俠倒要看看妳這個女人在要什麼花樣？

果然，不久門輕輕的開了，馬寡婦輕輕的走了進來，接着突然一亮，她點着了臘燭走至床前，雙眸深沉，如怨如慕的投了過來，他閉目假寐，渾如不覺。

馬寡婦凝視多時，然後轉過身去，取下懸在壁上的無情劍，反覆把玩，愛不忍釋，好像對這把劍甚爲熟悉，而且具有深厚的感情。

宇文奇更迷惑了，他不解的注視着，馬寡婦依依不捨的把無情劍掛回壁上，又轉過身來，充滿怨慕的目光又投落在他的身上，他連忙閉上眼睛，裝着熟睡。

馬寡婦走了過來，在她床邊坐下，他的心不停的跳動着，不久，他聽到一聲幽幽的嘆息，和嚶嚶的啜泣。

她爲什麼嘆息，爲什麼低泣，是與自己有關，還是與這把劍有關？

據她自己所知，無情劍在近三十年來一直是其父的隨身之物，難道這個婦人與自己父親有甚牽纏不成？

這時，馬寡婦拖着長長的影子向外走去，臨去時把燭光熄滅，將門輕輕掩上。

本來想立即弄個明白，可是身處虎穴，而且又有很多事情急需他做，如果因此節外生枝牽出許多麻煩，豈不就誤長安赴約，是以沖到嘴邊的話，又嚥了回去。

□　□　□

已牌時分，漫天的風雪停了，可是天空濃得像墨似的烏雲，沉滯的低壓着，彷彿凝固了一樣，沒有一絲消散的跡象。

宇文奇在黑虎林的街道走過，平坦而潔白的雪地上，沒有留下絲毫的痕跡。

他身後五步左右，緊跟着九尾蝎子杜九峯，他是被差來迎客人的，牽着烏雲蓋雪，踽踽的走着。

街道兩旁的長廊下，三五成群的站着很多黑虎幫的徒衆，本來在嘰嘰咕咕低聲議論什麼，一見宇文奇經過立即肅靜下來，默默的目迎，又無言的目送他走過，直到宇文奇的背影消失，才聽到一個聲音說道：「我眞不懂宇文奇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物，我們首領與他在鳳鳴山莊爲了『血圖

』之事大拚一場，可以說是生死對頭，首體這幾天坐臥不寧，就是在設法對付他，他竟然毫不含糊的來了！」

另一個聲音接道：「哼，來時容易，去時難！」

不料旁邊突然響起反駁的聲音，說道：「這個人雖然出道不久，但却是個光明磊落鐵錚錚的好漢，憑良心說，我們見了他就會自感齷齪形穢，根本不配與他爲敵，他就是註定要死，也不應死在我們這些心黑手辣的人的刀下。」

這話是發自良知的心聲，良知未泯的人，誰也無法反對，就從這一點來看，黑虎幫雖然橫行無忌，而他的門下依然還存着一些善惡之心。

宇文奇昂首挺胸，沉穩而緩緩的走過去……不久來到一座山廟前的廣場上，這座廟原是個小廟，而且破舊不堪，自從黑虎幫在此盤據之後，乃大興土木，整修得煥然一新，巍峨壯觀，就成了黑虎幫發號施令的總壇。

廟門前，有八個黑衣勁裝漢子，神情嚴肅，分列兩旁，這時，九尾蝎子杜九峯牽着烏雲蓋雪上前說道：「通報首領吧，就說客人駕到。」

「客人駕到！」

門前守衛的聲音剛落，裡面接着響起：「宇文奇駕到！」

宇文奇還沒有踏上台堦，聲音已經傳到廟裡去了。

台堦上的積雪，掃得乾乾淨淨的，猛抬頭，見兩扇大門開着，黑虎朱彪，穿着藏青色的長袍馬掛，大搖大擺的走出來，皮笑肉不笑地說道：「可眞沒有料到，俺朱彪的喪門神竟然眞的來了，眞該磕頭迎接你哩！」

宇文奇故作輕鬆的笑道：「磕頭倒不必，要麼，你自己拎着頭來，讓我帶回去，豈不更省事」

黑虎朱彪哈哈的道：「本當遵照少俠吩咐，可是我黑虎朱彪還不曾娶媳婦，死了豈不白活了一場。」

宇文奇道：「假如你眞的死了，本俠倒要送你一付輓聯。」

黑虎朱彪猛然一凜，問道：「怎麼寫呢？」

宇文奇笑意一斂，斬金截鐵的一字一字的說道：「罪，不，容，赦。死，有，餘，辜。」

黑虎朱彪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氣，聳聳肩苦笑道：「我黑虎朱彪說話不會轉彎抹角，你宇文奇力挫黑虎幫又獨闖黑虎總壇，在我的眼睛裡算是一條鐵錚錚的好漢，眞的令人敬佩，可是我也恨你入骨，你該知道，我黑虎幫上下，時時刻刻都在準備殺你。」

宇文奇坦然道：「殺我很容易，憑你們黑虎幫的人馬，足可令我力竭，然後不費吹灰之力，就可把我殺掉。」

黑虎朱彪勃然怒道：「你以爲黑虎幫是那麼卑鄙，老實說我如果要這樣做的話，你絕對進不了黑虎林，來來，我們今天要算總帳，你用不着擔心，我要殺你，也要眞劍眞刀，堂堂皇皇的拚一拚，放冷箭，我還卑鄙不到這種程度。」

宇文奇道：「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是既然來了，就未打算走出黑虎林。」

說話之間，二人走進院內，老遠就見正殿上擺着一桌酒席，左右設有兩個座位，兩邊站了兩排勁裝身帶兵刄的大漢侍侯。

黑虎朱彪一打手勢肅客，宇文奇毫不客氣的在客位上坐下。

「替客人斟酒！」黑虎朱彪喊道：「替咱們換上大杯來，來！咱們先乾這一杯再聽你解釋，

那副輓聯的意義。」

「噹」的一聲，兩杯相碰，宇文奇一飲而盡，道：「解釋可以，不過我先問你，於『罪不容赦，死有餘辜』這八個字的看法如何？」

黑虎朱彪一杯下肚，粗着頸子，說道：「直截了當一句話——去他娘的。」

宇文奇問道：「你的道理呢？」

黑虎朱彪道：「我一向不愛講道理，可是今天不同，你宇文奇是我頂佩服而又頂痛恨的人，我不妨跟你談談，我認爲我黑虎朱彪一百個不該死，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愛殺人放火的强盜罷了……這世上的惡人分四等，我是最不該死的那一等，還有二等人比我更壞。」

宇文奇連道：「妙論！宇文奇今天算是長了一分見識！」

黑虎朱彪道：「這頭一等人，就是我黑虎朱彪這種草寇了，敢作敢爲，向不掩飾，我並非自鳴得意，少俠，你想想看，誰他娘的不是人生父母養的，誰他娘天生邪皮賤骨頭，非殺人放火不成……我是個粗人，你可別介意，當初我黑虎朱彪也是清清白白的人家子弟，只是受不了那些鷹犬的窩囊氣一怒把他們殺了才落草爲寇的，這也只是爭口氣罷了。」

宇文奇笑道：「這話不錯，可是百姓却倒了霉，上有鷹犬的壓榨，下有你的燒殺刼掠，如何能受得了？」

黑虎朱彪的雙目有些發赤了，說道：「我知道你會這麼說，可是天地良心，我出道這麼多年殺貪官懲汚吏，刼奸商呑散匪，却從未擾亂過善良的老百姓。」

宇文奇面對着那張激憤的臉問道：「第二種壞人呢？」

黑虎朱彪深深的呷了一口酒，舒了一口長氣，道：「第二種人雖然也算壞蛋，但却沒有膽子

「第三種人又當如何？」

黑虎朱彪撇撇嘴，鄙夷的說道：「第三種人是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表面正經，壞在骨子裡，第四種人不但假正經，而且只許他自己放火，不許別人點燈。」

宇文奇但笑不語，黑虎朱彪又道：「宇文奇，你該把『罪不容赦，死有餘辜。』這八個字說說明白了吧！」

宇文奇說道：「我送你這八個字，正恰如其分，一點都不寃枉你，單就在鳳鳴山莊一事而論，第一，你不該依仗黑虎幫的勢力對我以衆凌寡，實施圍毆，第二你見機而退之後就應該捫心自問，這件事是否做得對。可惜你沒有這樣做，反而在江湖上散佈謠言，使那些見利忘義之徒暗算於我，你的心腸太狠了，手段也太辣了。」

黑虎朱彪嘿嘿笑道：「我黑虎朱彪是非常自私的，壞得已經不能再壞，橫豎話已揭明，你看應該怎麼辦吧？」

宇文奇神色冷峻的說道：「很簡單，集合黑虎幫的精銳，群起而攻，不就可以了嗎？」

黑虎朱彪赤紅的雙目突然怒睜，說道：「假如今天不在黑虎幫總壇我會這樣做的，可是你單獨一人，又在黑虎幫內，殺了你不武，因此我要給你一個公平的機會，要叫你死得明明白白，無怨無尤，來人哪！把宇文奇少俠的劍拿來。」

宇文奇淡然笑道：「今天我總是客，現在還沒有放下酒杯呢！」

黑虎朱彪道：「你放心暢飲就是，我黑虎朱彪雖然小氣，但還不至於如此，不過我要告訴你，我忘不了那些死去的弟兄的血仇，今天就是你血債血還的時候。」

宇文奇接道：「殺剮悉聽尊便，不過那要看你是否有這份能耐。」

黑虎朱彪道：「手下的功夫不弱，嘴巴上的功夫更高，現在我眞後悔邀請你來，邀你只是場面話，當時我諒你絕不敢來，就是要來也一定帶着幾個朋友助陣，不料你却一個人來了，這樣我不能放你的冷箭，又不能半路截殺你，眞眞實實的上了你的大當。」

宇文奇問道：「那你準備怎麼辦？」

黑虎朱彪道：「我剛才說過，要給你一個公平的機會，讓你死得明明白白。」

宇文奇道：「你死是我死？現在還很難預料，在沒有比鬥之前，我想和你打一個賭。」

黑虎彪爽然答道：「他娘的賭就賭，你說吧！」

宇文奇道：「假如在下敗了，悉聽吩咐，反之也是一樣。」

黑虎朱彪道：「好！她娘的一言爲定。」

然後向侍立一側的手下道：「快鳴號角，召集全幫弟兄來此，給我們作個見證。」

不久，廟前人馬喧嚷，鬧成一片，這是個令人震驚的消息，誰也沒有料到黑虎幫的大首領會跟宇文奇單物比武，號角把他們集合來了，等侯看這場龍爭虎鬥。

這時廟內的大殿上，正傳出他們充滿豪氣的猜拳聲，五魁，八馬，喊得那麼響亮，嚷得那麼熱乎，那裡像就要一決生死的對頭。

黑虎朱彪突然問道：「宇文奇！馬上就要比武了，你怕嗎？」

宇文奇訝然反問：「怕？怕什麼？要不我也不會單獨的來到此地了，何況生死各半，而且死後總有一棺之地。」

黑虎彪苦笑着斜乜了他一眼，說道：「說良心話，答應與你比武，我眞後悔！」

宇文奇道：「要改變主義現在還來得及。」

黑虎朱彪的臉色有些泛青，聳聳肩詭譎的笑了起來，那不是笑，那是自己內心痛苦的煎熬，激烈的化成一股陰鬱的戾氣，不自禁的流露出來，使那紫醬色的面孔扭曲着，蝟立的短髭隨着雙唇抖索着，說道：「我現在才知道，我是個怕死的人，以前我充好漢，只是沒有碰上眞正的對手，今天我是輸定了，因爲我知道你的劍法神奇，掌力過人。」

宇文奇道：「假如你有顧忌，我可以不用劍和掌。」

黑虎彪道：「不成，刀槍無眼，要是你捨去掌劍不用，準死無疑，你願意拿生命來送禮？」

宇文奇道：「那要看値不値得！」

黑虎朱彪驚疑的說道：「宇文奇，我疑心你小子在扯謊，這麼多年來我以殺人放火出了名，可是却從未嚐過死的滋味，現在想起來着實心裡有點慌，我不相信世上會有人視死如歸？刀橫在頸子上會毫不變色？」

宇文奇道：「天下沒有不怕死之人，唯有正義始能激發勇氣，雖婦人童子，亦能視死如歸。反之平日强橫跋扈之人，一到臨死之時却未必就有勇氣。」

黑虎朱彪叫道：「斟酒來！他娘的我不懂這些道理，更不知道什麼叫正義，半生刀口舔血只知道殺人放火，我不殺人否則別人就會殺我。」

酒過三巡，雙方都有七八分醉意，宇文奇知道對方是個直性的粗人，如果能予以渡化，一方面可以爲江湖除一大害，另一方面對自己而言亦將有莫大的助益。

這時，黑虎朱彪又道：「宇文奇，我黑虎朱彪做事對不起你，可是你也殺死我將近二十名的好兄弟，彼此扯平，誰也不欠誰的，現在我們從新開始！」

說着，向侍立一側的手下道：「把宇文奇少俠的劍奉上，把我的兵刄取來！」

接着有一青年把兵刃拿了上來，宇文奇接劍在手，向對方看了一眼見黑虎朱彪的兵器，是一對精鋼打造的虎頭雙鈎。

「走！」黑虎朱彪拉住宇文奇的手，二人站起來併肩向外走去。

廟前的廣場上，已經集聚了三百多個幫衆，鬧哄哄的嚷成一片，一見二人走至頓時鴉雀無聲的靜下來，數百道目光一齊投射在二人的身上，黑虎彪沉聲說道：「兄弟們！豎起耳朵仔細的聽着，俺黑虎幫在江湖上闖蕩，殺人放火，無惡不作，在宇文奇少俠面前，都由我一人擔當了，與你們毫無關係，此番我們比武，我贏了他，他聽憑咱們處置，要是他傷了我黑虎朱彪，世上少不了我這個壞蛋，你們要聽少俠的吩咐，如果還念我們過去的交情，能替我備一口薄材，不丟到山上餵狗就成了。」

黑虎幫的幫衆都是經過刀山劍海，見過大場面的老江湖了，可是却沒有見過像今天這種場合。在場的諸人，凡是參加過鳳鳴山莊奪寶的，都不會忘記宇文奇的厲害，首領與他比武，準輸無疑，他們不明白首領把對方邀來，非但不趁機報復，反而要公開比武的用心究竟何在？

可是，他們知道首領的狗熊脾氣，一旦決定了的事情，就是九條牛也拉不過來，明知結果很慘，但誰也說不上話來。

天上的烏雲壓得低低的，空氣益發顯得清冷逼人，可是這些叱咤江湖的好漢們的手心却是汗涔涔，顯得無限焦急。

二人走到廣場中央，黑虎朱彪一振手中的雙鈎，向宇文奇道：「拔劍吧！」

宇文奇淡然道：「我說過對你不用掌劍。」

黑虎朱彪道：「大概我黑虎朱彪夠不上你的眼。不過你要弄清楚，這是在比武拚鬥，刀槍無

眼，萬一傷了你，可不能怪我黑虎朱彪欺侮你一個手無寸鐵之人。」

宇文奇道：「這個你不用顧慮，就是死，也是我自己找的。」

「既然如此，接招。」

說着，雙鈎一擺，招演「雙龍戲珠」直取對方雙目，這是一下虛招，鈎至半途又撤了回去。

宇文奇乘勢揉身而上，併指如戟直點對方咽喉，於是一場龍爭虎鬥就開始了。

黑虎朱彪知道宇文奇的厲害，而且此戰關係着整個黑虎幫的存亡問題，是以他一上來不敢冒然急進，不求有功，先求無過，這就是他粗中有細，所以能領導黑虎幫，橫行中原武林最大的理由。

宇文奇對於黑虎朱彪的一對雙鈎由於不明路數，動起手來頗多顧忌，更由於不用掌劍的限制，所以打來十分小心，以一套「風雲千幻」的身法，配合「金龍指法」和十八散手，盡力施爲。

二人都懷着謹愼的心情，所以很快的三十招過去了，宇文奇覺得這樣拖延下去，不論勝負，都要累得筋皮力竭，萬一再生枝節，將如何應付？

思念一定，他身形倏變，化爲無數幻影，忽前忽後，忽左忽右，乘虛踏隙，繞着對方緊緊的壓迫過去。

黑虎朱彪狠厲的怒嘯連連，立即舞動雙鈎構成一道光幕護住自己。

這樣維持了將近百招，黑虎朱彪漸漸的緩了下來，宇文奇乘機揉身疾上，直點對方將台。

招數尚未遞實，倏見雙鈎連環掃來，如不撤手固然敵人難逃此刼，而自己也將損失一臂，不得已旋身疾點對方後心。

不料黑虎朱彪十分機敏，他一見失去敵人踪影，知道已至身後，翻身不及，只得向前疾竄，

反手一鈎向背後撩去，同時迅速轉過身來。

黑虎朱彪應變得當，迫使宇文奇這一招又告落空，宇文奇見對方身體後傾，立足未穩，迅即順勢一抄，硬把黑虎朱彪反撩而至的虎頭鈎接住，然後一拉一送，倏的矮身一脚疾掃對方脚跟。

突聞一聲女人驚惶的聲音喊道：「小心暗器！」

話音未落，倏聽一聲卡簧輕響，宇文奇悚然一震，只見一片密如針雨一般的暗器迎面射至。二人距離既近，來勢又疾，根本無法躲讓，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他只得倏的舉起左手，護住面門，同時振袖一拂，那無數細小暗器一齊射在袖子上。

這時，黑虎朱彪跌出丈外，人群中竄出一條人影，撲向宇文奇，人未至即關切的急問道：「少俠受傷了沒有？」

宇文奇沉凝的道：「還好！謝謝妳大嬸！」

原來這個女人非他，乃是酒店的主人馬寡婦。黑虎朱彪自雪地躍起，馬寡婦雙目凌厲的掃了過去，罵道：「你好狠的心啊！人家光明正大的與你比武，你竟以暗器傷人，你究竟有多麼卑鄙？你的心腸到底有多麼歹毒？」

黑虎朱彪神情敗壞的低下頭去，紫醬色的臉孔痛苦的扭曲着，蝟立的短髭不停的抖索，旋即激動的衝到宇文奇的面前，無比後悔的道：「少俠，我自私，我卑鄙，我不是人做的，我不該以暗器來對付你。」

神情激動，顯然發自內心，宇文奇當下冷靜的道：「雙方動手過招，各顯其能，你無需過份自責，何況我們動手之先，並沒有說明不准使用暗器。」

黑虎朱彪激動的又道：「不，不，你愈是這樣，我愈覺得自己卑鄙，現在我認輸，任憑你吩

咐好了。」

宇文奇搖頭道：「不，你沒有輸，輸的是我。」

黑虎朱彪與寡婦二人的神情同時一凜，急問道：「你？你受傷了？」

宇文奇緊咬住牙，沉默的點點頭，馬寡婦關切的道：「你怎麼不早說呢？這種暗器是含有劇毒的呀！」

他覺得左手陣陣刺痛，熱辣辣的好像被火燒一般，同時有一種酸痲的感覺慢慢向上蠕動；馬寡婦掀開他的衣袖，果見左掌邊上有兩隻細如牛毛的針狀之物，插進肉裡，四週已經隱隱泛出烏紫之色。

馬寡婦急向黑虎朱彪道：「快！拿解藥來！」

黑虎朱彪立即自懷內取出藥包然後熟練的把暗器取出，在包內掏出一顆蠟丸，把蠟油除去，交宇文奇服下，又掏出一張膏藥，貼在傷處。

「毒性一解就可無礙，只要稍作休息，就會完全好了。」

宇文奇道：「謝謝妳。」

馬寡婦道：「到店裡去休息吧！」

黑虎朱彪忽然阻止道：「且慢！」

宇文奇與馬寡婦不解的向對方望着，黑虎朱彪向圍在四週的幫徒環掃了一眼，然後說道：「他娘的，俺黑虎朱彪在江湖上混了這麼多年，殺人放火從來就沒有緺過眉頭，今天不知道怎麼搞的，老是心慌意亂的，現在俺明白了，原來是做了虧心事，這就是幹我們這一行的心病，為了我們今後不再背上强盜的惡名，為了後代不再是賊子賊孫，我們要改邪歸正，不再做那無本生意，

各位今後要聽宇文奇少俠的吩咐。」

「衆人齊聲應諾，宇文奇說道：「諸位若有向善之心，宇文奇爲你們高興，不過今天本人輸了只能聽各位的吩咐，而不能對各位有所要求。」

黑虎朱彪急道：「假如少俠不答應，那就是不給我們這些粗人悔過的機會，今後我們只有仍去幹那殺人放火的勾當了。」

這話說得頗使宇文奇心動，馬寡婦從傍插言道：「少俠！你就成全他們吧！」

宇文奇猶豫了一下，說道：「各位的盛意，宇文奇十分感激，只是本人年輕而且又有要事在身，不能與各位經常相聚，但又不能辜負各位的一番誠意，因此我請各位依然保持着黑虎幫的名義，只是不再作殺人放火的壞事罷了，假如各位同意這樣做，本人願與各位結爲生死兄弟。」

他的話聲剛落，立即響起一片歡呼，一齊蜂擁到場中，把他們包圍在中央，七嘴八舌的喧嚷着，他們究竟說些什麼？宇文奇一句也沒有聽清楚，不過他們能體會出來，那是歡愉和無盡的興奮。

這時，忽聽馬寡婦尖叫着罵道：「你們這些砍頭的，把老娘擠得不能透氣啦！」

黑虎朱彪立即大聲說道：「你們這些王八羔子不要再鬧了，趕快重新擺酒，俺要跟宇文奇小兄弟，乾他娘的三大杯。」

他乘機託請黑虎朱彪查訪二師兄風雷劍客古承諭以及師妹李桃紅的下落，把話說明之後，就準備離去。

不料黑虎朱彪堅留不放，不得已他重新入席，由馬寡婦作陪，開懷暢飲，直到太陽偏西，方才興盡，不過，馬寡婦對他的關懷，以及昨夜的情形，實在大悖常情，這是難解的謎，爲了不使

節外生枝，這疑問他只得暫時深深地壓在心底。

第七章 知名不具

宇文奇離了黑虎幫，在心理上感到無比的欣慰，因爲黑虎林之行，不但解決自己私人恩怨，同時也爲江湖度化了一批殺人不眨眼的草莽英雄，不論就公就私，還有什麼比這更有義意？

他一路急趕，風塵僕僕，趕到長安的時候，已經是元宵節的前夕。

長安，爲歷代古都，自漢，魏，晉，前趙，前秦至後秦，俱都於此，地當渭水南岸，與咸陽隔水相對，襟山帶河，形勢頗爲雄固。

城中有東、西、南、北四大街，中央鐘樓高聳。三輔黃圖云：「長安有九市八街九陌，閭里一百六十。」其盛況可知，而今尤然。

城外有大雁塔 小雁塔、慈恩寺、阿房宮、長春宮、未央宮、文物鼎盛，古蹟繁多，那麼大的地方，黃山隱翁沒有留下一個確實的地址，而他宇文奇又是初到此地，人地生疏，要尋找一個人，何異大海撈針？

待在客棧等，黃山隱翁就是已來長安，也不見得就知道他住在何處。出去找他也沒目的地，但是兩相比較，還是出去到處走走比較好，這樣雖然沒有把握一定找到却比呆在客棧裡的機會要多得多。

第二天，正是一年一度的元宵佳節，也就是他與黃山隱翁約會的日子。

一大早，他梳洗完畢，準備出門，爲避免江湖人物的糾纏，他想略加易容，可是忽然又想到

萬一黃山隱翁也改變了本來面貌，那麼二人要是碰了面互不相識，豈不白白錯過機會？

思慮再三，他還是決定一襲青衫，面目如舊，腰懸長劍，態度從容，舉止瀟洒的走出客棧。

大街上成羣結隊的男男女女，齊向南大街湧去，當下他甚爲惑然，打聽之下，原來這些人都是前往慈恩寺進香的。

慈恩寺，原是唐高宗爲太子時爲文德皇后所建，故名慈恩，寺中有落雁塔，亦名小雁塔，高約三十丈，茂林修竹，規模宏大，爲長安最大的寺院。

於是，他毫不考慮的隨着進香的人潮，向南湧去，出南大街，直向慈恩寺而去。

時當新春，進香拜佛的善男信女，遊山玩水的詩人墨客不絕於途，宇文奇雜身其間，雖是孑然一身，沒有僕從隨侍，但由於年少英俊，倜儻不羣，仿如鶴立鷄羣一般，引得無數婦女們暗暗注目。

忽然四個短髭壯漢，抬着一乘輕便彩轎，健步如飛地由後面喝吆着出來。

在彩轎的後面，緊跟着兩匹健馬，一黑一白，左右相護，白馬上騎着一個五十左右的青衣文士，黑馬上挺坐着一個三十上下的勁裝武士，顧盼之間，威稜逼人，僕從如此，轎中的主人如何？那就可想而知了。

一行人所經之處，路人紛紛讓開，霎時來到宇文奇的身後，他稍一遲疑，讓慢了一步，走在最前的抬轎之人，立即喝罵道：「小狗讓開！」

說着，不顧一切的抬着轎子撞來。

宇文奇本想讓路，一聽對方罵人，當下大怒，一側身向右邊讓過，同時左手自然的迎着罵人的那個壯漢的膝蓋一點，只聽哎喲一聲，那人突然向下一跪，矮了半截。

那壯漢在緊急關頭，迅速把轎杆舉起，轎子僅僅晃了一下，沒有因此跌翻下來。

這時，那個吃了暗虧的壯漢又挺身站了起來，然而被點中的那隻右膝却彷如被鎚擊中一般，痛澈骨髓，站在那裡不能行動了。

那人豈能就此甘休？立卽暴怒道：「瞎了眼的小狗，竟敢暗算你家大爺！簡直找死！」

轎內突然傳來一個嬌柔的女人聲，問道：「趙大，什麼事呀？」

那個抬轎的壯漢猛然一駭，不知所云，好像對轎內之人甚爲畏懼，如果實話實說，自已理屈，必然遭到責備，如果不照實說，而事實擺在眼前，有目共睹，不容狡辯，就在他不知所措之際，隨在轎後騎白馬的中年文士越轎走來，低聲向他叱道：「趙大，不許生事！」

中年文士又轉首向轎子之內說道：「宮主，沒有什麼。趙大絆了一下。」

轎內之人漫應了一聲，轎簾起處，探出一個美婦人的頭來，淡掃蛾眉，淸雅絕俗，猛一看眞像只有是二十餘歲。

宇文奇覺得這張臉不但美到極點，而且十分熟悉，可是他却想不起這個女人究竟是誰。

他不由多看兩眼，恰巧那婦人的秋波也瞟了過來，隻方的目光不期而遇，那婦人當下甚爲詫異，問道：「這位小兄弟是什麼人？」

中年文士道：「過路之人。」

「啊！」美婦人似乎略感失望，坐回轎內，放下簾子說道：「走吧！再遲恐怕人太多。」

中年文士應了一聲，轉身向後面黑馬上的青年武士看了一眼，說道：「靳老弟，只好委屈你了！」

那武士應聲躍下馬來，接過趙大的轎杆，抬着繼續向慈恩寺而去。

趙大一拐一拐的走到黑馬傍邊，慢慢的爬上鞍子，伏在馬背上也隨着走了，唯獨那個中年文士端坐馬上，沒有行動。

宇文奇劍眉微縐，以爲這個中年文士不走是欲爲其屬下討還公道，是以他也沒有走，竚立路側冷然以待。

不料，那個中年文士非但不提剛才之事，却十分和氣的向他問道：「小兄弟貴姓？」

這麼一來，宇文奇有點不好意思起來，俊臉一紅就要據實相告，話到嘴邊，忽又覺得不妥，立卽改變主意說道：「晚輩姓陸，草字一個奇字。」

倉促之間，他謅出這個姓名來，自覺甚爲滿意，不料那中年文士頗爲興奮的問道：「路奇？」

宇文奇不禁大震，暗想：對方此問是出於有意？還是巧合？

假如說是有意，那麼可以確定對方已經知道他的出身來歷，他不明白，自來到長安之後，尙未遇見一個熟人，而這個莫測高深的中年人何以會知道他姓路？

他自黃山隱翁口中得知自己原來姓路之後就想把姓氏更正過來，但由於黃山隱翁臨行的囑咐却一直沒有這樣作，他自己尙未用過的姓氏，而對方竟能一口道出豈不令人難以置信？

也許這是他過於敏感所致，若以巧合來解釋，却又未免太巧了。

對方既然以禮相問，他無法拒而不答，於是鎭靜的回答道：「不，是陸地的陸，奇，是奇怪的奇！」

那中年文士惑然自語道：「奇怪，金龍堡並沒有一個姓陸的門人呀？」

這一下宇文奇更爲乞驚了，不曉得這個中年文士，如何能夠看出他是金龍門下，是以驚疑的

問道：「大叔，如何看出晚輩是金龍門下？」

中年文士微笑道：「剛才你那一手金龍指法，不就是最好的說明嗎？」

宇文奇這才醒悟過來，原來對方是從自己的武功上看出來的，就憑這一手察人之明，實非一般江湖人物可以比擬，因之心中不由起了幾分敬意，也禮貌的拱手說道：「大叔眼力過人，晚輩十分敬佩，請問大叔尊姓大名？」

中年文士從容答道：「魯中慧就是我的名字，小兄弟前往慈恩寺是進香？還是遊玩？」

宇文奇道：「佳節無事，隨便走走！」

中年文士道：「既然如此，我們一起走如何？」

對於這個人，宇文奇不知爲什麼始終懷着戒心，也許是因爲他懲戒過趙大，認爲對方必然會對自己敵視所致，所以覺得還是遠離爲妙，他機伶的向對方的白馬看了一眼，說道：「大叔還是先請吧！」

中年文士立卽恍然，說道：「那麼魯某就先走一步了。」

說着，磕蹬揚鞭，催馬疾馳而去。

進香的人潮洶湧，愈來愈多，看來大有人滿之患，他隨着人羣繼續前進，不久來到寺前，可是他望着無邊的人海，在青烟瀰漫，紙灰飛騰，喧囂盈耳的鬧聲中擁擠鑽動，不由他呆住了。

宇文奇停在路旁大爲猶豫，而路旁賣香燭的攤位，叫賣零食的小販，和購買的人羣，川流不息，不得已他只好再往後退。他想：當年唐高宗爲太子的時候，建造此寺，起名慈恩，其目的乃在報答母恩，絕未想到許多年之後，竟有這麼大的影響。

孝親是做子女應該做的事，雙親健在，做子女的能夠侍奉左右，承歡膝下，更有無限的天倫

之樂，而他呢？自幼身世不明，連父母的相貌都無法記憶，雖然不久之前明白了自己的來歷，可是雙親何在？思念之下，不由黯然。

進香拜佛的善男信女愈來愈多，在這人羣中，忽然他發覺有一對明亮的眸子在凝視他，這目光熟悉而親切，好像具有無比灼人的熱力，使他耳熱心跳。

稍一冷靜，他以目光追踪過去可是那對明亮的眸子猶如驚鴻一瞥，迅卽淹沒在人潮之中。

這時，將近午牌時分，腹內已是飢腸轆轆，擠！他既不願，只好回轉城內了。

當他剛轉進南大街時，忽見一個黑衣少年迎面走來，他沒有去注意，不料那少年經過時故意的撞了他一下，宇文奇當下一楞，回頭望去，只見那少年拔腿就向幽靜的小巷中跑去，居然脚步輕靈，快捷無比，他毫不考慮的放腿疾追。

這條窄路很深，轉彎抹角，最後來到城墻脚下，而那個少年却毫不停留，縱身飛上城墻。

城墻上冷清清的不見人跡，那少年忽然停步轉過身來，宇文奇追至一看，覺得這個黑衣少年除了目光似曾相識之外，面貌和衣着根本就很陌生，是以惑然問道：「這位兄台有點面生，可否請教尊姓大名？」

那少年當下憤然答道：「不認識我，還記得被關在屋子裡的那件事嗎？」

宇文奇猛然一怔，難道這個黑衣少年是萬瑩喬裝的？

於是他試探的說道：「難道你是瑩……」

他話尚未說完，那少年噗哧的笑了起來，說道：「難爲你還記得我。」

宇文奇一聽眞的是萬瑩，心中不由滲出一絲無名的喜悅，雖然萬瑩是大別之狐的女兒，可是她恩怨分明，大別之狐心懷叵測，暗算於他，而這個天眞善良的小姑娘却是他宇文奇的救命恩人。

大別之狐萬梁隱居大別山中，很少外出遠行，那麼萬瑩怎麼會突然來到長安？他問道：「瑩姑娘妳怎麼來到長安？」

萬瑩嬌憨的道：「你能來我就不能來嗎？」

宇文奇連忙道：「瑩姑娘，講正經話，妳怎麼突然來到長安的？」

萬瑩道：「還不是爲了你！」

「爲了我？」宇文奇不解對方話中之意，大感困惑，又道：「這話從何說起？」

萬瑩道：「當然是從你得到『血圖』說起。」

宇文奇不耐的說道：「血圖？又是血圖，難道妳也相信是眞的嗎？」

萬瑩道：「我不相信有什麼用？可是他們相信。」

宇文奇道：「經過一次敎訓，難道妳爹和那些人仍不死心？」

「當然。」

宇文奇又問道：「那麼說他們都已跟踪來到長安了？」

萬瑩道：「不光是他們，還有更多的江湖人物在查探你的下落，所以你最好不要以本來面目到處走動。」

這消息使他頗感意外，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將怎樣去應付這些人物呢？

萬瑩又道：「話已說完，應該怎麼辦你自已去決定吧！現在我可要走了，不然我爹會到處找我的。」

宇文奇感激的說道：「瑩姑娘，謝謝妳啦！」

萬瑩深情款款的看了他一眼，幽幽的道：「不要謝，只要你不忘記我就是了。」

宇文奇頗爲懇切的說道：「當然不會忘記，姑娘兩次救我，我怎能忘得了呢？」

萬瑩面現紅霞，脈脈含情的凝視他一眼，轉身疾馳而去。

□ □ □

宇文奇回到客棧，已經是晌午了，當他走進大門經過櫃台時，掌櫃的拿出一封信，向他說道：「公子，這裡有你一封信。」

他不禁一楞，懷疑的問道：「什麼人送來的？」

掌櫃答道：「是個三十來歲的大漢。」

宇文奇問道：「有多久了？」

掌櫃的道：「就是剛才的事，還不到一盞茶的工夫。」

「啊！」宇文奇接信在手，目光微掃，只見上面寫道：宇文奇收，語氣不善，竟連一句客氣的稱呼都沒有。

他隨手折開，抽出一張信箋，寫道：

宇文奇：

今夜三更，慈恩寺中，落雁塔上竭誠相候，你敢來嗎？假如你有胆如約而至，千萬別忘記把無情劍帶上。

知名不具

很顯然的，這是一封戰書，而這封信出諸何人之手？他實在無法知道，因爲「知名不具」四個字，並不能確切的代表任何人。

來到長安還不到一天，新交的只有那個莫測高深的魯中慧和那個抬轎子的趙大，這兩個人就

是要報復自己也不會這麼快，舊識除了剛碰到的萬瑩之外，沒有第二個人。這幾個人仔細的分析起來都不可能，那麼寫這封信的人必然另有其人，這人究竟是誰呢？難道與那些覬覦「血圖」的人物有關？

假如這封信眞是那批人物所爲，那麼今夜之約，是去？還是不去？

要是去，敵暗我明，處處都在對方掌握之中，那麼此行的吉凶，就很難預卜了。

要是不去？固然可以避免一場凶險，可是却永遠留下懦弱之名。他是金龍門下，無情劍的後人，如何能這樣沒有骨氣？

去與不去，暫且放在一邊，目前他覺得急需要做的，就是要利用短短的半天時間，把荒疏了半個月之久的功夫重新溫習一遍。尤其是黃山隱翁傳給他的武功，初學不久，雖然已能熟記於胸，但運用起來却仍未能完全領悟其中的妙用，如不勤加練習，豈不辜負了他老人家的一番苦心？

午飯之後，他即把房門關好開始運起功來，直到他把所有的功夫練了一遍，已經是暮色四合，黑影上牆了。

二更之後，他匆匆結束停當，穿窗而出，直向慈恩寺而去。

這時正值燈會，滿街的花燈爭奇鬥盛，美不勝收，可惜他心中有事，無暇觀賞，只好放棄這個機會了。

出城之後，四顧已無行人，他立即施展輕功，疾如流星似的在月夜中掠過，不久即已來到慈恩寺前。

寺前充滿了熱鬧後的寂寥，幾個和尚在默默的清掃寺前的廣場，顯得十分疲憊，場中的巨型銅鼎內依然是青烟裊裊，慢慢的升騰、消散。

他仰望寺內的落雁塔，傲然的挺立在夜空之中，在月光下拖曳着一道長長的黑影，塔上黑漆漆的沒有一點燈火，他不禁暗想：這個人約他在塔上相會，不知用心何在？如果訂約之人在塔上安排圈套，那眞是連躲避的餘地都沒有了。

忽然，落雁塔的第一層亮了起來，燈光慢慢向上移動，第一層漸漸黯淡，當完全黑暗的時候，跟着第二層亮了起來，接着第三層、第四層……直至第七層也是最後一層，燈光停止了，不再移動。

這情形證明有一個提燈的人，已經爬上塔頂，宇文奇心中想道：假如這個就是訂約之人，從各方向來推測，應該是個武功深厚之人，爲什麼行動會這麼遲緩呢？這是個無法揭曉的謎，只有見面之後再去證實了。

不久，三更來臨，慈恩寺的山門關上了，全寺已進入沉睡，宇文奇擰身竄上寺院的圍牆，雙脚輕點，直向落雁塔撲去。

霎時來到落雁塔下，仰首一望，塔分七層，高聳挺拔，插入雲霄，使人頓有一種渺小的感覺。

略一打量之後，他陡然拔身而起，待上升之勢將盡之時，脚尖在塔簷上一點，又如勁矢一般向上竄起，如此反覆數次，已然飛至第七層的窗口。

他穩住身形，側目向內一看，不禁一怔，原來塔內一燈熒然，隨風搖曳，却空蕩蕩的不見一個人影。

人呢？是來後又走了？還是故作神秘的這樣安排？

要說是訂約之人來而復去，那是毫無道理的，因爲時刻剛至，他並未失約，而訂約之人應該

先至才對，怎麼可以隨便一走了之？

如果說是故意的安排，倒頗有可能，因爲他這樣做，可以使人莫測高深，藉此先聲奪人。

對方如此，他應該如何對付呢？是以牙還牙的隱而不出？還是現身以待？

這是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假如此約是一種陰謀，那麼他現出身來，等於是自上圈套，可以說是最不智的舉動。

也許他這種想法，是受了年前黃山始信峯之會的影響，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恐懼，假如他的想法不對，可是那個訂約之人，爲什麼指明要携帶無情劍呢？

此刻，他的心情猜疑不定，因爲有過一次教訓，不敢再輕舉妄動，事實上他的想法完全是多餘的，恰在這個時候，塔門口白影一閃，走進一個面目冷峻，腰懸寶劍的白衣少年，這副面孔，這身裝束，儼然又是一個無情劍的化身，他不禁呆住了，這個無情劍究竟是誰呢？

無情劍究竟有多少化身？他不知道，而他親眼目睹的，第一次是在黃山始信峯，那是黃山隱翁所喬裝，第二次他曾以無情劍之名擺脫那些覬覦血圖之輩的糾纏，第三次是出現在萬竹庵中，拯救了一羣不諳武功的出家人，而今是第四次了，這次出現的究竟是眞是假？

據他自己推測，其父下落不明，似乎不可能在此出現，更何况父子之間根本用不着這麼神祕，卽使有某些顧忌，但也不需如此，更不必用「知名不具」這種故作驚人之筆。

黃山隱翁雪山討藥，雖然應該已經至此，但是他們之間的情感可以說情逾父子，就是要與他會晤也無須轉彎抹角自找麻煩。

再者，就是曾在萬竹庵出現的那個少女了，自己與她根本談不上恩怨，同時來長安之後，盡量密匿行跡，就是要找他，也不會那麼容易。

思索再三，依然找不出一點頭緒，這時只見那個冒牌的無情劍微微一皺劍眉，向窗外望了一眼，自語道：「時間已經到了，爲什麼還不來呢？」

宇文奇覺得是現身的時候了，於是朗聲接道：「已來了多時，只是主人不在，客人不便擅入罷了。」

說罷穿窗而入，那個冒牌的無情劍，陡然雙目一亮，興奮的說道：「那倒是在下莽撞了。」

宇文奇雙目銳厲的投了過去，問道：「閣下尊姓大名？」

那少年鎭靜異常，毫無一點破綻，要不是他自己承繼了無情劍，還眞無法分辨對方是眞是假呢？只見對方避而不答，却微笑道：「閣下太健忘了！」

宇文奇當下一楞，仔細的再次打量對方希望能夠找出些許端倪，可是他失望了。那少年接着又道：「我們已經三次會面了！」

也許是眞的已經三次會面了，第一次是在黃山始信峯，第二次是在萬竹庵，現在這是第三次。可是這三次的地點不同，喬裝之人也不同，第一次喬裝無情劍的是黃山隱翁，第二次喬裝的是那個名叫曉霞的姑娘，那麼目前這個人，究竟是誰呢？

宇文奇十分迷惑問道：「那麼你？」

對方冷冷一笑道：「我？我算什麼？」

聲音充滿氣憤和不滿，接着又道：「當然了，以你堂堂金龍門下的宇文少俠，又豈會把我這麼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放在眼內！」

宇文奇大感尷尬，窘迫得恨不能鑽進地下去，連忙吶吶致歉道：「請恕在下眼拙！」

「哼！我看怕不是眼拙，而是被那位什麼楊花仙子弄昏了頭吧？」

「啊！」宇文奇不禁一楞，頗感意外，他在桃花坪孟家老店與化名妓女「聲聲嬌」的楊花仙子季小梅的事，對方怎會知道？

那天他是獨自一人前往，而且行動自問十分隱祕，並未碰見相識之人，只有一個來歷不明名叫白蓮的妓女曾經乘機向他示警，其後不知去向，難道面前這個喬裝無情劍的人就是那個名叫白蓮的妓女不成？假如是，那麼他們並沒有三度會面，何以說已經見面三次了呢？

雖然他判斷面前這個十足冒牌的無情劍可能就是那個名叫白蓮的妓女，但亦只是可能而已，所以試探着問道：「那麼妳是否就是白蓮姑娘？」

「難為你還記得白蓮這個名字！」

對方的聲音溫和下來，顯然心中的不滿業已漸漸消散，宇文奇對於白蓮那天善意的示警，心中自是十分感激，正要出言道謝，不料對方接着又道：「白蓮只是我的化名！」

白蓮是化名原是意料中的事，因為托身在那種地方必然另有隱情，隱瞞尚且唯恐不及，誰還會以眞名實姓示人？是以宇文奇問道：「那麼，姑娘的眞名是……」

「你是眞的不知道？還是明知故問？」

「在下的確不知。」

對方遲疑了一下，說道：「我姓黃，叫曉霞，現在你總該記得了吧？」

「啊！原來在大別山萬竹庵中，喬裝無情劍的就是妳？」

「嗯！」對方說着，同時把面具取下，露出一張清麗絕俗的少女面孔，是的，對方正是在桃花坪孟家老店化名白蓮的那個姑娘，也就是在大別山萬竹庵中以無情劍身分現身的黃曉霞，為酬示警之情，於是宇文奇說道：「桃花坪孟家老店姑娘示警之恩，在下至今難忘。」

對方反問道：「那麼說你在大別山萬竹庵中救我一命，我又該如何表示呢？」

宇文奇覺得這位姑娘個性頗為爽直，毫無一般女孩子忸怩之態，遂笑道：「我們彼此相抵如何？」

「這話還像出於一個少年奇俠之口。」

話一出口，他覺得有點老氣橫秋，不由得雙頰微酡，面現羞容，而宇文奇並未注意，於是又問道：「姑娘置身那種場所，究竟為了什麼？」

黃曉霞答道：「尋找家父。」

宇文奇覺得這個姑娘為尋父不計一切，其孝行的確感人。但是尋人的方法很多，一個玉潔冰清的少女，為什麼自甘墮落的置身那種地方？

宇文奇想着，不禁問道：「難道就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找得到令尊麼？」

黃曉霞道：「有，而且很多，不過千頭萬緒，不知從何着手。」

宇文奇聽得眉峯微微一皺，黃曉霞不禁一愣，頓時領悟對方的想法，乃憤然說道：「你把我黃曉霞看成什麼人？難道風塵之中，就沒有出污泥不染的白蓮麼？」

宇文奇的想法被對方識破，內心有點不好意思，乃吶吶的說道：「在下總覺得……」

黃曉霞聽出宇文奇的話中充滿了不以為然的意味，心中更加憤怒。但她是主人，約別人來尚有預定的目的，豈能為了一句話鬧得不歡而散？

他忍耐着，不讓激憤的情感流露出來。

一陣沉默，宇文奇覺得自己的態度有些過分，別人家有別人家的自由，他有什麼權利橫加苛責？再者，他堂堂的一個男子漢，這樣對付一個女孩子，豈不有失英雄本色？

宇文奇歉意油生，但又無法改口認錯，只得岔開話題，問道：「姑娘約在下來此，有何指教？」

黃曉霞見對方態度緩和下來，心中的氣憤也就隨之平復，答道：「請你幫忙一件事，同時也幫忙你一件事。」

宇文奇當下訝然，問道：「要我幫忙何事？」

黃曉霞道：「助我尋找家父。」

宇文奇問道：「令尊高姓大名？」

黃曉霞搖搖頭，淒然答道：「不知道。」

宇文奇又問道：「像貌可有什麼特徵？」

黃曉霞又搖搖頭道：「不知道。」

宇文奇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黃曉霞猛然一楞，惑然問道：「笑什麼？」

宇文奇笑聲一斂，說道：「一無姓名，二無像貌特徵，要在下幫妳尋找令尊，豈不可笑？」

黃曉霞立卽正容道：「雖不知姓名和像貌，但却另有可資追尋的線索。」

宇文奇微微一愕，問道：「什麼線索？」

黃曉霞道：「一套劍法。」

宇文奇惑然不解，又道：「一套劍法？這如何能作爲尋找令尊的線索？」

黃曉霞道：「因爲那是家父二十年前遺落在家母身邊的東西。」

宇文奇道：「你以爲那套劍法是令尊的獨門祕學？」

黃曉霞不答反問道：「不可能嗎？」

宇文奇道：「可能是可能，不過，令堂既然健在，姑娘又爲什麼不請她老人家解答這些疑問？」

黃曉霞搖搖頭，無可奈何的說道：「家母守口如瓶，隻字不提，我沒有辦法，只得請你幫忙。」

宇文奇有些惑然，問道：「我能夠嗎？」

「當然。」

「爲什麼？」

黃曉霞道：「因爲你是無情劍的繼承人。」

「啊！」宇文奇頗感意外。

這時黃曉霞又道：「我化身無情劍的目的，原是促使眞的無情劍現身，不料眞的未曾找到，却找到了他的傳人。」

宇文奇問道：「然則在桃花坪孟家老店內，妳爲什麼不坦誠相告呢？」

黃曉霞道：「一則那天四週儘是不明身分之人，沒有機會，再者那時只知你是金龍門下，並不知你是無情劍的繼承人。」

宇文奇又問道：「大別山萬竹庵內，妳沒有說明原委又爲什麼？」

黃曉霞道：「一上來我爲當時的變化所震駭，待清醒後，你又飄然而去。」

至此，宇文奇方始恍然，於是說道：「那麼說在下錯怪姑娘了，請問姑娘要在下如何幫忙？」

黃曉霞道：「無情劍是近數十年來最傑出的劍術名家，識多見廣，你是他的繼承人，當然對

劍道也不會太差。」

「姑娘過獎了。」

黃曉霞微微含笑，繼續又道：「所以我約你來此的目的，就是想請你看看這套不知名的劍法，究竟是何來歷？」

宇文奇問道：「難道姑娘不怕在下偷學？」

黃曉霞正色道：「你能這麼說，足見心胸光明磊落，即使學了去我也是心甘情願，於你人格絲毫無虧。」

宇文奇立卽有被人信賴的喜悅，說道：「姑娘既然這麼說，在下如果再要推辭，未免有點矯情了。」

「這樣才是英雄本色。」

黃曉霞說着不由得嫣然一笑，仿如一枝盛放的百合花，淸麗絕俗，纖塵不染，宇文奇當下一怔，這個少女太美了，美得不帶一絲俗氣。

這時，黃曉霞自貼身的衣袋內，掏出幾頁殘破得發黃的舊紙遞給他。

幾張破紙，縐縐的捲在一起，宇文奇接過一一打開，一共七張，每張上面畫着一個舞劍的人形，但却無一個字註解說明。

宇文奇耐下心來，一張一張循着劍勢舞動的路線，仔細硏究，潛心體察，他發覺這套散亂的劍法，深沉玄奧，變化莫測，如果他的看法不錯，這套劍法當屬不世絕學。

可惜的是殘缺不全，好像氣勢未盡，如果能夠完整無缺當可傲視江湖，目前最負盛譽的華山金龍劍法，恐亦無法與之匹敵。

這是一套什麼劍法呢？從這幾頁散帙不全的圖形來看，僅僅七招，便兼具各家之長，而無各家之短，如要施展起來，當必如黃河倒瀉，浩蕩無涯。

正當他神遊其中之際，黃曉霞在旁問道：「宇文少俠，可看出它的來歷？」

宇文奇微微搖頭道：「在下恐怕要令姑娘失望了。」

黃曉霞有點着急道：「難道一點都沒有發現？」

宇文奇道：「發現是有，只是看不出來歷。」

黃曉霞期望的道：「請將所見告訴我好嗎？」

宇文奇略一思索，接着道：「這套劍法確係罕世絕學，劍路偏向陽剛，招式霸道無倫，具有金龍劍法的靈活，亦有太極劍法的沉穩，更有七煞劍法的狠辣詭譎，兼具各家之長，如果一定要找出這套劍法的缺點，那就是它性屬陽剛，非有沉雄的內力無法發揮其玄奧。再者，令人可惜的是殘缺不全，如果能夠完整無缺，那就可以睥睨江湖了。」

黃曉霞面露興奮，點頭稱讚道：「的確高明，令人佩服。」

宇文奇道：「可惜在下無法幫助姑娘尋找令尊。」

黃曉霞毫不以爲意的說道：「此事也不急在一時，日後少俠如果發現有人使用這套劍法，不是依然可以爲我幫忙嗎？」

宇文奇微微頷首道：「以後只要有機會，在下必然盡力而爲，以報姑娘開誠相託的一番誠意。」

黃曉霞深情脈脈的含笑道：「謝謝少俠！」

宇文奇想了一想，抬頭道：「姑娘剛才曾說，要幫助在下一件事，敢問指何而言？」

黃曉霞道：「我可以幫助你追查那個化名『聲聲嬌』的楊花仙子季小梅。」

宇文奇一愕，問道：「姑娘知道她的下落？」

「當然！」黃曉霞狡黠的嬌笑着，調侃的反問道：「難道少俠不想見見那位風塵知己麼？」

宇文奇想起孟家老店內，與楊花仙子季小梅那件令人尷尬的事，不禁玉面一陣燥熱，當下不好意思的說道：「那天讓她逃掉，眞太便宜她了。」

「那天她如果不逃掉，你預備將她怎樣？」黃曉霞一雙狡黠的眸子，神祕的望着他，使他立卽憬悟到話中一語雙關的含義。

他眞未想到這個美麗的少女竟會這樣大胆，一時被弄得狼狽不堪，紅着臉解釋道：「最低可以追查出她的來歷。」

黃曉霞詭譎的笑着，又問道：「查出來歷之後又待如何？」

宇文奇覺得越描越黑，乾脆不再多言，只是陪着傻笑，這樣一來，兩人的情感距離，無形中縮短了許多。

良久，黃曉霞笑容一歛，問道：「你知道楊花仙子季小梅是什麼來路嗎？」

宇文奇答道：「以前她是個爲害江湖的淫婦，現在好像是有了靠山。」

黃曉霞點點頭道：「這點你倒是猜對了。」

宇文奇問道：「那麼，妳知道她背後的主使者又是什麼人？」

黃曉霞搖搖頭道：「不知道，不過我曉得那是一個勢力相當龐大的幫派。」

「什麼名稱？」

「天威宮！」

宇文奇不禁恍然，原來楊花仙子季小梅所透露的「天威」二字的下面，是一個宮字，於是急忙問道：「妳知道天威宮設在何處？」

黃曉霞搖搖頭道：「這就不淸楚了。」

宇文奇想到大師兄與師母的死，金龍堡一夜之間化爲灰燼，可能都與這個水性楊花的女人有關，於是又問道：「那麼，楊花仙子季小梅現在藏身何處？」

黃曉霞道：「要找她很容易，請隨我來就行！」

她說着將燭火搧熄，同時嬌軀一擰，穿窗而出，宇文奇也縱身相隨。

月光下，一黑一白兩個人影，仿如兩隻巨鶴，由塔頂飄然下落。

將要着地之時，黃曉霞身軀一搯一旋飄落西院寺頂，毫不停留地飛身就向寺外奔去，宇文奇緊隨其後，猛跨兩步，追個並肩。

一陣疾奔，仿如比賽輕功似的各不相讓，不過宇文奇僅僅保持並肩而已，並無超前的打算，須與兩人來到一片極爲荒涼的墓地，黃曉霞突然刹住脚步，微微喘息着說道：「宇文少俠的輕功，的確不凡。」

「姑娘的輕功也不差呀！」

兩人相覷一笑，宇文奇問道：「楊花仙子季小梅，現在藏身何處？」

「楊花仙子？」黃曉霞立卽恍悟過來，接着又道：「告訴你，那是幌子。」

宇文奇當下一楞，問道：「爲什麼？」

黃曉霞反問道：「難道你沒有發現落雁塔上又來了人嗎？」

「啊！」

黃曉霞繼續道：「所以我才藉故離開那裡！」

宇文奇不禁暗暗慚愧，問道：「那麼，妳知道楊花仙子季小梅藏身之處的事是假的了？」

黃曉霞認眞的說道：「不假，只是不在長安，而是在大別山中。」

宇文奇問道：「大別山綿延數百里，妳是指那一處？」

黃曉霞想了一想，說道：「那地方我叫不出名字來，但我可以找得到。」

宇文奇又問道：「當初，妳是怎麼知道的？」

黃曉霞略一凝思，說道：「那天夜晚，我藏身隔壁，見你外出追敵，突然又見床後現出一道暗門，猛然飛出一道黑影，挾起楊花仙子季小梅後即如鬼魅似的隱入暗門之內。」

宇文奇神色一緊，急問道：「那妳怎麼辦呢？」

黃曉霞興奮的道：「我當下大急，顧不得通知你，便獨自跟踪下去。」

「後來呢？」

黃曉霞繼續道：「後來在桃花坪外的一片松林之內走出暗道，我遠遠的盯在後面，一直追到大別山中，他們始在一處異常神祕的山谷中消失。」

宇文奇問道：「妳沒有追進去？」

黃曉霞道：「當時我人單勢孤，未敢涉險，就趕往萬竹庵探望家母，不料正巧遇上一些來路不明的武林人物要找家母的麻煩，那天要不是少俠在，我恐怕現在不能在此與少俠談話了。」

言詞誠懇，充滿感激，宇文奇是聰明人，當然能體會出對方的一番用心，不過他此刻無心去想到其他，只想把話交待清楚之後，即行離去，是以又把話拉入正題，問道：「姑娘可看出萬竹庵現身的那三個蒙面人，與楊花仙子季小梅有關？」

黃曉霞微微一怔，說道：「沒有看出來，宇文少俠，你是否有什麼發現？」

宇文奇點點頭道：「楊花仙子的目的是在消滅金龍堡，萬竹庵現身的三個蒙面人志在俘虜令堂，目的與手段不同，但却有一點相同，那就是他們都是受了別人的指使，而指使他們的人，正是在年前中秋之夜，黃山始信峯上陰謀毒害與會之人，企圖稱霸江湖，君臨天下的幫派——天威宮。」

黃曉霞猛然一怔，無限詫異的說道：「沒有想到這件事會牽連得這麼廣！我們是否就去踩探楊花仙子季小梅的下落？」

宇文奇搖搖頭道：「事急也不在一時，待在下此間事了之後再說吧！」

至此，他覺得沒有再待下去的必要，轉身欲去，黃曉霞立卽問道：「少俠準備回城裡去？」

宇文奇道：「夜已深沉，寒意逼人，姑娘如果無事，在下要告辭了。」

黃曉霞雙眸眨動，遲疑的說道：「我還有一事相求，不知少俠可肯答應。」

宇文奇立卽回答道：「只要能力所及，在下絕不推辭。」

黃曉霞面露興奮，微微笑道：「在少俠你而言，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宇文奇問道：「究係何事？」

黃曉霞向對方脈脈的看了一眼，說道：「我研習那套殘缺不全的無名劍法將近年餘，可是施展起來總難得心應手，不知是有錯誤？還是另有其他原因，因此想請少俠指點一下。」

宇文奇立卽搖頭道：「在下令姑娘失望了。」

黃曉霞猛然一愣，問道：「少俠不願相助？」

宇文奇否認道：「不是在下不肯，而是一方面在下對於劍道火候尚淺，再者對姑娘所學之劍

法認識不夠，如果妄加指點，豈不有誤姑娘前程？」

黃曉霞不以爲然的接道：「天下武學，原本一脈相承，雖有門派之分，名稱不一，然考其變化，都是大同小異，劍法尤其如此，宇文少俠乃金龍門下，無情劍的繼承人，要是如此說，那就是故意推辭了。」

事逼至此，宇文奇不答應也得答應了，但他自己心裡明白，雖然承繼了無情劍，可是對無情劍法却一點不知，目前他僅憑金龍武學與黃山隱翁所贈的武功揉合使用，列入江湖一流高手有餘，而距爐火純青的境界還差得太遠，能否指點對方的劍法，實在大有疑問。

不過，對方既然這樣要求，就是看得起他，能獲得一個人的信賴，也不是一件易事，尤其是一個剛結識的少女。如果他再過分堅持，那就不近人情了，於是勉强的說道：「說是指教倒不敢當，只能說大家研究研究而已！」

黃曉霞嫣然一笑，隨即嗆啷一聲撤出長劍，月光下但見劍身隱泛黑光，款式與無情劍一般無二，只是份量較輕而已。

宇文奇凝立以待，而黃曉霞却持劍綽立不動，說道：「拔劍吧！」

宇文奇眉峯微皺，愕然問道：「要在下替姑娘餵招？」

黃曉霞燦然一笑，點頭道：「有勞少俠了。」

「姑娘可要劍下留情。」宇文奇說着，隨手撤出無情劍，握在手內沉甸甸的，心裡不由得想道：這個不知進退的丫頭，居然在我的面前要花槍，明着請我指點劍法，實際上却在向我挑戰，若不給她一點顏色看，還眞以爲我宇文奇不如她呢？是以雙拳一抱，說道：「請！」

黃曉霞盈盈一福，不再客氣，立即長劍一抖，舞起一片寒光，「刷刷刷！」一連三招襲向宇

文奇。

這三招盡是那套劍法中的精絕招式，而黃曉霞對這套劍法浸淫有年，雖然她的體質不能使劍法發揮到極限，但是十分純熟，使用起來，依然是輕靈狠辣，快捷如風，令人凜然生懼，莫測高深。

宇文奇當下不禁駭然，自忖師門金龍絕學雖然名震武林，但若與這套劍法相較似難與之抗衡。

思忖之間，劍鋒業已逼體，不由得豪氣頓生，一聲清嘯陡起，身隨影動，仿如風中飛絮，在劍幕的縫隙中輕飄飄的連連閃動，驀然竄出圈外。

黃曉霞不禁一楞，收住劍勢，怔怔的站在那裡。宇文奇雖未受傷，而却驚出一身冷汗，回想剛才的情形，不由得羞憤難抑。

原來他看過那套無名劍法的圖式，雖未習練，但却能約略瞭解變化，再者適才他杷「風雲千幻」的身法施展到極限，方得有驚無險。

「風雲千幻」的身法詭譎異常，變化莫測，年前中秋之夜，黃山始信峯之會，黃山隱翁就是以這套身法，首先震懾了各派與會之人。

這時，黃曉霞愕然問道：「宇文少俠，你使的是什麼身法怎的這麼神奇？」

宇文奇有點惱羞成怒，哼道：「比起妳那套劍法，還差得太多。」

黃曉霞聽得出宇文奇話中之意，於是問道：「少俠對我剛一上手即施殺着，感到生氣是嗎？」

宇文奇冷然答道：「豈敢！」

黃曉霞嫣然一笑道：「我知道少俠師出名門，藝業超羣，對我那幾招疾攻定能從容應付，所以才會如此。同時，我覺得一套劍法的缺點，必須在全力施展之下，才會暴露出來。」

宇文奇不禁心中冷哼了一聲，妳這小妮子倒眞是能言會道，却不知我險些被妳傷在劍下。

他心裡雖在這樣想着，氣却消去不少，黃曉霞又問道：「少俠爲什麼只是躲閃，而不還招？」

宇文奇依然冷冷的道：「這個姑娘應該明白。」

黃曉霞蛾眉微蹙，螓首輕搖，脈脈的注視宇文奇，他接着說道：「妳有沒有給我還招的機會？」

黃曉霞頗感意外，說道：「你竟還不了手？」

「事實如此。」

黃曉霞側目道：「不是故意隱藏鋒芒吧？」

宇文奇反問道：「有什麼證明？」

「剛才那種玄奧的身法，不就是最好的說明嗎？」

宇文奇被他能言善辯的詞鋒，逼得啞口無言，其實天曉得，宇文奇是不是眞的如此？那只有他自己心裡明白。

這時，宇文奇有一種被捉弄的羞怒，可是却無法發作，忽然黃曉霞格格的嬌笑道：「不對嗎？我還可以再用事實來重新加以證明。」

說着，黃曉霞一抖長劍，又疾攻上來，宇文奇猛然一凜，立即看出這招又是那套殘缺而不知名稱劍法中的絕招，在倉促不備之際突然攻來，他自忖無法躲閃，更無能力破解，情急間他只得

長劍一振，施出黃山劍法中的「雲封五嶽」，硬封硬架。

不料劍勢封出，對方劍鋒輕靈的陡然一滑，乘隙直逼胸前。

宇文奇當下駭然，身軀倏側，劍勢猛地向上一撩，只聽嗆啷一聲，却意外的化解開來。

黃曉霞迅速變招攻上，同時笑道：「我以爲少俠你不屑於使用那套無名劍法呢！」

一語提醒，宇文奇立卽悟出剛才破解對方的劍法，原來正是那套無名劍法中的招術，雖屬無意之中施展，但却是恰到好處，此刻經對方點破，心裡頗不是滋味。

他賭氣不再使用那套無名劍法，於是奮力把金龍劍法與黃山劍法混合施展出來。

霎時，兩人纏鬥了二十餘合，宇文奇雖未落敗，但却被對方玄妙的劍勢逼得只有招架的份兒，黃曉霞不住嬌笑着，劍勢綿綿不絕的一招緊似一招，忽然劍勢一變，倏見一片黑光暴湧，構成一團綿密的劍網，當頭罩下。

宇文奇憤然長嘯，長劍向上封去，他未想到這是什麼招式，亦未顧及後果如何，只聽嗆的一聲震響，陡然一道黑光激射而出，同時兩人驀地分開，黃曉霞滿頭青絲散亂，臉色蒼白，吁吁的嬌喘着，踉蹌向後退去，一面說道：「沒……想到你……竟然進境如此神速！」

宇文奇心中一愣，立卽明白到這一招竟又是那套無名劍法中的招術。

黃曉霞神情略定，接着說道：「你也不要過分自責，這原是我逼着你使用的，在危急之際，設非如此，你便不能自救。」

事情雖是如此，而宇文奇心中的歉疚却依然難釋，於是問道：「姑娘爲什麼一定要這樣做？」

黃曉霞含情脈脈地反問道：「難道你眞的一點都不知道？」

宇文奇茫然搖頭道：「不知道。」

黃曉霞頓時面現悽涼落寞之感，欲言又止，良久，始幽幽的嘆了口氣，說道：「不知道也罷！」

宇文奇追問道：「姑娘不能略加說明嗎？」

黃曉霞幽怨的搖搖頭，轉開話題道：「宇文少俠那套神妙無比的身法，叫什麼名字？」

「風雲千幻！」

「眞是一套曠世絕學！」

黃曉霞說着轉身欲去，又道：「相託之事，務請少俠便中留意。」

宇文奇道：「姑娘儘管放心，在下會盡力而爲。」

黃曉霞道：「那我先謝謝少俠了！」

兩人均有依依之感，但誰也沒有表現出來，黃曉霞終於遠去，逐漸消失在如銀的月色之中，宇文奇心頭不由得昇起一縷莫名的悵惘。

第八章　肘腋之變

宇文奇來長安的目的，一方面會晤黃山隱翁，請示拯救師父金龍老人與各派失陷之人之計，以求消彌武林刼運，再者，就是他從黃山隱翁的口中，獲悉長安有一個名叫黃念先的人，知道其父母的去向，想藉此查詢雙親的下落。

可是非常意外，一連三天他却沒有見到黃山隱翁的踪影，在這三天之內，長安有急劇的變化，最明顯的是天下武林人物風雲際會集於此，好像在醞釀着一件大事，人們的心情，沉鬱而緊張，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這些天來，他爲師父的失陷焦急，亦爲二師兄風雷劍客古承諭與師妹李桃紅的下落不明而擔心，更爲急於知道父母的生死下落而憂慮，對於其他的事，他都無心去做，甚至連想都不願去想。

然而事實的發展却使他不知如何是好，原因是在這三天之內，當他以不同的身份出現在長安市上時，總有三三兩兩，來路不明的江湖人物在盯住他，他說不出爲什麼？總覺得這些人將對他有所不利。

因此，在他等不到黃山隱翁時，立即面臨着一個問題：是繼續等下去呢？還是迅速離開這裡？

要是離開長安，茫茫江湖，又往何處去？萬一黃山隱翁因事躭擱幾天再趕到，那豈不是平白

錯過機會？

要是等下去吧，黃山隱翁假如不來，他要等到幾時？再者，從幾天來的跡象看，在此久留，都是不智的。

思考再三，終於他還是在長安留了下來，最大的理由，就是在黃山隱翁未來之前，他可以設法去查訪黃念先這個人。

可是，接着又產生了一個問題：年前在黃山始信峯上，黃山隱翁僅告訴他，在長安有黃念先這麼一個人，而黃念先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却一無所知？

長安，爲歷史上之古都，市面興隆，文物鼎盛，三教九流，龍蛇雜處，要在這麼一座人口衆多的古城內，尋找一個僅知其名的人物，談何容易？

不過有一點線索可以推斷，那就是其父無情劍路平在二十年前的武林中，是一位聲譽頗著的佼佼者，而能夠與他來往的，當然以武林人物爲主，以此推想，黃念先其人，多半也是武林人物。

既然是武林人物，當然免不了與武林有來往，如果從武林中頗負盛譽的人物身上去查訪，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想到這裡，他忽然憶起鐵掌金刀費百練來，這個人在他的記憶裡，是個德高望重的老者，在長安設了「振遠鏢局」，而且與其師金龍老人交情不惡，每次江南走鏢，總要轉到金龍堡盤桓數日，如果託請這麼一位頗有聲望的武林長者相助，在長安還有什麼事辦不好？

這正是他來長安第三天的晚上，二更將盡，然而長安的夜市才剛剛開始。

爲了明天的計劃，他必須早點休息，不料正當他準備上床之際，他的房門外，突然有人輕輕

的叩了三下，他猛然一凜，想到這幾天那些來路不明人物的跟踪，當下謹愼戒懼的把門打開，呈現在面前的是一個生像威猛，身着勁裝的黑衣大漢。

當宇文奇認淸來者之後，興奮得幾乎要叫了出來，來人竟是黑虎朱彪。

對於這個人物，自從前幾天在熊耳山黑虎總壇無意之中把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強盜感化之後，由衷的生出一份好感，尤其是在此時此地，突然光臨，更爲他帶來一份意外的喜悅。

當下他一把抓住黑虎朱彪的手，興奮的說道：「黑大哥……」

話尚未說完，立爲對方肅穆緊張的動作給楞住了，二人輕輕的進入房內，宇文奇忍不住低聲問道：「黑大哥，你是怎麼來到此地的？」

黑虎朱彪低聲答道：「你離開黑虎幫之後，俺就暗中派人去保護你，不料突接密報，無數江湖人物一齊湧向長安，俺深恐這些人是爲了『血圖』對小兄弟你不利，於是就帶着全幫兄弟日夜趕來。」

宇文奇不禁感激的說道：「小弟一人之事，怎可勞動這麼多人？」

黑虎朱彪正色說道：「你要這樣說，就不是俺朱彪的好兄弟。」

至此，宇文奇也不好再說什麼，於是調開話題，問道：「兄弟們都住在何處？」

黑虎朱彪低聲道：「分佈在城內各客棧之內。」

宇文奇站起來道：「走！找兄弟們痛快的喝幾杯去！」

黑虎朱彪立即阻止道：「不，今晚不是時候，要喝改天再他娘喝個痛快！」

宇文奇神色一凜，眉峯微皺，問道：「黑大哥，有什麼發現嗎？」

黑虎朱彪沉肅的低聲道：「是的據兄弟們密報，今夜將有人對你採取行動。」

「什麼來路？」

黑虎朱彪搖搖頭道：「不知道。」

「有多少人？」

「也不知道，不過兄弟們得到消息後會立即密報。」

宇文奇道：「假如眞是如此，小弟今晚不能留客了。」

黑虎朱彪當下怒道：「你把俺黑虎朱彪看成什麼人？難道在這種鳥時候還怕死？俺來的目的，就是預先給你送個信，同時也是爲助你一臂之力，再說這個麻煩也是俺給你招來的，怎能臨危溜開？」

宇文奇心裡當然十分感激，可是這份情感無法適度的表現出來，只得吶吶的辯道：「要是眞刀眞槍的拚殺，你不留下小弟也不許你走。可是這裡是長安城內，不能驚動官府，更不能驚動各派的人物，是以小弟預備只以智取，而不以力敵。」

黑虎朱彪蠻橫的搖頭道：「小兄弟，別對俺搬出這些，俺不懂這些狗屁道理，今晚俺在這裡住定了。」

宇文奇無奈，只得軟化下來，說道：「黑大哥，你眞的要是不願走小弟當然十分歡迎，不過我希望你不要隨便跟敵人動手。」

黑虎朱彪滿意的笑道：「這個當然。」

於是宇文奇把燈火捻小，二人靜坐以待。

這處原是個淸靜的獨院，宇文奇當初選擇這家客棧，就是爲着不願與外界接觸，不料這環境却對敵人十分有利。

三更之後，一條黑影迅速的自牆外飛入，輕飄飄的落在窗前，側耳傾聽了一會，然後輕輕的把窗戶撬開，矯如猩猿似的縱身飛了進去。

那是個黑衣蒙面人，他凝立片刻，慢慢移近床前，掀開蚊帳一看，當下駭然倒退數步，原來床上空空的，不見一個人影。

這時，那人慌張的瞥見桌上放着一張短箋，寫道：「朋友：知道你來，所以我走了，因爲這樣可以避免見面之後的尷尬，可是你用不着奇怪，對於你本俠已經心儀很久了，假如有必要，我們不久會碰面的。」

下面沒有具名，究竟是何人所留？黑衣蒙面人無法知道，不過有一點他可以確定：留字之人對他似乎已有相當了解。

黑衣蒙面人震驚之餘，慌張的飛掠而出，仿如驚弓之鳥，頭也不回的走了。

不久，屋樑上飄下兩個人影，那正是宇文奇與黑虎朱彪。

「小兄弟你可眞有一套，那個王八羔子可能被你嚇破胆了。」

宇文奇笑道：「不會的，那傢伙想通之後還會再來的。」

黑虎朱彪一怔，問道：「那我們怎麼辦？」

宇文奇胸有成竹的說道：「不要慌，小弟自有道理。」

說着，提筆在短箋的背後寫道：「知道你會再來的，可是却忘記了一件事情，爲什麼不帶一具棺材？」

宇文奇放下筆，向黑虎朱彪笑笑，然後把燈火捻小，二人同時又縱身伏在樑上，屋內又重陷入一片沉寂之中。

果然，那個黑衣蒙面人去而復返，這次他毫無忌憚的舉步而入，當他看到那張短箋時，立即冷冷笑道：「朋友！既然知道本座再來，為什麼不敢露面呢？」

室內一陣寂然，久久沒人回應，那個黑衣蒙面人禁不住得意的狂笑道：「朋友！本座幾乎上了你的大當！」

不料他笑聲未落，突聞背後一個聲音接道：「不上當又將怎樣？」

那個黑衣蒙面人聞聲一震，倏的翻轉身來，駭然驚呼道：「你！……」

原來說話的正是宇文奇，只見他神色鎮定的說道：「閣下何人？來此何意？」

黑衣蒙面人神色慌張，雙目不停的向窗外打量，顯然對宇文奇有些畏懼，但他依然故作鎮靜的說道：「本座何人？你無需知道，來此何意？你應該心裡有數。」

說着慢慢移向窗口，宇文奇道：「想走嗎？那很容易，只要閣下把來歷說明。」

黑衣蒙面人說道：「這個本座可以告訴你。」

誰知話剛落，突然以閃電奔雷之勢揮掌疾向宇文奇劈去。

「好狡猾的狐狸！」宇文奇說着，隨即施展「風雲千幻」的身法，一晃避過，同時「吧」的一掌正打在對方的後背上，只聽那黑影悶哼一聲，旋即踉蹌的自窗口衝了出去。

這時，黑虎朱彪飄然落地，不解的急問道：「你小子為什麼不追？」

宇文奇靜靜的道：「第一我不想驚動其他江湖人物，第二不願給客棧主人招惹麻煩。」

黑虎朱彪道：「要是俺才不管這些呢！」

宇文奇道：「那人絕不就此甘心，小弟斷定他還會再來的，要留下他有的是機會。」

黑虎朱彪默然了，對於這位化敵為友的新識，心思的細密，料敵之準確，禁不住暗暗佩服。

這時宇文奇又道：「這裡已不能再住下去，否則將永無寧日。」

黑虎朱彪立即興奮問道：「跟俺住在一起如何？」

宇文奇道：「小弟還有私事，不便打擾你和幫中的兄弟。」

黑虎朱彪爽然直言道：「你小子為啥不說怕俺朱彪拖累你？」

宇文奇的想法為黑虎朱彪一語揭穿，當下頗為尷尬，連忙解釋道：「黑大哥，你千萬可別誤會。」

黑虎朱彪道：「俺要是誤會你，俺就不說了。」

說着二人相視而笑，這笑充滿了相互諒解，充滿了知己之感。

□　□　□

第六天辰牌時分，城中心「聚英樓」後院的花園中，有一個灰布長衫的中年儒者，徘徊在假山怪石之間，時而仰首遐想，時而低頭凝思。

這時，自西跨院走出一個像貌平庸的黑衣青年，那青年抬頭看見中年儒者，當下猛然一愣，立即低下頭，匆匆向外走去。

不料這一切全落在灰衣儒者的眼裡，只見他眉峯微皺，想了一想，隨後跟了上去，喊道：「陸，陸老弟！」

黑衣青年仿如未聞，繼續向前走去，中年儒者又在後面喊道：「陸奇！陸老弟！」

黑衣青年茫然的向四週環顧了一下，見院內十分靜寂，除了自己與中年儒者之外，再沒有第三人，至此，他不得不答話了，於是緩緩的轉過身來，迷惑的問道：「這位大叔是在喊誰？」

灰衣中年儒者猛然一楞，愕然說道：「啊！對不起我認錯了人。」

黑衣青年淡然一笑，道：「沒有關係，我也常常認錯人的。」

中年儒者的雙目，依然不停的向黑衣青年打量，笑問道：「老弟貴姓大名？」

黑衣青年道：「大叔，我姓魯叫魯夫。」

中年儒者當下詑然，不禁驚喜道：「啊！我們還是同宗呢！」

魯夫訝然問道：「大叔，你也姓魯？」

中年儒者微微頷首道：「是的，我叫魯中慧。」

魯夫面露興奮的說道：「那眞太巧了。」

魯中慧又問道：「現在要出去嗎？」

魯夫道：「待在客棧裡悶得慌，想出去找個朋友下棋！」

魯中慧立即興奮的問道：「你老常也嗜愛此道！」

魯夫謙遜道：「談不上嗜愛，只是暇時藉此消遣而已。」

魯中慧道：「我也有手談之癖，何必出去，我們對奕數局如何？」

魯夫原想扯個謊，藉機快點蹓開，不料這個人毫不識趣，竟然貼了上來，不答應無法自圓其說，答應了，豈不違背自己的原意？是以他頗爲躊躇。

稍停，魯中慧又追問道：「如何？」

至此，魯夫只得謙遜道：「大叔高棋，我如何能是對手？」

魯中慧道：「不用客氣，你現在幾段？」

魯夫笑道：「究竟有幾段的棋力，沒有正式參加過升段比賽，至今還不知道，不過，我自己明白仍屬於『臭棋』一類。」

魯中慧聽了禁不住哈哈笑道：「彼此，彼此，你用不着客氣。」

既然無法推辭，只得隨着魯中慧向東跨院走去。

東跨院和西跨院一樣，也是聚英樓供客人住用的一部份，正廳，東西廂房，院中一片花圃，這種格局房屋，在我國民間是最普遍的。

二人一前一後走進東廂房，這是一明兩暗的三間房屋，兩側是臥房，中間是客廳，客廳中靠後墻擺着一張茶几，稍外放着一張光可鑑人的黑漆方桌，桌上放着一方棋枰和兩罐棋子。兩側靠墻分別各放着茶几和椅子，排例整齊，纖塵不染。

魯中慧走近方桌傍邊，肅客讓坐，魯夫謙恭的在下首坐下，伸手把黑棋子拿到面前，向對方問道：「大叔，讓我幾子？」

魯中慧連連搖頭道：「不不……我們互先好了。」

魯夫道：「我豈敢與大叔分庭抗禮？」

魯中慧遲疑了一下，說道：「那麼我托大，讓你先好了，不過，事先聲明，如果你老弟是故意藏而不露，第二盤就要更正過來。」

魯夫不再客氣，拈了一子在右下角星座的位置放下，魯中慧在左上角三四的位置投下。

二人都非常客氣，各自佔領地盤，甚少絞殺，就是偶有接觸，亦是先求穩當，次求變化，由此可以看出二人除了客氣之外，都十分謹愼。

魯夫奕來特別小心，雖然他自稱「臭棋」但其所表現的可並不「臭」，有些妙着，却使魯中慧頻頻皺眉。

進入中盤以後，就全局看出，很難分出勝負，這時主動操在魯中慧之手，如果在管子上步步

搶先，這局棋白方勝望較濃。

不過，這只是就雙方的局勢比較而言，並未肯定白棋必勝，假如封關失誤，予對方可乘之機，黑棋並非絕無勝望。

但是魯中慧沒有這樣作，却在左下角屬於黑棋地盤內投下一子，其目的有二，一是引渡，一是破壞，不讓黑棋做眼，如果引渡不成，可能演變為雙活，因為這片棋與外隔絕，雖然佔了將近二十目之多，可是却無一個眼形。

魯中慧這一着，不論在任何角度看，都具有相重的分量，因此當魯中慧投子落盤之時，魯夫隨之一震，同時身後響起一聲清越的喝采道：「好棋！」

魯夫回頭一看，身後不知何時站着一個白衣少年，當他看清像貌之後，心頭的震驚，彷彿較那顆棋子更甚。

從魯夫的表情上推測，他可能認識這個白衣少年，但他在一震之後，立卽又恢復了平靜。

他凝神看了很久，最後作了決定——不理，却把別處後手補了一子。

魯中慧見對方不應，又間了一子，魯夫又沒理，依然在別處後手補了一子。

如此一連四手，白棋已有一眼，黑棋一個眼也沒有，如此下去，變成有眼殺無眼黑棋想雙活都不可能了。

這時，白衣少年見白棋勝券在握，靠近桌邊，向魯中慧說道：「魯叔叔，我師父有事請你，這盤棋讓我替你續下去。」

白衣少年未容魯中慧答應，卽把他拉了起來，魯中慧不放心的說道：「這盤棋勝利在望，可不許輸了。」

白衣少年坐了下來，一臉驕矜之色，說道：「你放心好了，這片棋死定，難道還會輸不成？」

魯夫平庸的臉上淡淡的一笑，隨手在底下靠邊處，反撲一子，造成打刼。如果打刼成功，黑棋就與外邊接通，白棋變成徒勞無功。

這一突然變化，迫使白棋被動，而且有輸棋的可能，局勢演變至此，白衣少年頓時楞住了，說得更貼切一點，他驚呆了。

於是開始打刼，一來一往形成拉鋸戰，最後終因黑棋無刼材，迫使白棋放棄，黑棋與外邊接通，而白棋不但沒有吃掉黑棋，反而在打刼的時候，損失一目。

白衣少年苦思良久，企圖在收關方面找回損失，不料魯夫穩紮穩打，步步為營，不給對方一點可乘之機。

收關將畢，雙方各自暗數目數，白衣少年知道這盤棋輸定了，自知無法挽回頹勢，情急不耐的伸手把棋攪亂，說道：「這局棋我只下一半，不算，再來一盤！」

魯夫淡然一笑，緩緩的站了起來，說道：「對不起，魯某不能奉陪了。」

白衣少年一楞，問道：「為什麼？」

魯夫答道：「魯某有事！」

說着轉身欲去，白衣少年倏的飛身攔住去路，蠻不講理的說道：「不行！」

魯某忙卽陪笑道：「魯某抱歉得很！」

白衣少年雙目怒睜，氣呼呼的就要發作，恰在這個時候，魯中慧走了進來，連忙問道：「勝敗如何？」

魯夫向白衣少年看了一眼，微笑道：「和棋！」

白衣少年的臉上頓時一陣羞紅，魯中慧不相信的問道：「眞是如此嗎？」

白衣少年羞急的一跺脚，恨聲道：「眞氣死人！」

魯夫乘機說道：「大叔，我失陪了，明天再來領教。」

魯夫匆匆辭出，魯中慧雖曾再三挽留，無如他去意甚堅，不願再糾纏下去，因爲所謂魯夫者，乃宇文奇是也。

他昨夜轉投此處，其目的就是在隱匿自己的行跡。不料一早出門，準備去拜訪鐵掌金刀費百鍊，頂頭就碰見遊慈恩寺時曾有一面之識的魯中慧，他在易容之後，依然沒有逃過對方的眼睛，雖然他沉着的混了過去，但誰曉得對方是不是故裝糊塗？

更糟的是他隨便扯了一個謊，反而弄巧成拙，被魯中慧硬拉去下了一盤棋，沒想到半路又殺出一個白衣少年。而這少年不是別人，正是曾在鳳鳴山莊現過身的柳迦風。

對於柳迦風，他始終存着戒心，尤其在輸棋之後所表現的舉動，使他懷疑對方不是一個男子漢大丈夫。

魯中慧的斯文儒雅，柳迦風的刁蠻不講理，恰成了强烈的對比，而這兩個性格完全不同的人，爲什麼能夠在一起？

從兩次的交往中，宇文奇對魯中慧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他覺得魯中慧是個莫測高深的奇人，如果他的想法不錯，「魯中慧」三個字必爲其化名，而其一身成就，絕不在黃山隱翁之下，能與黃山隱翁相提併論的，放眼江湖，能有幾人？

對於柳迦風之師，宇文奇雖然沒有見過，但從魯中慧的態度上去推測，更非簡單的人物，尤

其更令他不解的，就是魯中慧爲什麼要設法接近他？

現在他的行跡已爲對方識破，是否暗中對他加以監視，很難測知，如果對方是善意的，他的想法乃是庸人自擾，假如是爲某種目的，那他宇文奇此後的行動，必須要更加小心了。

他懷着無限的疑問，匆匆回到西跨院，立即改變容貌和裝束，對鏡一照，現出一個腫眼泡的黃臉中年，內心稍爲安定，他禁不住暗暗感謝黃山隱翁給他的易容秘訣，否則眞是無所遁形了。

午牌時分，他匆匆用罷午飯，本想立即前往拜訪鐵掌金刀費百鍊，可是又怕魯中慧那批人暗中跟踪，是以不敢隨便輕舉妄動。

午後申末時分，茶房帶着一個少年書生來找他，走到近前，少年書生拱手低聲問道：「請問兄台是宇少俠嗎？」

這突如其來的一問，立即把他弄呆了，在長安沒有幾人能夠認識他，爲什麼這個書生能夠知道他的名字？

他楞了一楞之後，沒有回答，却遲疑的反問道：「請問兄台怎樣稱呼？」

少年書生忙自我介紹道：「在下魯南軒，奉家師之命，特來邀請宇文少俠。」

宇文奇更加迷惑，於是追問道：「令師是那一位前輩？」

少年書生神秘的向四週掃了一眼，才低聲說道：「家師黃山隱翁，他老人家正在城外等你！」

黃山隱翁近十幾年來，一直是金龍堡的西席，很少遠離，每年間或離堡遊歷，但不久即回，從來未曾說過他收有徒弟。

他心裡雖然這樣懷疑，但却沒有表現出來，當下他對這個自稱魯南軒的少年書生，不由得仔

細打量，他發現這個少年除了皮膚微紅之外，一切都長得很美，尤其那雙靈活的眸子，頗有似曾相識之感。

他與黃山隱翁之約，只有他們兩個知道，不曾向任何人透露過，同時他相信黃山隱翁也不會隨便告知別人，現在突然冒出一個自稱魯南軒的少年書生，而且是奉黃山隱翁之命而來，從這方面去推測諒非虛假，於是他毫不考慮的問道：「現在是否就去？」

魯南軒道：「宇文兄如果沒有其他的事，我們立卽就去，太久了恐怕他老人家着急。」

宇文奇來長安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赴黃山隱翁的約會，在久等不至的心情之下，突然黃山隱翁派人來邀請，心中自有一份難以遏止的興奮，因此立卽頷首同意，二人相偕出了客棧，出了長安城，直向西方而去。

一陣疾走，魯南軒依然沒有停步，宇文奇禁不住向走在前面的魯南軒問道：「還有多遠？」

魯南軒隨口應道：「快到了。」

說着，依然埋首疾走，宇文奇對黃山隱翁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數月不見，正有一肚的話要說，想到這裡，精神隨着振作起來，也跟着加緊腳步。

不久，二人來到一個很長很大的土丘，瓦礫遍地，野草枯黃，呈現在眼的景物，有無限荒漠淒涼之感。

宇文奇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魯南軒道：「這是長安最有名的古蹟之一——阿房宮的故址。」

宇文奇當下頗爲驚愕，隨之慨然說道：「秦始皇當年營作朝宮的時候，絕未想到若干年後會變成這個樣子！」

這時，二人來到土丘之頂，在一塊斷碑之處停下，宇文奇回首長安，遙遙在望，問道：「就在這裡嗎？」

魯南軒道：「是的。」

宇文奇有點懷疑的又問道：「怎麼不見令師呢？」

魯南軒接道：「你看！那不是來了嗎？」

宇文奇隨着魯南軒所指的方向看去，空蕩蕩的，那裡有一絲人影？當下他迷惑的正要動問，倏覺腰下一麻，全身頓時失去控制，不由自主的慢慢倒了下去。

這時，宇文奇才知道受騙，可是已經遲了。

魯南軒陰沉沉的說道：「這裡很清靜，不會有人干擾，讓我們來仔細談談吧！」

宇文奇當下憤然說道：「談談！有什麼好談的？」

那個自稱爲魯南軒的少年書生，冷笑不語，神態間充滿了得意和驕傲。

宇文奇看在眼裡，不由氣憤難抑，但是氣有什麼用！

他不明白這個少年如何知道他與黃山隱翁之約，更不明白對方冒充黃山隱翁之徒，暗算他的目的何在？

當下冷然問道：「閣下是誰？」

那自稱魯南軒的少年哂然向他瞟了一眼，譏諷道：「少俠這句話問得似乎不太合時宜吧？」

宇文奇碰了一個軟釘子，心中頓有一種被侮辱的感覺，這感覺他沒有形諸於色，依然平靜的說道：「當然，你有權不答。」

那少年道：「既然明白，又何必多問？」

宇文奇強忍滿腔憤怒，乾脆閉目養神，靜以觀變。

這時，那少年書生道：「本俠向你打聽一個人……」

宇文奇不禁暗暗冷笑，心想，哼！打聽一個人也用得着這種卑鄙的手段？

對方接着又道：「希望你能照實回答，否則……」

下面的話雖然沒有說出來，可是宇文奇是聰明人，當然不難體會到，其中的脅迫意味，他是金龍門下，無情劍的繼承人，豈能為威武所屈？於是說道：「宇文奇正在準備接受審問。」

那少年書生看了他一眼，微笑道：「用不着那麼大的火氣，本俠只向你查問一個人的下落而已。」

宇文奇道：「問吧！」

那少年蹲了下來，面對着他，問道：「無情劍路平現在何處？」

宇文奇遲疑了一下，說道：「這個問題很簡單，但却很難回答。」

那少年猛然一楞，旋即雙目凌厲的注視着他，好像要看穿他的心事一樣，然後懷疑的問道：「為什麼？」

宇文奇說道：「假如我說不知，閣下一定以為我宇文奇不肯吐實，倘若隨便亂說，豈不就誤閣下的正事？」

這是事實，但事實往往不一定能夠取信於人，此刻正是如此。

那少年向他反問道：「你以為本俠會相信你的鬼話嗎？」

宇文奇無可奈何的解釋道：「信不信由你，不過事實上無情劍失踪二十年，有誰能夠確切的知道他的行踪？」

那少年哂然一笑道：「有一個人却知道，而且他們的關係還十分密切。」

這個人是指誰而言，宇文奇心裡十分明白，因之當下暗驚，他的身世在不久之前才由黃山隱翁的口中獲知一二，而他從未向任何人透露過，對方如何會知道的？

秘密既經點破，不容他否認，乃坦然說道：「宇文奇不否認與無情劍的關係。」

那少年冷然說道：「那就照實說吧！」

聲音堅定，斬金截鐵，有一種令人不敢反抗的威力，但事實上他也在尋找其父無情劍，無情劍究竟現在何處？他根本不知道，要是知道了，何必要到處去尋找呢？於是他只得說道：「無情劍俠踪無定，宇文奇應該如何回答呢？」

那少年不禁輕啊了一聲，顯得有些悵惘，自語道：「這一點本俠倒沒有想到。」

宇文奇沒有接話，空氣跟着沉凝下來，徐徐的晚風從身邊拂過，淒涼的夕陽照灑下一片殘紅，雖然目下已是初春時分，但原野上依然滯留着矜持的寒意。

那少年遙望穹蒼，神情沮喪，忽然臉上露出一絲淡淡的興奮，側顧躺在地上的宇文奇一眼，說道：「本俠倒有一個很好的辦法，可以很快的叫無情劍自動來找我。」

很好的辦法！什麼辦法？宇文奇不是傻子，略一思索，立即恍然，因之憤然說道：「哼！除了將本人作為人質，難道還會有更好的辦法？」

那少年的心意被宇文奇一語道破，既驚且佩，說道：「閣下智慧如海，難怪初次出道，就蜚聲江湖！」

宇文奇反唇相譏道：「你這樣說，豈不是往自己臉上貼金麼？」

那少年冷笑不語，宇文奇自知脫險無望，心中暗急。

忽然側方深草中飛來一顆瓦片，不偏不倚的正砸在他的腰眼上，全身輕輕的顫動了一下，立即恢復自由，然而他沒有動，依然裝着受制的模樣。

那少年此時好像有所覺察，迅速的轉過臉來，冷冷說道：「閣下最好安分一點，如果自作聰明，那可是自找苦吃。」

語氣森冷，充滿威脅，宇文奇接着說：「對一個失去抵抗力的人這樣說，閣下不覺得有失風度嗎？」

那少年說道：「就算本俠有失風度吧！」

說着，伸手把宇文奇提了起來，往肩上一扛，直向長安城內而去。

這時，殘陽西沉，暮色更濃，晚風帶來的陣陣春寒，料峭逼人。

那少年扛着宇文奇疾奔一陣之後，腳步漸漸的慢了下來，好像十分疲乏似的噓喘着，身上的衣服也被汗水浸透了，趕到城下時，已經是舉步維艱。

此時，那少年筋疲力竭，再也不能帶着一個人飛躍過數丈寬的護城河，當然更無力縱上城牆了。

不得已，那少年把宇文奇向地上一摔，想休息一下，不料宇文奇身未落地，在空中猛然一挺，輕輕的縱落二丈之外，同時響起一陣豪放的狂笑，說道：「姑娘，妳這麼一摔，我宇文奇可承受不了！」

那少年頓時駭住了，他做夢也未想到宇文奇能脫離他的掌握，更驚的是對方能夠識破他是易釵而弁的冒牌貨。

驚凛中，宇文奇已經飛上城頭，回首挑逗道：「來吧！我們在城頭上較量一番如何？」

那個冒牌少年不由羞憤難抑，此時她方始明白，自己剛才爲什麼會那麼累，原來是對方識破她的行藏之後，故意弄鬼。

一股被羞辱後的惱怒使她失去了冷靜，當下嬌喝一聲，也縱身飛上城頭，目光疾掃，那裡還有半個人影？

驚駭，羞怒，齊集心頭，她不禁咬牙切齒的恨聲罵道：「哼，原來只是個見不得人的傢伙！」

話聲甫落，背後突然響起對方的聲音，說道：「較姑娘先以欺騙，後加暗算的手段總要光明得多吧？」

那姑娘當下駭然，迅速轉過身來，宇文奇問道：「姑娘能把芳名見告嗎？」

那姑娘恨聲說道：「打勝了自然會告訴你。」

宇文奇道：「假如在下也像姑娘一樣，可能姑娘不會這樣說了吧！」

言外之意，在點明對方：假如我宇文奇也像妳一樣乘機出手暗算，那麼妳還能這樣跟我說話嗎？

不料那姑娘並不承情，說道：「你自己不能把握時機，又怪得了誰？」

既然如此，還有什麼理由可辯？宇文奇只好說道：「好！請亮劍吧！」

那姑娘不屑的哼了一聲，說道：「必須證明一下，閣下是否值得本姑娘用劍。」

這句話的用意原是發洩剛才被捉弄後的氣憤，不料宇文奇却有被藐視的感覺，一股强烈的反抗意識油然而生，是以冷冷問道：「如何證明？」

那少女弄巧成拙，騎虎難下，不得不故作驕傲的樣子，說道：「你三招之內，能把本姑娘逼

退半步就算合格。」

宇文奇不禁哈哈狂笑起來，那姑娘被他笑得臉熱心跳，有難以言喻的窘迫之感，因而沉聲道：「有何可笑？」

宇文奇笑聲一斂，雙目奕奕，向對方投下深沉的一瞥，反問道：「姑娘不覺得自己的話可笑嗎？」

那姑娘不由感到有些侷促不安，臉熱辣辣的，心跳得更慌，宇文奇似已窺破對方的心理，接着傲然說道：「一招足夠，何需三招？」

說着，右手併指如劍，慢慢舉起，緩緩的向對方胸前刺去，招式平凡，但却有令人莫測高深之感。

宇文奇的二指慢慢向前逼去，那姑娘驕矜之色隨之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凝重驚懼。

現在，宇文奇的二指距離對方的胸前僅剩寸許了，他忽然剎住前一逼之勢，諷刺的笑問道：「這一招合格嗎？」

那姑娘冷然道：「勉强合格，只是有點下流。」

宇文奇頓時想起與女人過招的忌諱，不禁悚然收招，雖然他這一招是出自無心，但誰又能證明他不是故意輕薄呢？

他感到臉上有點燥熱，强辯道：「對付奸詐之徒，沒有什麼禁忌。」

「好！」

那姑娘惡狠狠的自腰間取出一把軟劍，迎風一抖，寒光砭人，憤然又道：「拔劍吧！」

宇文奇不顧在各派武林人物齊集長安的今天炫露無情劍，側顧左右，又無可以代劍之物，只

得硬着頭皮道：「宇文奇願以雙掌領教。」

那姑娘哼了一聲，沒再說話，寶劍一振，舞起一片怒浪狂花，密如驟雨一般的飛洒向宇文奇。

對於這個心機詭詐的少女，宇文奇早料到必有不凡的成就，但却未想到是如此的潑辣，如此的凌厲逼人。

在森森的寒光迸射飛洒之下，宇文奇被逼得束手縛脚，連連後退，忽聽「察」的一聲輕響，左肩頓然一涼，雖然沒有傷及飢膚，但却已被嚇得一身冷汗。

然而那姑娘惱羞難遏，毫不放鬆，更爲狠辣的一招連着一招緊逼而至。

宇文奇不敢大意，凝神一志，全力施展「風雲千幻」的身法，與對方纒鬥起來。

霎時，二人對拼了二十餘合，宇文奇漸漸沉下氣來，慢慢挽回劣勢。他心裡明白，勝雖不易，敗也未必。

這時，西方的殘霞，已經完全消失，大地陷入一片昏黑，只有長安城內的點點燈火，像夜空的繁星般在閃閃生輝。

那姑娘久戰不下，心中不由得急躁起來，倏的嬌喝一聲，劍勢一緊，洒下一片寒光鐵雨，詭譎，狠辣兼而有之。

宇文奇知道厲害，但在匆匆一瞥中，覺得對方的劍法，甚爲眼熟，似是在什麼地方見過？什麼名稱？一時却無法想起來，事實上劍芒已經逼體，澈骨生寒，根本就不容他去多想。

情急之間，靈台突然一朗，身軀不退反進，疾晃之間，奮力一掌拍出，只聽「嗆」的一聲一道寒光激射而出，飛落數丈之外，同時人影倏分，各自退後數步，凝神對立，良久無語。

原來宇文奇一掌正擊在對方的劍葉之上，把寶劍擊飛，而他自己的衣袖，也被對方的劍鋒掃落一截，險些被削去一手。

宇文奇向自己被削落的衣袖看了一眼，冷嘲的笑道：「把寶劍拾起來，在下還要嘗試一下姑娘寶劍破衣削袖的滋味。」

那姑娘不停的喘息，神色凝重的怔立着，顯然她已被宇文奇的饒勇所鎮住。此刻，她雖然明知徒手對敵勝望甚微，但是她生性好强，豈能在敵人面前示弱？

當下她傲然答道：「姑娘也以雙掌奉陪。」

宇文奇道：「請進招吧！」

那少女憤然怒哼一聲，雙掌一錯，縱身猛然撲上，宇文奇輕捷的閃身讓過，同時驀的竄起，暴然疾旋，立即捲起一片狂飆，挾雷霆萬鈞之勢，猛然擊下。

勢疾力猛，壓力奇重，那少女一見立即駭然變色，而霸道無倫的掌力却使她無力抗拒，更無法躲避，只有絕望的閉目待斃。

說時遲，那時快，眼看那少女就要傷在宇文奇的掌下，驀然自側方湧起一蓬柔韌的勁氣，剛好托住他的下擊之勢，同時一股反彈之力，把他摔出數丈之外。

這個突然變化，使宇文奇大感意外，此時自黑暗的城垛之後，飛身掠出一個紅紗蒙面的黑衣人，迅速的把那少女扶起，冷然向宇文奇責備道：「年輕人，竟然這樣心狠手辣！」

宇文奇當下憤然，暗道：哼！難道她劍鋒刺破我的衣服，又削去了我一截衣袖，險些斷去一手就不心狠手辣？因之他頗不以爲然的說道：「尊駕何人？這只知責人，不知責己的態度未免有失公平吧？」

那人頓時楞住，許久無言以對，反問道：「黃山隱翁是你什麼人？」

宇文奇本想照實說出，可是話到嘴邊，忽然覺得不妥又嚥了回去，乃冷傲的說道：「自己藏頭露尾，却要查問別人的來歷，究竟用心何在？」

那紅紗蒙面之人雙目陡熾，宛如兩隻烱然逼人的冷劍般逼射過來，好像要看穿他的心事。冷厲的說道：「就憑你這樣對老夫說話就應該割去舌頭。」

宇文奇毫不相讓的說道：「宇文奇敬候尊駕動手。」

那紅紗蒙面之人，極力忍耐道：「哼！要不是看在老友份上，今晚絕不饒你。」

宇文奇正要頂撞回去，紅紗蒙面人一手拉住那個姑娘，一手長袖頻揮，像一隻巨鶴似的慢慢升起，投向深邃的夜空。

（上册完）

金童小說專輯之一

無情劍 上册

金童著

出版者・四維出版社
發行人・姚蕭明珍
發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五九〇號

總經銷・萬盛書店
臺北市牯嶺街二十一號
電話・三九三四一八二
三五一五〇七〇
郵撥帳戶・一八八五六號（王達明收）

印刷者・合億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萬大路二三七巷六號
電話・三〇七六六二八三

定價・新台幣一四〇元
港幣二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出版

版權所有・嚴禁盜印